三國志

晉 陳壽 撰
宋 裴松之 注

三國志

第四册

卷三一至卷四五（蜀書）

中華書局

三國志卷三十一　蜀書一

劉二牧傳第一

劉焉字君郎，江夏竟陵人也，漢魯恭王之後裔，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，支庶家焉。焉少仕州郡，以宗室拜中郎，後以師祝公喪去官。〔一〕居陽城山，積學教授，舉賢良方正，辟司徒府，歷雒陽令、冀州刺史、南陽太守、宗正、太常。焉覩靈帝政治衰缺，王室多故，乃建議言：「刺史、太守，貨賂爲官，割剝百姓，以致離叛。可選清名重臣以爲牧伯，鎭安方夏。」焉內求交阯牧，欲避世難。議未卽行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：「京師將亂，益州分野有天子氣。」焉聞扶言，意更在益州。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斂煩擾，謠言遠聞，〔二〕而幷州殺刺史張壹，涼州殺刺史耿鄙，焉謀得施。出爲監軍使者，領益州牧，封陽城侯，當收儉治罪；〔三〕扶亦求爲蜀郡西部屬國都尉，及太倉令（會）巴西趙韙去官，俱隨焉。〔四〕

〔一〕臣松之案：祝公，司徒祝恬也。

〔二〕儉，郤正祖也。

〔三〕續漢書曰：是時用劉虞爲幽州，劉焉爲益州，劉表爲荆州，賈琮爲冀州。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，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爲牧伯，各以本秩居任。舊典：傳車參駕，施赤爲帷裳。

臣松之按：靈帝崩後，義軍起，孫堅殺荆州刺史王叡，然後劉表爲荆州，不與焉同時也。

漢靈帝紀曰：帝引見焉，宣示方略，加以賞賜，敕焉爲益州刺史。前刺史劉雋、郤儉皆貪殘放濫，取受狼籍，元元無聊，呼嗟充野，焉到便收攝行法，以示萬姓，勿令漏露，使癰疽決潰，爲國生梗。焉受命而行，以道路不通，住荆州東界。

〔四〕陳壽益部耆舊傳曰：董扶字茂安。少從師學，兼通數經，善歐陽尚書，又事聘士楊厚，究極圖讖。遂至京師，游覽太學，還家講授，弟子自遠而至。永康元年，日有蝕之，詔舉賢良方正之士，策問得失。左馮翊趙謙等舉扶，扶以病不詣，遙於長安上封事，遂稱疾篤歸家。前後宰府十辟，公車三徵，再舉賢良方正、博士、有道皆不就，名稱尤重。大將軍何進表薦扶曰：「資游、夏之德，述孔氏之風，內懷焦、董消復之術。方今并、涼騷擾，西戎蠢叛，宜敕公車特召，待以異禮，諮謀奇策。」於是靈帝徵扶，即拜侍中。在朝稱爲儒宗，甚見器重。求爲蜀郡屬國都尉。扶出一歲而靈帝崩，天下大亂。後去官，年八十二卒于家。始扶發辭抗論，益部少雙，故號曰（致止）〔至止〕，言人莫能當，所至而談止也。後丞相諸葛亮問秦宓以扶所長，宓曰：「董扶褒秋毫之善，貶纖介之惡。」

是時（涼）〔益〕州逆賊馬相、趙祗等於綿竹縣自號黃巾，合聚疲役之民，一二日中得數千人，先殺綿竹令李升，吏民翕集，合萬餘人，便前破雒縣，攻益州殺儉，又到蜀郡、犍爲，旬月之間，破壞三郡。相自稱天子，衆以萬數。州從事賈龍（素）領〔家〕兵數百人在犍爲東界，攝斂吏民，得千餘人，攻相等，數日破走，州界清靜。龍乃選吏卒迎焉。焉徙治綿竹，撫納離

叛，務行寬惠，陰圖異計。張魯母始以鬼道，又有少容，常往來焉家，故焉遣魯爲督義司馬，住漢中，斷絕谷閣，殺害漢使。焉上書言米賊斷道，不得復通，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、李權等十餘人，以立威刑。〔一〕犍爲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，焉擊殺岐、龍。〔二〕

〔一〕益部耆舊雜記曰：李權字伯豫，爲臨邛長。子福。見犍爲楊戲輔臣贊。

〔二〕英雄記曰：劉焉起兵，不與天下討董卓，保州自守。犍爲太守任岐自稱將軍，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，焉擊破之。董卓使司徒趙謙將兵向州，說校尉賈龍，使引兵還擊焉，焉出青羌與戰，故能破殺。岐、龍等皆蜀郡人。

焉意漸盛，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。荊州牧劉表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。時焉子範爲左中郎將，誕治書御史，璋爲奉車都尉，皆從獻帝在長安，〔一〕惟（小）〔叔〕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。獻帝使璋曉諭焉，焉留璋不遣。〔二〕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而反，焉及範與騰通謀，引兵襲長安。範謀泄，奔槐里，騰敗，退還涼州，範應時見殺，於是收誕行刑。〔三〕議郎河南龐羲與焉通家，乃募將焉諸孫入蜀。時焉被天火燒城，車具蕩盡，延及民家。焉徙治成都，既痛其子，又感祆災，興平元年，癰疽發背而卒。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，共上璋爲益州刺史，詔書因以爲監軍使者，領益州牧，以韙爲征東中郎將，率衆擊劉表。〔四〕

〔一〕英雄記曰：範（聞）父焉爲益州牧，董卓所徵發，皆不至。收範兄弟三人，鎖械於郿塢，爲陰獄以繫之。

〔二〕典略曰：時璋爲奉車都尉，在京師。焉託疾召璋，璋自表省焉，焉遂留璋不還。

〔三〕英雄記曰：範從長安亡之馬騰營，從焉求兵。焉使校尉孫肇將兵往助之，敗於長安。

〔四〕英雄記曰：焉死，子璋代爲刺史。會長安拜潁川扈瑁爲刺史，入漢中。荊州別駕劉闔，璋將沈彌、婁發、甘寧反，擊璋不勝，走入荊州。璋使趙韙進攻荊州，屯朐䏰。上蠢，下如振反。

璋，字季玉，既襲焉位，而張魯稍驕恣，不承順璋，璋殺魯母及弟，遂爲讎敵。璋累遣龐羲等攻魯，〔數爲〕所破。魯部曲多在巴西，故以羲爲巴西太守，領兵禦魯。〔一〕後羲與璋情好攜隙，趙韙稱兵內向，衆散見殺，皆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。〔二〕璋聞曹公征荊州，已定漢中，遣河內陰溥致敬於曹公。加璋振威將軍，兄瑁平寇將軍。瑁狂疾物故。〔三〕璋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幷雜御物於曹公，曹公拜肅爲廣漢太守。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，曹公時已定荊州，走先主，不復存錄松，松以此怨。會曹公軍不利於赤壁，兼以疫死。松還，疵毀曹公，勸璋自絕，〔四〕因說璋曰：「劉豫州，使君之肺腑，可與交通。」璋皆然之，遣法正連好先主，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，正遂還。後松復說璋曰：「今州中諸將龐羲、李異等皆恃功驕豪，欲有外意，不得豫州，則敵攻其外，民攻其內，必敗之道也。」璋又從之，遣法正請先主。璋主簿黃權陳其利害，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，璋一無所納，敕在所供奉先主，先主入境如歸。先主至江州北，由墊江水墊音徒協反。詣涪，音浮。去成都三百六十里，是歲建安十六年也。璋率步騎三萬餘人，車乘帳幔，精光曜日，往

就與會；先主所將將士，更相之適，歡飲百餘日。璋資給先主，使討張魯，然後分別。〔五〕

〔一〕英雄記曰：龐羲與璋有舊，又免璋諸子於難，故璋厚德羲，以羲為巴西太守，遂專權勢。

〔二〕英雄記曰：先是，南陽、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，收以為兵，名曰東州兵。璋性寬柔，無威略，東州人侵暴舊民，璋不能禁，政令多闕，益州頗怨。趙韙素得人心，璋委任之。韙因民怨謀叛，乃厚賂荊州請和，陰結州中大姓，與俱起兵，還擊璋。蜀郡、廣漢、犍為皆應韙。璋馳入成都城守，東州人畏（威）〔韙〕，咸同心并力助璋，皆殊死戰，遂破反者，進攻韙於江州。韙將龐樂、李異反殺韙軍，斬韙。漢獻帝春秋曰：漢朝聞益州亂，遣五官中郎將牛亶為益州刺史；徵璋為卿，不至。

〔三〕臣松之案：魏臺訪「物故」之義，高堂隆答曰：「聞之先師：物，無也；故，事也；言無復所能於事也。」

〔四〕漢晉春秋曰：張松見曹公，曹公方自矜伐，不存錄松。松歸，乃勸璋自絕。習鑿齒曰：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，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，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，豈不惜乎！是以君子勞謙日昃，慮以下人，功高而居之以讓，勢尊而守之以卑。情近於物，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；德洽羣生，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。夫然，故能有其富貴，保其功業，隆顯當時，傳福百世，何驕矜之有哉！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。

〔五〕吳書曰：璋以米二十萬斛，騎千匹，車千乘，繒絮錦帛，以資送劉備。

明年，先主至葭萌，還兵南向，所在皆克。十九年，進圍成都數十日，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，穀帛支一年，吏民咸欲死戰。璋言：「父子在州二十餘年，無恩德以加百姓。百姓攻戰三年，肌膏草野者，以璋故也，何心能安！」遂開城出降，羣下莫不流涕。先主遷璋于南郡

公安，盡歸其財物及故佩振威將軍印綬。孫權殺關羽，取荆州，以璋爲益州牧，駐秭歸。璋卒，南中豪率雍闓據益郡反，附於吳。權復以璋子闡爲益州刺史，處交、益界首。丞相諸葛亮平南土，闡還吳，爲御史中丞。〔一〕初，璋長子循妻，龐羲女也。先主定蜀，羲爲左將軍司馬，璋時從羲啓留循，先主以爲奉車中郎將。是以璋二子之後，分在吳、蜀。

〔一〕吳書曰：闡一名緯，爲人恭恪，輕財愛義，有仁讓之風，後疾終於家。

評曰：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，〔一〕劉歆見圖讖之文則名字改易，終於不免其身，而慶鍾二主。此則神明不可虛要，天命不可妄冀，必然之驗也。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，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，遽造輿服，圖竊神器，其惑甚矣。璋才非人雄，而據土亂世，負乘致寇，自然之理，其見奪取，非不幸也。〔二〕

〔一〕孔衍漢魏春秋曰：許負，河內溫縣之婦人，漢高祖封爲明雌亭侯。

臣松之以爲今東人呼母爲負，衍以許負爲婦人，如爲有似，然漢高祖時封皆列侯，未有鄉亭之爵，疑此封爲不然。

〔二〕張璠曰：劉璋愚弱而守善言，斯亦宋襄公、徐偃王之徒，未爲無道之主也。張松、法正，雖君臣之義不正，然固以委名附質，進不顯陳事勢，若韓嵩、〔劉光〕〔劉先〕之說劉表，退不告絕奔亡，若陳平、韓信之去項羽，而兩端攜貳，爲謀不忠，罪之次也。

三國志卷三十二　蜀書二

先主傳第二

先主姓劉，諱備，字玄德，涿郡涿縣人，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。勝子貞，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，坐酎金失侯，因家焉。〔一〕先主祖雄，父弘，世仕州郡。雄舉孝廉，官至東郡范令。

〔一〕典略曰：備本臨邑侯枝屬也。

先主少孤，與母販履織席爲業。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，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，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，或謂當出貴人。〔二〕先主少時，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，言：「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。」叔父子敬謂曰：「汝勿妄語，滅吾門也！」年十五，母使行學，與同宗劉德然、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。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，與德然等。元起妻曰：「各自一家，何能常爾邪！」起曰：「吾宗中有此兒，非常人也。」而瓚深與先主相友。瓚年長，先主以兄事之。先主不甚樂讀書，喜狗馬、音樂、美衣服。身長七尺五寸，垂手下

膝，顧自見其耳。少語言，善下人，喜怒不形於色。好交結豪俠，年少爭附之。中山大商張世平、蘇雙等貲累千金，販馬周旋於涿郡，見而異之，乃多與之金財。先主由是得用合徒衆。

〔一〕漢晉春秋曰：涿人李定云：「此家必出貴人。」

靈帝末，黃巾起，州郡各舉義兵，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，除安喜尉。〔一〕督郵以公事到縣，先主求謁，不通，直入縛督郵，杖二百，解綬繫其頸着馬枊，五葬反。棄官亡命。〔二〕頃之，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毌丘毅詣丹楊募兵，先主與俱行，至下邳遇賊，力戰有功，除爲下密丞。復去官。後爲高唐尉，遷爲令。〔三〕爲賊所破，往奔中郎將公孫瓚，瓚表爲別部司馬，使與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紹。數有戰功，試守平原令，後領平原相。郡民劉平素輕先主，恥爲之下，使客刺之。客不忍刺，語之而去。其得人心如此。〔四〕

〔一〕典略曰：平原劉子平知備有武勇，時張純反叛，青州被詔，遣從事將兵討純，過平原，子平薦備於從事，遂與相隨，遇賊於野，備中創陽死，賊去後，故人以車載之，得免。後以軍功，爲中山安喜尉。

〔二〕典略曰：其後州郡被詔書，其有軍功爲長吏者，當沙汰之，備疑在遣中。督郵至縣，當遣備，備素知之。聞督郵在傳舍，備欲求見督郵，督郵稱疾不肯見備，備恨之，因還治，將吏卒更詣傳舍，突入門，言「我被府君密敎收督郵」。遂就床縛之，將出到界，自解其綬以繫督郵頸，縛之著樹，鞭杖百餘下，欲殺之。督郵求哀，乃釋去之。

〔三〕英雄記云：靈帝末年，備嘗在京師，後與曹公俱還沛國，募召合衆。會靈帝崩，天下大亂，備亦起軍從討董卓。

〔四〕魏書曰：劉平結客刺備，備不知而待客甚厚，客以狀語之而去。是時人民饑饉，屯聚鈔暴。備外禦寇難，內豐財施，士之下者，必與同席而坐，同簋而食，無所簡擇。衆多歸焉。

袁紹攻公孫瓚，先主與田楷東屯齊。曹公征徐州，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，楷與先主俱救之。時先主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，又略得饑民數千人。既到，謙以丹楊兵四千益先主，先主遂去楷歸謙。謙表先主爲豫州刺史，屯小沛。謙病篤，謂別駕麋竺曰：「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。」謙死，竺率州人迎先主，先主未敢當。下邳陳登謂先主曰：「今漢室陵遲，海內傾覆，立功立事，在於今日。彼州殷富，戶口百萬，欲屈使君撫臨州事。」先主曰：「袁公路近在壽春，此君四世五公，海內所歸，君可以州與之。」登曰：「公路驕豪，非治亂之主。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，上可以匡主濟民，成五霸之業，下可以割地守境，書功於竹帛。若使君不見聽許，登亦未敢聽使君也。」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：「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？冢中枯骨，何足介意。今日之事，百姓與能，天與不取，悔不可追。」先主遂領徐州。〔一〕袁術來攻先主，先主拒之於盱眙、淮陰。曹公表先主爲鎮東將軍，封宜城亭侯，是歲建安元年也。先主與術相持經月，呂布乘虛襲下邳。下邳守將曹豹反，閒迎布。布虜先主妻子，先主轉軍海西。〔二〕楊奉、韓暹寇徐、揚閒，先主邀擊，盡斬之。先主求和於呂布，布還其妻子。先主遣關羽守下邳。

〔一〕獻帝春秋曰：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：「天降災沴，禍臻鄙州，州將殂殞，生民無主，恐懼姦雄一旦承隙，以貽盟主日昃之憂，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爲宗主，永使百姓知有依歸。方今寇難縱橫，不遑釋甲，謹遣下吏奔告于執事。」紹答曰：「劉玄德弘雅有信義，今徐州樂戴之，誠副所望也。」

〔二〕英雄記曰：備留張飛守下邳，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，更有勝負。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，張飛欲殺之。豹衆堅營自守，使人招呂布。布取下邳，張飛敗走。備聞之，引兵還，比至下邳，兵潰。收散卒東取廣陵，與袁術戰，又敗。

先主還小沛，〔一〕復合兵得萬餘人。呂布惡之，自出兵攻先主，先主敗走歸曹公。曹公厚遇之，以爲豫州牧。將至沛收散卒，給其軍糧，益與兵使東擊布。布遣高順攻之，曹公遣夏侯惇往，不能救，爲順所敗，復虜先主妻子送布。曹公自出東征，〔二〕助先主圍布於下邳，生禽布。先主復得妻子，從曹公還許。表先主爲左將軍，禮之愈重，出則同輿，坐則同席。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，曹公遣先主督朱靈、路招要擊術。未至，術病死。

〔一〕英雄記曰：備軍在廣陵，飢餓困踧，吏士大小自相啖食，窮餓侵逼，欲還小沛，遂使吏請降布。布令備還州，并勢擊術。具刺史車馬童僕，發遣備妻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，祖道相樂。

魏書曰：諸將謂布曰：「備數反覆難養，宜早圖之。」布不聽，以狀語備。備心不安而求自託，使人說布，求屯小沛，布乃遣之。

〔二〕英雄記曰：建安三年春，布使人齎金欲詣河內買馬，爲備兵所鈔。布由是遣中郎將高順、北地太守張遼等攻備。

九月，遂破沛城，備單身走，獲其妻息。十月，曹公自征布，備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，遂隨公俱東征。

先主未出時，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〔一〕辭受帝衣帶中密詔，當誅曹公。先主未發。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：「今天下英雄，唯使君與操耳。本初之徒，不足數也。」先主方食，失匕箸。〔二〕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、將軍吳子蘭、王子服等同謀。會見使，未發。事覺，承等皆伏誅。〔三〕

〔一〕臣松之案：董承，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，於獻帝爲丈人。蓋古無丈人之名，故謂之舅也。

〔二〕華陽國志云：于時正當雷震，備因謂操曰：「聖人云『迅雷風烈必變』，良有以也。一震之威，乃可至於此也！」

〔三〕獻帝起居注曰：承等與備謀未發，而備出。承謂服曰：「郭多有數百兵，壞李傕數萬人，但足下與我同不耳！昔呂不韋之門，須子楚而後高，今吾與子由是也。」服曰：「惶懼不敢當，且兵又少。」承曰：「舉事訖，得曹公成兵，顧不足邪？」服曰：「今京師豈有所任乎？」承曰：「長水校尉种輯、議郎吳碩是我腹心辦事者。」遂定計。

先主據下邳。靈等還，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胄，留關羽守下邳，而身還小沛。〔一〕東海昌霸反，郡縣多叛曹公爲先主，衆數萬人，遣孫乾與袁紹連和，曹公遣劉岱、王忠擊之，不克。五年，曹公東征先主，先主敗績。〔二〕曹公盡收其衆，虜先主妻子，并禽關羽以歸。

〔一〕胡沖吳歷曰：曹公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賓客酒食者，輒因事害之。備時閉門，將人種蕪菁，曹公使人闚門。既去，備謂張飛、關羽曰：「吾豈種菜者乎？曹公必有疑意，不可復留。」其夜開後柵，與飛等輕騎俱去，所得賜遺衣服，悉封留之，乃往小沛收合兵衆。

臣松之案：魏武帝遣先主統諸將要擊袁術，郭嘉等並諫，魏武不從，其事顯然，非因種菜遁逃而去。如胡沖所云，何乖僻之甚乎！

〔三〕魏書曰：是時，公方有急於官渡，乃分留諸將屯官渡，自勒精兵征備。備初謂公與大敵連，不得東，而候騎卒至，言曹公自來。備大驚，然猶未信。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，見麾旌，便棄衆而走。

先主走青州。青州刺史袁譚，先主故茂才也，將步騎迎先主。先主隨譚到平原，譚馳使白紹。紹遣將道路奉迎，身去鄴二百里，與先主相見。〔一〕駐月餘日，所失亡士卒稍稍來集。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，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。紹遣先主將兵與辟等略許下。關羽亡歸先主。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，先主還紹軍，陰欲離紹，乃說紹南連荆州牧劉表。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，與賊龔都等合，衆數千人。曹公遣蔡陽擊之，爲先主所殺。

〔一〕魏書曰：備歸紹，紹父子傾心敬重。

曹公既破紹，自南擊先主。先主遣麋竺、孫乾與劉表相聞，表自郊迎，以上賓禮待之，益其兵，使屯新野。荆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，表疑其心，陰禦之。〔一〕使拒夏侯惇、于禁等於博望。久之，先主設伏兵，一旦自燒屯僞遁，惇等追之，爲伏兵所破。

〔一〕九州春秋曰：備住荆州數年，嘗於表坐起至廁，見髀裏肉生，慨然流涕。還坐，表怪問備，備曰：「吾常身不離鞍，髀肉皆消。今不復騎，髀裏肉生。日月若馳，老將至矣，而功業不建，是以悲耳。」

世語曰：備屯樊城，劉表禮焉，憚其爲人，不甚信用。曾請備宴會，蒯越、蔡瑁欲因會取備，備覺之，僞如廁，潛遁

出。所乘馬名的盧，騎的盧走，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，溺不得出。備急曰：「的盧：今日厄矣，可努力！」的盧乃一踊三丈，遂得過，乘桴渡河，中流而追者至，以表意謝之，曰：「何去之速乎！」

孫盛曰：此不然之言。備時羈旅，客主勢殊，若有此變，豈敢晏然終表之世而無釁故乎？此皆世俗妄說，非事實也。

十二年，曹公北征烏丸，先主說表襲許，表不能用。〔一〕曹公南征表，會表卒，〔二〕子琮代立，遣使請降。先主屯樊，不知曹公卒至，至宛乃聞之，遂將其衆去。過襄陽，諸葛亮說先主攻琮，荊州可有。先主曰：「吾不忍也。」〔三〕乃駐馬呼琮，琮懼不能起。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。〔四〕比到當陽，衆十餘萬，輜重數千兩，日行十餘里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，使會江陵。或謂先主曰：「宜速行保江陵，今雖擁大衆，被甲者少，若曹公兵至，何以拒之？」先主曰：「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，今人歸吾，吾何忍棄去！」〔五〕

〔一〕漢晉春秋曰：曹公自柳城還，表謂備曰：「不用君言，故爲失此大會。」備曰：「今天下分裂，日尋干戈，事會之來，豈有終極乎？若能應之於後者，則此未足爲恨也。」

〔二〕英雄記曰：表病，上備領荊州刺史。

魏書曰：表病篤，託國於備，顧謂曰：「我兒不才，而諸將並零落，我死之後，卿便攝荊州。」備曰：「諸子自賢，君其憂病。」或勸備宜從表言，備曰：「此人待我厚，今從其言，人必以我爲薄，所不忍也。」

臣松之以爲表夫妻素愛琮，捨適立庶，情計久定，無緣臨終舉荊州以授備，此亦不然之言。

〔三〕孔衍漢魏春秋曰：劉琮乞降，不敢告備。備亦不知，久之乃覺，遣所親問琮。琮令宋忠詣備宣旨。是時曹公在宛，備乃大驚駭，謂忠曰：「卿諸人作事如此，不早相語，今禍至方告我，不亦太劇乎！」引刀向忠曰：「今斷卿頭，不足以解忿，亦恥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！」遣忠去，乃呼部曲議。或勸備劫將琮及荊州吏士徑南到江陵，備答曰：「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，背信自濟，吾所不爲，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！」

〔四〕典略曰：備過辭表墓，遂涕泣而去。

〔五〕習鑿齒曰：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，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。追景升之顧，則情感三軍；戀赴義之士，則甘與同敗。觀其所以結物情者，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！其終濟大業，不亦宜乎！

曹公以江陵有軍實，恐先主據之，乃釋輜重，輕軍到襄陽。聞先主已過，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，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，及於當陽之長坂。先主棄妻子，與諸葛亮、張飛、趙雲等數十騎走，曹公大獲其人衆輜重。先主斜趨漢津，適與羽船會，得濟沔，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，與俱到夏口。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，〔一〕權遣周瑜、程普等水軍數萬，與先主并力，〔二〕與曹公戰於赤壁，大破之，焚其舟船。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，追到南郡，時又疾疫，北軍多死，曹公引歸。〔三〕

〔一〕江表傳曰：孫權遣魯肅弔劉表二子，并令與備相結。肅未至而曹公已濟漢津。肅故進前，與備相遇於當陽。因宣權旨，論天下事勢，致殷勤之意。且問備曰：「豫州今欲何至？」備曰：「與蒼梧太守（吳臣）〔吳巨〕有舊，欲往投之。」肅曰：「孫討虜聰明仁惠，敬賢禮士，江表英豪，咸歸附之，已據有六郡，兵精糧多，足以立事。今爲君計，

莫若遣腹心使自結於東，崇連和之好，共濟世業，而云欲投（吳臣）〔吳巨〕，（臣）〔巨〕是凡人，偏在遠郡，行將爲人所併，豈足託乎？」備大喜，進住鄂縣，卽遣諸葛亮隨肅詣孫權，結同盟誓。

〔二〕江表傳曰：備從魯肅計，進住鄂縣之樊口。諸葛亮詣吳未還，備聞曹公軍下，恐懼，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。吏望見瑜船，馳往白備，備曰：「何以知(之)非青徐軍邪？」吏對曰：「以船知之。」備遣人慰勞之。瑜曰：「有軍任，不可得委署，儻能屈威，誠副其所望。」備謂關羽、張飛曰：「彼欲致我，我今自結託於東而不往，非同盟之意也。」乃乘單舸往見瑜，問曰：「今拒曹公，深爲得計。戰卒有幾？」瑜曰：「三萬人。」備曰：「恨少。」瑜曰：「此自足用，豫州但觀瑜破之。」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，瑜曰：「受命不得妄委署，若欲見子敬，可別過之。又孔明已俱來，不過三兩日到也。」備雖深愧異瑜，而心未許之能必破北軍也，故差池在後，將二千人與羽、飛俱，未肯係瑜，蓋爲進退之計也。

孫盛曰：劉備雄才，處必亡之地，告急於吳，而獲奔助，無緣復顧望江渚而懷後計。江表傳之言，當是吳人欲專美之辭。

〔三〕江表傳曰：周瑜爲南郡太守，分南岸地以給備。備別立營於油江口，改名爲公安。劉表吏士見從北軍，多叛來投備。備以瑜所給地少，不足以安民，(後)〔復〕從權借荊州數郡。

先主表琦爲荊州刺史，又南征四郡。武陵太守金旋、長沙太守韓玄、桂陽太守趙範、零陵太守劉度皆降。〔一〕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。琦病死，羣下推先主爲荊州牧，治公安。權稍畏之，進妹固好。先主至京見權，綢繆恩紀。〔二〕權遣使云欲共取蜀，或以爲宜報

聽許，吳終不能越荊有蜀，蜀地可爲己有。荊州主簿殷觀進曰：「若爲吳先驅，進未能克蜀，退爲吳所乘，卽事去矣。今但可然贊其伐蜀，而自說新據諸郡，未可興動，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。如此進退之計，可以收吳、蜀之利。」先主從之，權果輟計。遷觀爲別駕從事。〔三〕

〔一〕三輔決錄注曰：金旋字元機，京兆人，歷位黃門郎、漢陽太守，徵拜議郎，遷中郎將，領武陵太守，爲備所攻劫死。子禕，事見魏武本紀。

〔二〕山陽公載記曰：備還，謂左右曰：「孫車騎長上短下，其難爲下，吾不可以再見之。」乃晝夜兼行。臣松之案：魏書載劉備與孫權語，與蜀志述諸葛亮與權語正同。劉備未破魏軍之前，尙未與孫權相見，不得有此說。故知蜀志爲是。

〔三〕獻帝春秋曰：孫權欲與備共取蜀，遣使報備曰：「米賊張魯居王巴、漢，爲曹操耳目，規圖益州。劉璋不武，不能自守。若操得蜀，則荊州危矣。今欲先攻取璋，進討張魯，首尾相連，一統吳、楚，雖有十操，無所憂也。」備欲自圖蜀，拒答不聽，曰：「益州民富彊，土地險阻，劉璋雖弱，足以自守。張魯虛僞，未必盡忠於操。今暴師於蜀、漢，轉運於萬里，欲使戰克攻取，舉不失利，此吳起不能定其規，孫武不能善其事也。曹操雖有無君之心，而有奉主之名，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，謂其力屈，無復遠志也。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，將欲飲馬於滄海，觀兵於吳會，何肯守此坐須老乎？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，借樞於操，使敵承其隙，非長計也。」權不聽，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。備不聽軍過，謂瑜曰：「汝欲取蜀，吾當被髮入山，不失信於天下也。」使關羽屯江陵，張飛屯秭歸，諸葛亮據南郡，備自住孱陵。權知備意，因召瑜還。

十六年，益州牧劉璋遙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，內懷恐懼。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：「曹公兵彊無敵於天下，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，誰能禦之者乎？」璋曰：「吾固憂之而未有計。」松曰：「劉豫州，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，善用兵，若使之討魯，魯必破。魯破，則益州彊，曹公雖來，無能爲也。」璋然之，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，前後賂遺以巨億計。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。〔一〕先主留諸葛亮、關羽等據荊州，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。至涪，璋自出迎，相見甚歡。張松令法正白先主，及謀臣龐統進說，便可於會所襲璋。先主曰：「此大事也，不可倉卒。」璋推先主行大司馬，領司隸校尉；先主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，領益州牧。璋增先主兵，使擊張魯，又令督白水軍。先主并軍三萬餘人，車甲器械資貨甚盛。是歲，璋還成都。先主北到葭萌，未卽討魯，厚樹恩德，以收衆心。

〔一〕吳書曰：備前見張松，後得法正，皆厚以恩意接納，盡其殷勤之歡。因問蜀中闊狹，兵器府庫人馬衆寡，及諸要害道里遠近，松等具言之，又畫地圖山川處所，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。

明年，曹公征孫權，權呼先主自救。先主遣使告璋曰：「曹公征吳，吳憂危急。孫氏與孤本爲脣齒，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，今不往救羽，進必大克，轉侵州界，其憂有甚於魯。魯自守之賊，不足慮也。」乃從璋求萬兵及資（寶）〔實〕，欲以東行。璋但許兵四千，其餘皆給半。〔二〕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：「今大事垂可立，如何釋此去乎！」松兄廣漢太守肅，懼

禍逮己，白璋發其謀。於是璋收斬松，嫌隙始構矣。〔二〕璋敕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。先主大怒，召璋白水軍督楊懷，責以無禮，斬之。乃使黃忠、卓膺勒兵向璋。先主徑至關中，質諸將并士卒妻子，引兵與忠、膺等進到涪，據其城。璋遣劉璝、冷苞、張任、鄧賢等拒先主於涪，〔三〕皆破敗，退保緜竹。璋復遣李嚴督緜竹諸軍，嚴率衆降先主。先主軍益强，分遣諸將平下屬縣，諸葛亮、張飛、趙雲等將兵泝流定白帝、江州、江陽，惟關羽留鎮荊州。先主進軍圍雒；時璋子循守城，被攻且一年。

〔一〕魏書曰：備因激怒其衆曰：「吾爲益州征强敵，師徒勤瘁，不遑寧居；今積帑藏之財而恡於賞功，望士大夫爲出死力戰，其可得乎！」

〔二〕益部耆舊雜記曰：張肅有威儀，容貌甚偉。松爲人短小，放蕩不治節操，然識達精果，有才幹。劉璋遣詣曹公，曹公不甚禮；公主簿楊脩深器之，白公辟松，公不納。脩以公所撰兵書示松，松宴飲之間一看便闇誦。脩以此益異之。

〔三〕益部耆舊雜記曰：張任，蜀郡人，家世寒門。少有膽勇，有志節，仕州爲從事。

十九年夏，雒城破，〔一〕進圍成都數十日，璋出降。〔二〕蜀中殷盛豐樂，先主置酒大饗士卒，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，還其穀帛。先主復領益州牧，諸葛亮爲股肱，法正爲謀主，關羽、張飛、馬超爲爪牙，許靖、糜竺、簡雍爲賓友。及董和、黃權、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，吳

壹、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，彭羕又璋之所排擯也，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，皆處之顯任，盡其器能。有志之士，無不競勸。

〔一〕益部耆舊雜記曰：劉璋遣張任、劉璝率精兵拒捍先主於涪，爲先主所破，退與璋子循守雒城。任勒兵出於雁橋，戰復敗。禽任。先主聞任之忠勇，令軍降之，任厲聲曰：「老臣終不復事二主矣。」乃殺之。先主歎惜焉。

〔二〕傅子曰：初，劉備襲蜀，丞相掾趙戩曰：「劉備其不濟乎？拙於用兵，每戰則敗，奔亡不暇，何以圖人？蜀雖小區，險固四塞，獨守之國，難卒幷也。」徵士傅幹曰：「劉備寬仁有度，能得人死力。諸葛亮達治知變，正而有謀，而爲之相；張飛、關羽勇而有義，皆萬人之敵，而爲之將：此三人者，皆人傑也。以備之略，三傑佐之，何爲不濟也？」

典略曰：趙戩，字叔茂，京兆長陵人也。質而好學，言稱詩書，愛恤於人，不論疎密。辟公府，入爲尙書選部郎。董卓欲以所私並充臺閣，戩拒不聽。卓怒，召戩欲殺之，觀者皆爲戩懼，而戩自若。及見卓，引辭正色，陳說是非，卓雖凶戾，屈而謝之。遷平陵令。故將王允被害，莫敢近者，戩棄官收斂之。三輔亂，戩客荊州，劉表以爲賓客。曹公平荊州，執戩手曰：「何相見之晚也！」遂辟爲掾。後爲五官將司馬，相國鍾繇長史，年六十餘卒。

二十年，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，使使報欲得荊州。先主言：「須得涼州，當以荊州相與。」權忿之，乃遣呂蒙襲奪長沙、零陵、桂陽三郡。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，令關羽入益陽。是歲，曹公定漢中，張魯遁走巴西。先主聞之，與權連和，分荊州、江夏、長沙、桂陽東屬，南郡、零陵、武陵西屬，引軍還江州。遣黃權將兵迎張魯，張魯已降曹公。曹公使夏侯淵、張郃屯漢中，數數犯暴巴界。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，與郃等戰於瓦口，破郃等，〔郃〕收兵還南鄭。先主

亦還成都。

二十三年，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。分遣將軍吳蘭、雷銅等入武都，皆爲曹公軍所沒。先主次于陽平關，與淵、郃等相拒。

二十四年春，自陽平南渡沔水，緣山稍前，於定軍山勢作營。淵將兵來爭其地。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，大破淵軍，斬淵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顒等。曹公自長安舉衆南征。先主遙策之曰：「曹公雖來，無能爲也，我必有漢川矣。」及曹公至，先主斂衆拒險，終不交鋒，積月不拔，亡者日多。夏，曹公果引軍還，先主遂有漢中。遣劉封、孟達、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。

秋，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，表於漢帝曰：「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、左將軍（領）長史（領）鎭軍將軍臣許靖、營司馬臣龐羲、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、〔一〕軍師將軍臣諸葛亮、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、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、征西將軍臣黃忠、鎭遠將軍臣賴恭、揚武將軍臣法正、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八人上言曰：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，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，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，孝昭幼沖而上官逆謀，皆馮世寵，藉履國權，窮凶極亂，社稷幾危。非大舜、周公、朱虛、博陸，則不能流放禽討，安危定傾。伏惟陛下誕姿聖德，統理萬邦，而遭厄運不造之艱。董卓首難，蕩覆京畿，曹操階禍，竊執天衡；皇后太子，

鴆殺見害，剝亂天下，殘毀民物。久令陛下蒙塵憂厄，幽處虛邑。人神無主，遏絕王命，厭昧皇極，欲盜神器。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、荊、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，受朝爵秩，念在輸力，以殉國難。覩其機兆，赫然憤發，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，將安國家，克寧舊都。會承機事不密，令操游魂得遂長惡，殘泯海內。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，小有定安之變，〔一〕夙夜惴惴，戰慄累息。昔在虞書，敦序九族，周監二代，封建同姓，詩著其義，歷載長久。漢興之初，割裂疆土，尊王子弟，是以卒折諸呂之難，而成太宗之基。臣等以備肺腑枝葉，宗子藩翰，心存國家，念在弭亂。自操破於漢中，海內英雄望風蟻附，而爵號不顯，九錫未加，非所以鎮衞社稷，光昭萬世也。奉辭在外，禮命斷絕。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，限於山河，位同權均，不能相率，咸推竇融以爲元帥，卒立效績，摧破隗囂。今社稷之難，急於隴、蜀。操外吞天下，內殘羣寮，朝廷有蕭牆之危，而禦侮未建，可爲寒心。臣等輒依舊典，封備漢中王，拜大司馬，董齊六軍，糾合同盟，掃滅凶逆。以漢中、巴、蜀、廣漢、犍爲爲國，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。夫權宜之制，苟利社稷，專之可也。然後功成事立，臣等退伏矯罪，雖死無恨。」遂於沔陽設壇場，陳兵列衆，羣臣陪位，讀奏訖，御王冠於先主。

〔一〕三輔決錄注曰：援字文雄，扶風人也。其先本姓謝，與北地諸謝同族。始祖謝服爲將軍出征，天子以謝服非令名，改爲射，子孫氏焉。兄堅，字文固，少有美名，辟公府爲黃門侍郎。獻帝之初，三輔饑亂，堅去官，與弟援南入

蜀依劉璋，璋以堅爲長史。劉備代璋，以堅爲廣漢、蜀郡太守。援亦少有名行，太尉皇甫嵩賢其才而以女妻之，丞相諸葛亮以援爲祭酒，遷從事中郎，卒官。

〔三〕趙高使閻樂殺二世。王莽廢孺子以爲定安公。

先主上言漢帝曰：「臣以具臣之才，荷上將之任，董督三軍，奉辭於外，不得埽除寇難，靖匡王室，久使陛下聖教陵遲，六合之內，否而未泰，惟憂反側，疢如疾首。曩者董卓造爲亂階，自是之後，羣兇縱橫，殘剝海內。賴陛下聖德威靈，人神同應，或忠義奮討，或上天降罰，暴逆並殪，以漸冰消。惟獨曹操，久未梟除，侵擅國權，恣心極亂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，機事不密，承見陷害，臣播越失據，忠義不果。遂得使操窮凶極逆，主后戮殺，皇子鴆害。雖糾合同盟，念在奮力，懦弱不武，歷年未效。常恐殞沒，孤負國恩，寤寐永歎，夕惕若厲。今臣羣寮以爲在昔虞書敦敍九族，庶明勵翼，〔一〕五帝損益，此道不廢。周監二代，並建諸姬，實賴晉、鄭夾輔之福。高祖龍興，尊王子弟，大啓九國，卒斬諸呂，以安大宗。今操惡直醜正，寔繁有徒，包藏禍心，篡盜已顯。既宗室微弱，帝族無位，斟酌古式，依假權宜，上臣大司馬漢中王。臣伏自三省，受國厚恩，荷任一方，陳力未效，所獲已過，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。羣寮見逼，迫臣以義。臣退惟寇賊不梟，國難未已，宗廟傾危，社稷將墜，成臣憂責碎首之負。若應權通變，以寧靖聖朝，雖赴水火，所不得辭，敢慮常宜，以防後悔。

輒順衆議，拜受印璽，以崇國威。仰惟爵號，位高寵厚，俯思報效，憂深責重，驚怖累息，如臨于谷。盡力輸誠，奬厲六師，率齊羣義，應天順時，撲討凶逆，以寧社稷，以報萬分。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、宜城亭侯印綬。」〔一〕於是還治成都。拔魏延爲都督，鎭漢中。〔二〕時關羽攻曹公將曹仁，禽于禁於樊。俄而孫權襲殺羽，取荊州。

〔一〕鄭玄注曰：庶，衆也；勵，作也；敍，次序也。序九族而親之，以衆明作羽翼之臣也。

〔二〕典略曰：備於是起館舍，築亭障，從成都至白水關，四百餘區。

二十五年，魏文帝稱尊號，改年曰黃初。或傳聞漢帝見害，先主乃發喪制服，追謚曰孝愍皇帝。是後在所並言衆瑞，日月相屬，故議郎陽泉侯劉豹、青衣侯向舉、偏將軍張裔、黃權、大司馬屬殷純、益州別駕從事趙莋、治中從事楊洪、從事祭酒何宗、議曹從事杜瓊、勸學從事張爽、尹默、譙周等上言：「臣聞河圖、洛書，五經讖、緯，孔子所甄，驗應自遠。謹案洛書甄曜度曰：『赤三日德昌，九世會備，合爲帝際。』洛書寶號命曰：『天度帝道備稱皇，以統握契，百成不敗。』洛書錄運期曰：『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，道路籍籍履人頭，誰使主者玄且來。』孝經鉤命決錄曰：『帝三建九會備。』臣父羣未亡時，言西南數有黃氣，直立數丈，見來積年，時時有景雲祥風，從璿璣下來應之，此爲異瑞。又二十二年中，數有氣如旗，從西竟東，中天而行，圖、書曰『必有天子出其方』。加是年太白、熒惑、填星，常從歲星相追。近

漢初興，五星從歲星謀；歲星主義，漢位在西，義之上方，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。當有聖主起於此州，以致中興。時許帝尚存，故羣下不敢漏言。頃者熒惑復追歲星，見在胃昴畢；昴畢爲天綱，經曰『帝星處之，衆邪消亡』。聖諱豫覩，推揆期驗，符合數至，若此非一。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，後天而奉天時，故應際而生，與神合契。願大王應天順民，速卽洪業，以寧海內。」

太傅許靖、安漢將軍糜竺、軍師將軍諸葛亮、太常賴恭、光祿勳（黃權）〔黃柱〕、少府王謀等上言：「曹丕篡弒，湮滅漢室，竊據神器，劫迫忠良，酷烈無道。人鬼忿毒，咸思劉氏。今上無天子，海內惶惶，靡所式仰。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，咸稱述符瑞，圖、讖明徵。閒黃龍見武陽赤水，九日乃去。孝經援神契曰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』，龍者，君之象也。易乾九五『飛龍在天』，大王當龍升，登帝位也。又前關羽圍樊、襄陽，襄陽男子張嘉、王休獻玉璽，璽潛漢水，伏於淵泉，暉景燭燿，靈光徹天。夫漢者，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，大王襲先帝軌跡，亦興於漢中也。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，璽出襄陽，漢水之末，明大王承其下流，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，瑞命符應，非人力所致。昔周有烏魚之瑞，咸曰休哉。二祖受命，圖、書先著，以爲徵驗。今上天告祥，羣儒英俊，並進河、洛，孔子讖、記，咸悉具至。伏惟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，本支百世，乾祇降祚，聖姿碩茂，神武在躬，仁覆積德，

愛人好士，是以四方歸心焉。考省靈圖，啓發讖、緯，神明之表，名諱昭著。宜即帝位，以纂二祖，紹嗣昭穆，天下幸甚。臣等謹與博士許慈、議郎孟光，建立禮儀，擇令辰，上尊號。」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。〔一〕爲文曰：「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，皇帝備敢用玄牡，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：漢有天下，歷數無疆。曩者王莽篡盜，光武皇帝震怒致誅，社稷復存。今曹操阻兵安忍，戮殺主后，滔天泯夏，罔顧天顯。操子丕，載其凶逆，竊居神器。羣臣將士以爲社稷墮廢，備宜脩之，嗣武二祖，龔行天罰。備惟否德，懼忝帝位。詢于庶民，外及蠻夷君長，僉曰『天命不可以不答，祖業不可以久替，四海不可以無主』。率土式望，在備一人。備畏天明命，又懼漢阼將湮于地，謹擇元日，與百寮登壇，受皇帝璽綬。脩燔瘞，告類于天神，惟神饗祚于漢家，永綏四海！」〔二〕

〔一〕蜀本紀曰：武都有丈夫化爲女子，顏色美好，蓋山精也。蜀王娶以爲妻，不習水土，疾病欲歸國，蜀王留之，無幾物故。蜀王發卒之武都擔土，於成都郭中葬，蓋地數畝，高十丈，號曰武擔也。

臣松之案：武擔，山名，在成都西北，蓋以乾位在西北，故就之以即阼。

〔二〕魏書曰：備聞曹公薨，遣掾韓冉奉書弔，并致賻贈之禮。文帝惡其因喪求好，敕荊州刺史斬冉，絕使命。

典略曰：備遣軍謀掾韓冉齎書弔，并貢錦布。冉稱疾，住上庸。上庸致其書，適會受終，有詔報答以引致之。備得報書，遂稱制。

章武元年夏四月，大赦，改年。以諸葛亮爲丞相，許靖爲司徒。置百官，立宗廟，祫祭高皇帝以下。〔一〕五月，立皇后吳氏，子禪爲皇太子。六月，以子永爲魯王，理爲梁王。車騎將軍張飛爲其左右所害。初，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，將東征，秋七月，遂帥諸軍伐吳。孫權遣書請和，先主盛怒不許，吳將陸議、李異、劉阿等屯巫、秭歸；將軍吳班、馮習自巫攻破異等，軍次秭歸，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。

〔一〕臣松之以爲先主雖云出自孝景，而世數悠遠，昭穆難明，既紹漢祚，不知以何帝爲元祖以立親廟。于時英賢作輔，儒生在官，宗廟制度，必有憲章，而載記闕略，良可恨哉！

二年春正月，先主軍還秭歸，將軍吳班、陳式水軍屯夷陵，夾江東西岸。二月，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，緣山截嶺，於夷道猇亭猇，許交反。駐營，自佷山佷，音恒。通武陵，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，咸相率響應。鎮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，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。夏六月，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，廣數十丈。後十餘日，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猇亭，將軍馮習、張南等皆沒。先主自猇亭還秭歸，收合離散兵，遂棄船舫，由步道還魚復，改魚復縣曰永安。吳遣將軍李異、劉阿等踵躡先主軍，屯駐南山。秋八月，收兵還巫。司徒許靖卒。冬十月，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。孫權聞先主住白帝，甚懼，遣使請和。先主許之，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。冬十二月，漢嘉太守黃元聞先主疾不豫，舉兵拒守。

三年春二月，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。三月，黃元進兵攻臨邛縣。遣將軍陳曶音笏。討元，元軍敗，順流下江，爲其親兵所縛，生致成都，斬之。先主病篤，託孤於丞相亮，尚書令李嚴爲副。夏四月癸巳，先主殂于永安宮，時年六十三。〔一〕

〔一〕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敕後主曰：「朕初疾但下痢耳，後轉雜他病，殆不自濟。人五十不稱夭，年已六十有餘，何所復恨，不復自傷，但以卿兄弟爲念。射君到，說丞相歎卿智量，甚大增脩，過於所望，審能如此，吾復何憂！勉之，勉之！勿以惡小而爲之，勿以善小而不爲。惟賢惟德，能服於人。汝父德薄，勿效之。可讀漢書、禮記，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、商君書，益人意智。聞丞相爲寫申、韓、管子、六韜一通已畢，未送，道亡，可自更求聞達。」臨終時，呼魯王與語：「吾亡之後，汝兄弟父事丞相，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。」

亮上言於後主曰：「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，覆燾無疆，昊天不弔，寢疾彌留，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，臣妾號咷，若喪考妣。乃顧遺詔，事惟大宗，動容損益；百寮發哀，滿三日除服，到葬期復如禮；其郡國太守、相、都尉、縣令長，三日便除服。臣亮親受敕戒，震畏神靈，不敢有違。臣請宣下奉行。」五月，梓宮自永安還成都，謚曰昭烈皇帝。秋，八月，葬惠陵。〔二〕

〔二〕葛洪神仙傳曰：仙人李意其，蜀人也。傳世見之，云是漢文帝時人。先主欲伐吳，遣人迎意其。意其到，先主禮敬之，問以吉凶。意其不答而求紙筆，畫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已，便一一以手裂壞之，又畫作一大人，掘地埋之，便徑去。先主大不喜。而自出軍征吳，大敗還，忿恥發病死，衆人乃知其意。其畫作大人而埋之者，即是言先主死意。

評曰：先主之弘毅寬厚，知人待士，蓋有高祖之風，英雄之器焉。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，而心神無貳，誠君臣之至公，古今之盛軌也。機權幹略，不逮魏武，是以基宇亦狹。然折而不撓，終不爲下者，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，非唯競利，且以避害云爾。

三國志卷三十三

蜀書三

後主傳第三

後主諱禪，字公嗣，先主子也。建安二十四年，先主爲漢中王，立爲王太子。及即尊號，册曰：「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，皇帝若曰：太子禪，朕遭漢運艱難，賊臣篡盜，社稷無主，格人羣正，以天明命，朕繼大統。今以禪爲皇太子，以承宗廟，祗肅社稷。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，敬聽師傅，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，可不勉與！」〔一〕三年夏四月，先主殂于永安宮。五月，後主襲位於成都，時年十七。尊皇后曰皇太后。大赦，改元。是歲魏黄初四年也。〔二〕

〔一〕禮記曰：行一物而三善者，惟世子而已，其齒於學之謂也。鄭玄曰：物猶事也。

〔二〕魏略曰：初備在小沛，不意曹公卒至，遑遽棄家屬，後奔荆州。禪時年數歲，竄匿，隨人西入漢中，爲人所賣。及建安十六年，關中破亂，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，買得禪，問知其良家子，遂養爲子，與娶婦，生一子。初禪與備相失時，識其父字玄德。比舍人有姓簡者，及備得益州而簡爲將軍，備遣簡到漢中，舍都邸。禪乃詣簡，簡相檢訊，事皆符驗。簡喜，以語張魯，魯(乃)〔爲〕洗沐送詣益州，備乃立以爲太子。初備以諸葛亮爲太子太傅，及禪

立，以亮爲丞相，委以諸事，謂亮曰：「政由葛氏，祭則寡人。」亮亦以禪未閑於政，遂總內外。

臣松之案：二主妃子傳曰「後主生於荊州」，後主傳云「初即帝位，年十七」，則建安十二年生也。十三年敗於長阪，備棄妻子走，趙雲傳曰「雲身抱弱子以免」，即後主也。如此，備與禪未嘗相失也。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牧，其年與主簿杜微書曰「朝廷今年十八」，與禪傳相應，理當非虛。而魚豢云備敗於小沛，禪時年始生，及奔荊州，能識其父字玄德，計當五六歲。備敗於小沛時，建安五年也，至禪初立，首尾二十四年，禪應過二十矣。以事相驗，理不得然。此則魏略之妄說，乃至二百餘言，異也！又案諸書記及諸葛亮集，亮亦不爲太子太傅。

建興元年夏，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。〔一〕先是，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，流太守張裔於吳，據郡不賓，越巂夷王高定亦背叛。是歲，立皇后張氏。遣尚書郎鄧芝固好於吳，吳王孫權與蜀和親使聘，是歲通好。

〔一〕魏氏春秋曰：初，益州從事常房行部，聞褒將有異志，收其主簿案問，殺之。褒怒，攻殺房，誣以謀反。諸葛亮誅房諸子，徙其四弟於越巂，欲以安之。褒猶不悛改，遂以郡叛應雍闓。

臣松之案：以爲房爲褒所誣，執政所宜澄察，安有妄殺不辜以悅姦慝？斯殆妄矣！

二年春，務農殖穀，閉關息民。

三年春三月，丞相亮南征四郡，四郡皆平。改益州郡爲建寧郡，分建寧、永昌郡爲雲南郡，又分建寧、牂牁爲興古郡。十二月，亮還成都。

四年春，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，築大城。〔一〕

〔一〕今巴郡故城是。

五年春，丞相亮出屯漢中，營沔北陽平石馬。〔一〕

〔一〕諸葛亮集載禪三月下詔曰：「朕聞天地之道，福仁而禍淫；善積者昌，惡積者喪，古今常數也。是以湯、武脩德而王，桀、紂極暴而亡。曩者漢祚中微，網漏凶慝，董卓造難，震蕩京畿。曹操階禍，竊執天衡，殘剝海內，懷無君之心。子丕孤豎，敢尋亂階，盜據神器，更姓改物，世濟其凶。當此之時，皇極幽昧，天下無主，則我帝命隕越于下。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，光演文武，應乾坤之運，出身平難，經營四方，人鬼同謀，百姓與能。兆民欣戴。奉順符讖，建位易號，丕承天序，補弊興衰，存復祖業，誕膺皇綱，不墜於地。萬國未定，早世遐殂。朕以幼沖，繼統鴻基，未習保傅之訓，而嬰祖宗之重。六合壅否，社稷不建，永惟所以，念在匡救，光載前緒，未有攸濟，朕甚懼焉。是以夙興夜寐，不敢自逸，每從菲薄以益國用，勸分務穡以阜民財，授方任能以參其聽，斷私降意以養將士。欲奮劍長驅，指討凶逆，朱旗未舉，而丕復隕喪，斯所謂不燃我薪而自焚也。殘類餘醜，又支天禍，恣睢河、洛，阻兵未弭。諸葛丞相弘毅忠壯，忘身憂國，先帝託以天下，以勖朕躬。今授之以旄鉞之重，付之以專命之權，統領步騎二十萬衆，董督元戎，龔行天罰，除患寧亂，克復舊都，在此行也。昔項籍總一彊衆，跨州兼土，所務者大，然卒敗垓下，死於東城，宗族(如焚)〔焚如〕，爲笑千載，皆不以義，陵上虐下故也。今賊效尤，天人所怨，奉時宜速，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，所向必克。吳王孫權同恤災患，潛軍合謀，掎角其後。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、康居胡侯支富、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，大軍北出，便欲率將兵馬，奮戈先驅。天命既集，人事又至，師貞勢并，必無敵矣。夫王者之兵，有征無戰，尊而且義，莫敢抗也，故鳴條之役，軍不血刃，牧野之師，商人倒戈。今旍麾首路，其所經至，亦不欲窮兵極武。有能棄邪從正，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，國有常典，封寵大小，各有品限。及魏之宗

族、支葉、中外，有能規利害、審逆順之數，來詣降者，皆原除之。昔輔果絕親於智氏，而蒙全宗之福；微子去殷，項伯歸漢，皆受茅土之慶。此前世之明驗也。若其迷沈不反，將助亂人，不式王命，戮及妻孥，罔有攸赦。廣宣恩威，貸其元帥，弔其殘民。他如詔書律令，丞相其露布天下，使稱朕意焉。」

六年春，亮出攻祁山，不克。冬，復出散關，圍陳倉，糧盡退。魏將王雙率軍追亮，亮與戰，破之，斬雙，還漢中。

七年春，亮遣陳式攻武都、陰平，遂克定二郡。冬，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，築漢、樂二城。是歲，孫權稱帝，與蜀約盟，共交分天下。

八年秋，魏使司馬懿由西城，張郃由子午，曹眞由斜谷，斜，余奢反。欲攻漢中。丞相亮待之於城固、赤阪，大雨道絕，眞等皆還。是歲，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。徙魯王永爲甘陵王，梁王理爲安平王，皆以魯、梁在吳分界故也。

九年春二月，亮復出軍圍祁山，始以木牛運。魏司馬懿、張郃救祁山。夏六月，亮糧盡退軍，郃追至青封，與亮交戰，被箭死。秋八月，都護李平廢徙梓潼郡。〔一〕

〔一〕漢晉春秋曰：冬十月，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，不能達，墮水死者以千數。

十年，亮休士勸農於黃沙，作流馬木牛畢，教兵講武。

十一年冬，亮使諸軍運米，集於斜谷口，治斜谷邸閣。是歲，南夷劉胄反，將軍馬忠破

平之。

十二年春二月，亮由斜谷出，始以流馬運。秋八月，亮卒于渭濱。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不和，舉兵相攻，延敗走；斬延首，儀率諸軍還成都。大赦。以左將軍吳壹爲車騎將軍，假節督漢中。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爲尚書令，總統國事。

十三年春正月，中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。夏四月，進蔣琬位爲大將軍。

十四年夏四月，後主至湔，〔一〕登觀阪，看汶水之流，旬日還成都。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餘戶於廣都。

〔一〕臣松之案：湔，縣名也，屬蜀郡，音翦。

十五年夏六月，皇后張氏薨。

延熙元年春正月，立皇后張氏。大赦，改元。立子璿爲太子，子瑤爲安定王。冬十一月，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。

二年春三月，進蔣琬位爲大司馬。

三年春，使越嶲太守張嶷平定越嶲郡。

四年冬十月，尙書令費禕至漢中，與蔣琬諮論事計，歲盡還。

五年春正月，監軍姜維督偏軍，自漢中還屯涪縣。

六年冬十月，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，住涪。十一月，大赦。以尚書令費禕爲大將軍。

七年閏月，魏大將軍曹爽、夏侯玄等向漢中，鎭北大將軍王平拒興勢圍，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救，魏軍退。夏四月，安平王理卒。秋九月，禕還成都。

八年秋八月，皇太后薨。十二月，大將軍費禕至漢中，行圍守。

九年夏六月，費禕還成都。秋，大赦。冬十一月，大司馬蔣琬卒。〔一〕

〔一〕魏略曰：琬卒，禪乃自攝國事。

十年，涼州胡王白虎文、治無戴等率衆降，衞將軍姜維迎逆安撫，居之于繁縣。是歲，汶山平康夷反，維往討，破平之。

十一年夏五月，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。秋，涪陵屬國民夷反，車騎將軍鄧芝往討，皆破平之。

十二年春正月，魏誅大將軍曹爽等，右將軍夏侯霸來降。夏四月，大赦。秋，衞將軍姜維出攻雍州，不克而還。將軍句安、李韶降魏。

十三年，姜維復出西平，不克而還。

十四年夏，大將軍費禕還成都。冬，復北駐漢壽。大赦。

十五年，吳王孫權薨。立子琮爲西河王。

十六年春正月，大將軍費禕爲魏降人郭循所殺于漢壽。夏四月，衞將軍姜維復率衆圍南安，不克而還。

十七年春正月，姜維還成都。大赦。夏六月，維復率衆出隴西。冬，拔狄道、(河間)〔河關〕、臨洮三縣民，居于綿竹、繁縣。

十八年春，姜維還成都。夏，復率諸軍出狄道，與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，大破之。經退保狄道城，維卻住鍾題。

十九年春，進姜維位爲大將軍，督戎馬，與鎮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，濟失誓不至。秋八月，維爲魏大將軍鄧艾所破于上邽。維退軍還成都。是歲，立子瓚爲新平王。大赦。

二十年，聞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以叛，姜維復率衆出駱谷，至芒水。是歲大赦。

景耀元年，姜維還成都。史官言景星見，於是大赦，改年。宦人黃皓始專政。吳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，立琅邪王休。

二年夏六月，立子諶爲北地王，恂爲新興王，虔爲上黨王。

三年秋九月，追謚故將軍關羽、張飛、馬超、龐統、黃忠。

四年春三月，追謚故將軍趙雲。冬十月，大赦。

五年春正月，西河王琮卒。是歲，姜維復率衆出侯和，爲鄧艾所破，還住沓中。

六年夏，魏大興徒衆，命征西將軍鄧艾、鎭西將軍鍾會、雍州刺史諸葛緒數道並攻。於是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、廖化、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。大赦。改元爲炎興。冬，鄧艾破衞將軍諸葛瞻於綿竹。用光祿大夫譙周策，降於艾，奉書曰：「限分江、漢，遇値深遠，階緣蜀土，斗絕一隅，干運犯冒，漸苒歷載，遂與京畿攸隔萬里。每惟黃初中，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，宣溫密之詔，申三好之恩，開示門戶，大義炳然，而否德暗弱，竊貪遺緒，俛仰累紀，未率大敎。天威旣震，人鬼歸能之數，怖駭王師，神武所次，敢不革面，順以從命！輒敕羣帥投戈釋甲，官府帑藏一無所毀。百姓布野，餘糧棲畝，以俟后來之惠，全元元之命。伏惟大魏布德施化，宰輔伊、周，含覆藏疾。謹遣私署侍中張紹、光祿大夫譙周、駙馬都尉鄧良奉齎印綬，請命告誠，敬輸忠款，存亡敕賜，惟所裁之。輿櫬在近，不復縷陳。」是日，北地王諶傷國之亡，先殺妻子，次以自殺。〔一〕紹、良與艾相遇於雒縣。艾得書，大喜，即報書，〔二〕遣紹、良先還。艾至城北，後主輿櫬自縛，詣軍壘門。艾解縛焚櫬，延請相見。〔三〕因承制拜後主爲驃騎將軍。諸圍守悉被後主敕，然後降下。艾使後主止其故宮，身往造焉。資嚴未發，明年春正月，艾見收。鍾會自涪至成都作亂。會旣死，蜀中軍衆鈔略，死喪狼籍，數日乃安集。

〔一〕漢晉春秋曰：後主將從譙周之策，北地王諶怒曰：「若理窮力屈，禍敗必及，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，同死社稷，以

見先帝可也。」後主不納，遂送璽綬。是日，諶哭於昭烈之廟，先殺妻子，而後自殺，左右無不爲涕泣者。

〔二〕王隱蜀記曰：艾報書云：「王綱失道，羣英並起，龍戰虎爭，終歸眞主，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。自古聖帝，爰逮漢、魏，受命而王者，莫不在乎中土。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聖人則之，以興洪業，其不由此，未有不顚覆者也。隗囂憑隴而亡，公孫述據蜀而滅，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。聖上明哲，宰相忠賢，將比隆黃軒，侔功往代。銜命來征，思聞嘉響，果煩來使，告以德音，此非人事，豈天啓哉！昔微子歸周，實爲上賓，君子豹變，義存大易，來辭謙沖，以禮輿櫬，皆前哲歸命之典也。全國爲上，破國次之，自非通明智達，何以見王者之義乎！」禪又遣太常張峻、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，遣太僕蔣顯有命敕姜維。又遣尙書郎李虎送士民簿，領戶二十八萬，男女口九十四萬，帶甲將士十萬二千，吏四萬人，米四十餘萬斛，金銀各二千斤，錦綺綵絹各二十萬匹，餘物稱此。

〔三〕晉諸公贊曰：劉禪乘騾車詣艾，不具亡國之禮。

後主舉家東遷，既至洛陽，策命之曰：「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，皇帝臨軒，使太常嘉命劉禪爲安樂縣公。於戲，其進聽朕命！蓋統天載物，以咸寧爲大，光宅天下，以時雍爲盛。故孕育羣生者，君人之道也，乃順承天者，坤元之義也。上下交暢，然後萬物協和，庶類獲乂。乃者漢氏失統，六合震擾。我太祖承運龍興，弘濟八極，是用應天順民，撫有區夏。于時乃考因羣傑虎爭，九服不靜，乘閒阻遠，保據庸蜀，遂使西隅殊封，方外壅隔。自是以來，干戈不戢，元元之民，不得保安其性，幾將五紀。朕永惟祖考遺志，思在綏緝四海，率土同軌，故爰整六師，耀威梁、益。公恢崇德度，深秉大正，不憚屈身委質，以愛民全國爲貴，降心回

慮，應機豹變，履信思順，以享左右無疆之休，豈不遠歟！朕嘉與君公長饗顯祿，用考咨前訓，開國胙土，率遵舊典，錫茲玄牡，苴以白茅，永爲魏藩輔，往欽哉！公其祗服朕命，克廣德心，以終乃顯烈。」食邑萬戶，賜絹萬匹，奴婢百人，他物稱是。子孫爲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。尚書令樊建、侍中張紹、光祿大夫譙周、祕書令郤正、殿中督張通並封列侯。〔一〕公泰始七年薨於洛陽。〔二〕

〔一〕漢晉春秋曰：司馬文王與禪宴，爲之作故蜀技，旁人皆爲之感愴，而禪喜笑自若。王謂賈充曰：「人之無情，乃可至於是乎！雖使諸葛亮在，不能輔之久全，而況姜維邪？」充曰：「不如是，殿下何由并之。」他日，王問禪曰：「頗思蜀否？」禪曰：「此間樂，不思蜀。」郤正聞之，求見禪曰：「若王後問，宜泣而答曰『先人墳墓遠在隴、蜀，乃心西悲，無日不思』，因閉其目。」會王復問，對如前，王曰：「何乃似郤正語邪！」禪驚視曰：「誠如尊命。」左右皆笑。

〔二〕蜀記云：謚曰思公。子恂嗣。

評曰：後主任賢相則爲循理之君，惑閹豎則爲昏闇之后，傳曰「素絲無常，唯所染之」，信矣哉！禮，國君繼體，踰年改元，而章武之三年，則革稱建興，考之古義，體理爲違。又國不置史，注記無官，是以行事多遺，災異靡書。諸葛亮雖達於爲政，凡此之類，猶有未周焉。

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，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，不亦卓乎！自亮沒後，茲制漸虧，優劣著矣。〔一〕

〔一〕華陽國志曰：丞相亮時，有言公惜赦者，亮答曰：「治世以大德，不以小惠，故匡衡、吳漢不願爲赦。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、鄭康成閒，每見啓告，治亂之道悉矣，曾不語赦也。若劉景升、季玉父子，歲歲赦宥，何益於治！」臣松之以爲「赦不妄下」，誠爲可稱，至於「年名不易」，猶所未達。案建武、建安之號，皆久而不改，未聞前史以爲美談。「經載十二」，蓋何足云？豈別有他意，求之未至乎！亮歿後，延熙之號，數盈二十，「茲制漸虧」，事又不然也。

三國志卷三十四　蜀書四

二主妃子傳第四

先主甘皇后，沛人也。先主臨豫州，住小沛，納以爲妾。先主數喪嫡室，常攝內事。隨先主於荊州，產後主。值曹公軍至，追及先主於當陽長阪，于時困偪，棄后及後主，賴趙雲保護，得免於難。后卒，葬于南郡。章武二年，追謚皇思夫人，遷葬於蜀，未至而先主殂隕。丞相亮上言：「皇思夫人履行脩仁，淑愼其身。大行皇帝昔在上將，嬪妃作合，載育聖躬，大命不融。大行皇帝存時，篤義垂恩，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飖，特遣使者奉迎。會大行皇帝崩，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，又梓宮在道，園陵將成，安厝有期。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：禮記曰：『立愛自親始，教民孝也；立敬自長始，教民順也。』不忘其親，所由生也。春秋之義，母以子貴。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爲昭靈皇后，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，尊號曰恭懷皇后，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，尊號曰靈懷皇后。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，以慰寒泉之思，輒與恭等案謚法，宜曰昭烈皇后。詩曰：『穀則異室，死則同穴。』〔一〕故昭烈皇后

宜與大行皇帝合葬，臣請太尉告宗廟，布露天下，具禮儀別奏。」制曰可。

〔一〕禮云：上古無合葬，中古後因時方有。

先主穆皇后，陳留人也。兄吳壹，少孤，壹父素與劉焉有舊，是以舉家隨焉入蜀。焉有異志，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。焉時將子瑁自隨，遂爲瑁納后。瑁死，后寡居。先主旣定益州，而孫夫人還吳，〔一〕羣下勸先主聘后。先主疑與瑁同族，法正進曰：「論其親疏，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？」於是納后爲夫人。〔二〕建安二十四年，立爲漢中王后。章武元年夏五月，策曰：「朕承天命，奉至尊，臨萬國。今以后爲皇后，遣使持節丞相亮授璽綬，承宗廟，母天下，皇后其敬之哉！」建興元年五月，後主卽位，尊后爲皇太后，稱長樂宮。壹官至車騎將軍，封縣侯。延熙八年，后薨，合葬惠陵。〔三〕

〔一〕漢晉春秋云：先主入益州，吳遣迎孫夫人。夫人欲將太子歸吳，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留太子，乃得止。

〔二〕習鑿齒曰：夫婚姻，人倫之始，王化之本，匹夫猶不可以無禮，而況人君乎？晉文廢禮行權，以濟其業，故子犯曰，有求于人，必先從之，將奪其國，何有於妻，非無故而違禮教者也。今先主無權事之偪，而引前失以爲譬，非導其君以堯、舜之道者。先主從之，過矣。

〔三〕孫盛蜀世譜曰：壹孫喬，沒李雄中三十年，不爲雄屈也。

後主敬哀皇后，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。章武元年，納爲太子妃。建興元年，立爲皇后。十五年薨，葬南陵。

後主張皇后，前后敬哀之妹也。建興十五年，入爲貴人。延熙元年春正月，策曰：「朕統承大業，君臨天下，奉郊廟社稷。今以貴人爲皇后，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。勉脩中饋，恪肅禋祀，皇后其敬之哉！」咸熙元年，隨後主遷于洛陽。〔一〕

〔一〕漢晉春秋曰：魏以蜀宮人賜諸將之無妻者，李昭儀曰：「我不能二三屈辱。」乃自殺。

劉永字公壽，先主子，後主庶弟也。章武元年六月，使司徒靖立永爲魯王，策曰：「小子永，受茲青土。朕承天序，繼統大業，遵脩稽古，建爾國家，封于東土，奄有龜蒙，世爲藩輔。嗚呼，恭朕之詔！惟彼魯邦，一變適道，風化存焉。人之好德，世茲懿美。王其秉心率禮，綏爾士民，是饗是宜，其戒之哉！」建興八年，改封爲甘陵王。初，永憎宦人黃皓，皓既信任用事，譖構永于後主，後主稍疏外永，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。咸熙元年，永東遷洛陽，拜奉車都尉，封爲鄉侯。

劉理字奉孝，亦後主庶弟也，與永異母。章武元年六月，使司徒靖立理爲梁王，策曰：「小子理，朕統承漢序，祗順天命，遵脩典秩，建爾于東，爲漢藩輔。惟彼梁土，畿甸之邦，民狎教化，易導以禮。往悉乃心，懷保黎庶，以永爾國，王其敬之哉！」建興八年，改封理爲安平王。延熙七年卒，謚曰悼王。子哀王胤嗣，十九年卒。子殤王承嗣，二十年卒。景耀四年詔曰：「安平王，先帝所命。三世早夭，國嗣頽絕，朕用傷悼。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。」輯，理子也，咸熙元年，東遷洛陽，拜奉車都尉，封鄉侯。

後主太子璿，字文衡。母王貴人，本敬哀張皇后侍人也。延熙元年正月策曰：「在昔帝王，繼體立嗣，副貳國統，古今常道。今以璿爲皇太子，昭顯祖宗之威，命使行丞相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綬。其勉脩茂質，祗恪道義，諮詢典禮，敬友師傅，斟酌衆善，翼成爾德，可不務脩以自勖哉！」時年十五。景耀六年冬，蜀亡。咸熙元年正月，鍾會作亂於成都，璿爲亂兵所害。〔一〕

〔一〕孫盛蜀世譜曰：璿弟，瑤、琮、瓚、諶、恂、璩六人。蜀敗，諶自殺，餘皆內徙。值永嘉大亂，子孫絕滅。唯永孫玄奔蜀，李雄僞署安樂公以嗣禪後。永和三年討李勢，盛參戎行，見玄于成都也。

評曰：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，夫人倫之始，恩紀之隆，莫尚於此矣。是故紀錄，以究一國之體焉。

三國志卷三十五　蜀書五

諸葛亮傳第五

諸葛亮字孔明，琅邪陽都人也。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。父珪，字君貢，漢末爲太山郡丞。亮早孤，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，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。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。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，往依之。〔一〕玄卒，亮躬畊隴畝，好爲梁父吟。〔二〕身長八尺，每自比於管仲、樂毅，時人莫之許也。惟博陵崔州平、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，謂爲信然。〔三〕

〔一〕獻帝春秋曰：初，豫章太守周術病卒，劉表上諸葛玄爲豫章太守，治南昌。漢朝聞周術死，遣朱皓代玄。皓從揚州太守劉繇求兵擊玄，玄退屯西城，皓入南昌。建安二年正月，西城民反，殺玄，送首詣繇。此書所云，與本傳不同。

〔二〕漢晉春秋曰：亮家于南陽之鄧縣，在襄陽城西二十里，號曰隆中。

〔三〕按崔氏譜：州平，太尉烈子，均之弟也。

魏略曰：亮在荊州，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、徐元直、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，三人務於精熟，而亮獨觀其大略。每晨夜從容，常抱膝長嘯，而謂三人曰：「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。」三人問其所至，亮但笑而不言。後公威思

鄉里，欲北歸，亮謂之曰：「中國饒士大夫，遨遊何必故鄉邪！」臣松之以爲魏略此言，謂諸葛亮爲公威計者可也，若謂兼爲己言，可謂未達其心矣。老氏稱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凡在賢達之流，固必兼而有焉。以諸葛亮之鑒識，豈不能自審其分乎？夫其高吟俟時，情見乎言，志氣所存，既已定於其始矣。若使游步中華，騁其龍光，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！委質魏氏，展其器能，誠非陳長文、司馬仲達所能頡頏，而況於餘哉！苟不患功業不就，道之不行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者，蓋以權御已移，漢祚將傾，方將翊贊宗傑，以興微繼絕克復爲己任故也。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！此相如所謂「鵾鵬已翔於遼廓，而羅者猶視於藪澤」者矣。公威名建，在魏亦貴達。

時先主屯新野。徐庶見先主，先主器之，謂先主曰：「諸葛孔明者，臥龍也，將軍豈願見之乎？」〔一〕先主曰：「君與俱來。」庶曰：「此人可就見，不可屈致也。將軍宜枉駕顧之。」由是先主遂詣亮，凡三往，乃見。因屏人曰：「漢室傾頹，姦臣竊命，主上蒙塵。孤不度德量力，欲信大義於天下，而智術淺短，遂用猖（獗）〔蹶〕，至于今日。然志猶未已，君謂計將安出？」亮答曰：「自董卓已來，豪傑並起，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。曹操比於袁紹，則名微而衆寡，然操遂能克紹，以弱爲强者，非惟天時，抑亦人謀也。今操已擁百萬之衆，挾天子而令諸侯，此誠不可與爭鋒。孫權據有江東，已歷三世，國險而民附，賢能爲之用，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。荊州北據漢、沔，利盡南海，東連吳會，西通巴、蜀，此用武之國，而其主不能守，此殆天所以資將軍，將軍豈有意乎？益州險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，高祖因之以成

帝業。劉璋闇弱，張魯在北，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，智能之士思得明君。將軍既帝室之胄，信義著於四海，總攬英雄，思賢如渴，若跨有荆、益，保其巖阻，西和諸戎，南撫夷越，外結好孫權，內脩政理；天下有變，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、洛，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，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？誠如是，則霸業可成，漢室可興矣。」先主曰：「善！」於是與亮情好日密。關羽、張飛等不悅，先主解之曰：「孤之有孔明，猶魚之有水也。願諸君勿復言。」羽、飛乃止。〔二〕

〔一〕襄陽記曰：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。德操曰：「儒生俗士，豈識時務？識時務者在乎俊傑。此間自有伏龍、鳳雛。」備問爲誰，曰：「諸葛孔明、龐士元也。」

〔二〕魏略曰：劉備屯於樊城。是時曹公方定河北，亮知荆州次當受敵，而劉表性緩，不曉軍事。亮乃北行見備，備與亮非舊，又以其年少，以諸生意待之。坐集既畢，衆賓皆去，而亮獨留，備亦不問其所欲言。備性好結毦，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，備因手自結之。亮乃進曰：「明將軍當復有遠志，但結毦而已邪！」備知亮非常人也，乃投毦而答曰：「是何言與！我聊以忘憂耳。」亮遂言曰：「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？」備曰：「不及。」亮又曰：「將軍自度何如也？」備曰：「亦不如。」曰：「今皆不及，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，以此待敵，得無非計乎！」備曰：「我亦愁之，當若之何？」亮曰：「今荆州非少人也，而著籍者寡，平居發調，則人心不悅；可語鎮南，令國中凡有游戶，皆使自實，因錄以益衆可也。」備從其計，故衆遂强。備由此知亮有英略，乃以上客禮之。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。

臣松之以爲亮表云「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，諮臣以當世之事」，則非亮先詣備，明矣。雖聞見異辭，各生彼此，然乖背至是，亦良爲可怪。

劉表長子琦，亦深器亮。表受後妻之言，愛少子琮，不悅於琦。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，亮輒拒塞，未與處畫。琦乃將亮游觀後園，共上高樓，飲宴之間，令人去梯，因謂亮曰：「今日上不至天，下不至地，言出子口，入於吾耳，可以言未？」亮答曰：「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，重耳在外而安乎？」琦意感悟，陰規出計。會黃祖死，得出，遂爲江夏太守。俄而表卒，琮聞曹公來征，遣使請降。先主在樊聞之，率其衆南行，亮與徐庶並從，爲曹公所追破，獲庶母。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：「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，以此方寸之地也。今已失老母，方寸亂矣，無益於事，請從此別。」遂詣曹公。〔一〕

〔一〕魏略曰：庶先名福，本單家子，少好任俠擊劍。中平末，嘗爲人報讎，白堊突面，被髮而走，爲吏所得，問其姓字，閉口不言。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，擊鼓以令於市鄽，莫敢識者，而其黨伍共篡解之，得脫。於是感激，棄其刀戟，更疏巾單衣，折節學問。始詣精舍，諸生聞其前作賊，不肯與共止。福乃卑躬早起，常獨掃除，動靜先意，聽習經業，義理精熟。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。初平中，中州兵起，乃與韜南客荆州，到，又與諸葛亮特相善。及荆州內附，孔明與劉備相隨去，福與韜俱來北。至黃初中，韜仕歷郡守、典農校尉，福至右中郎將、御史中丞。逮大和中，諸葛亮出隴右，聞元直、廣元仕財如此，歎曰：「魏殊多士邪！何彼二人不見用乎？」庶後數年病卒，有碑在彭城，今猶存焉。

先主至於夏口，亮曰：「事急矣，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。」時權擁軍在柴桑，觀望成敗。亮說權曰：「海內大亂，將軍起兵據有江東，劉豫州亦收衆漢南，與曹操並爭天下。今操芟夷大難，略已平矣，遂破荊州，威震四海。英雄無所用武，故豫州遁逃至此。將軍量力而處之：若能以吳、越之衆與中國抗衡，不如早與之絕；若不能當，何不案兵束甲，北面而事之！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，而內懷猶豫之計，事急而不斷，禍至無日矣！」權曰：「苟如君言，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？」亮曰：「田橫，齊之壯士耳，猶守義不辱，況劉豫州王室之胄，英才蓋世，衆士慕仰，若水之歸海，若事之不濟，此乃天也，安能復爲之下乎！」權勃然曰：「吾不能舉全吳之地，十萬之衆，受制於人。吾計決矣！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，然豫州新敗之後，安能抗此難乎？」亮曰：「豫州軍雖敗於長阪，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，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。曹操之衆，遠來疲弊，聞追豫州，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，此所謂『彊弩之末，勢不能穿魯縞』者也。故兵法忌之，曰『必蹶上將軍』。且北方之人，不習水戰；又荊州之民附操者，偪兵勢耳，非心服也。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，與豫州協規同力，破操軍必矣。操軍破，必北還，如此則荊、吳之勢彊，鼎足之形成矣。成敗之機，在於今日。」權大悅，卽遣周瑜、程普、魯肅等水軍三萬，隨亮詣先主，并力拒曹公。〔一〕曹公敗於赤壁，引軍歸鄴。先主遂收江南，以亮爲軍師中郎將，使督零陵、桂陽、長沙三郡，調

其賦稅，以充軍實。〔二〕

〔一〕袁子曰：張子布薦亮於孫權，亮不肯留。人問其故，曰：「孫將軍可謂人主，然觀其度，能賢亮而不能盡亮，吾是以不留。」

臣松之以爲袁孝尼著文立論，甚重諸葛之爲人，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。觀亮君臣相遇，可謂希世一時，終始之分，誰能間之？寧有中違斷金，甫懷擇主，設使權盡其量，便當翻然去就乎？葛生行己，豈其然哉！關羽爲曹公所獲，遇之甚厚，可謂能盡其用矣，猶義不背本，曾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乎！

〔二〕零陵先賢傳云：亮時住臨烝。

建安十六年，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，使擊張魯。亮與關羽鎮荊州。先主自葭萌還攻璋，亮與張飛、趙雲等率衆泝江，分定郡縣，與先主共圍成都。成都平，以亮爲軍師將軍，署左將軍府事。先主外出，亮常鎮守成都，足食足兵。二十六年，羣下勸先主稱尊號，先主未許，亮說曰：「昔吳漢、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，世祖辭讓，前後數四，耿純進言曰：『天下英雄喁喁，冀有所望。如不從議者，士大夫各歸求主，無爲從公也。』世祖感純言深至，遂然諾之。今曹氏篡漢，天下無主，大王劉氏苗族，紹世而起，今卽帝位，乃其宜也。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，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。」先主於是卽帝位，策亮爲丞相曰：「朕遭家不造，奉承大統，兢兢業業，不敢康寧，思靖百姓，懼未能綏。於戲！丞相亮其悉朕意，無怠

輔朕之闕，助宣重光，以照明天下，君其勖哉！」亮以丞相錄尚書事，假節。張飛卒後，領司隸校尉。〔二〕

〔二〕蜀記曰：晉初扶風王駿鎭關中，司馬高平劉寶、長史滎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，于時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，勞困蜀民，力小謀大，不能度德量力。金城郭沖以爲亮權智英略，有踰管、晏，功業未濟，論者惑焉，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，寶等亦不能復難。扶風王慨然善沖之言。

臣松之以爲亮之異美，誠所願聞，然沖之所說，實皆可疑，謹隨事難之如左：

其一事曰：亮刑法峻急，刻剝百姓，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，法正諫曰：「昔高祖入關，約法三章，秦民知德，今君假借威力，跨據一州，初有其國，未垂惠撫；且客主之義，宜相降下，願緩刑弛禁，以慰其望。」亮答曰：「君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秦以無道，政苛民怨，匹夫大呼，天下土崩，高祖因之，可以弘濟。劉璋暗弱，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，文法羈縻，互相承奉，德政不舉，威刑不肅。蜀土人士，專權自恣，君臣之道，漸以陵替；寵之以位，位極則賤，順之以恩，恩竭則慢。所以致弊，實由於此。吾今威之以法，法行則知恩，限之以爵，爵加則知榮；榮恩並濟，上下有節。爲治之要，於斯而著。」難曰：案法正在劉主前死，今稱法正諫，則劉主在也。諸葛職爲股肱，事歸元首，劉主之世，亮又未領益州，慶賞刑政，不出於己。尋沖所述亮答，專自有其能，有違人臣自處之宜。以亮謙順之體，殆必不然。又云亮刑法峻急，刻剝百姓，未聞善政以刻剝爲稱。

其二事曰：曹公遣刺客見劉備，方得交接，開論伐魏形勢，甚合備計。稍欲親近，刺者尚未得便會，既而亮入，魏客神色失措。亮因而察之，亦知非常人。須臾，客如廁，備謂亮曰：「向得奇士，足以助君補益。」亮問所在，備曰：「起者其人也。」亮徐歎曰：「觀客色動而神懼，視低而忤數，姦形外漏，邪心內藏，必曹氏刺客也。」追之，已

越牆而走。難曰：凡爲刺客，皆暴虎馮河，死而無悔者也。劉主有知人之鑒，而惑於此客，則此客必一時之奇士也。又語諸葛云「足以助君補益」，則亦諸葛之流亞也。凡如諸葛之儔，鮮有爲人作刺客者矣，時主亦當惜其器用，必不投之死地也。且此人不死，要應顯達爲魏，竟是誰乎？何其寂蔑而無聞！

章武三年春，先主於永安病篤，召亮於成都，屬以後事，謂亮曰：「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國，終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輔，輔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。」亮涕泣曰：「臣敢竭股肱之力，效忠貞之節，繼之以死！」先主又爲詔敕後主曰：「汝與丞相從事，事之如父。」〔一〕建興元年，封亮武鄉侯，開府治事。頃之，又領益州牧。政事無巨細，咸決於亮。南中諸郡，並皆叛亂，亮以新遭大喪，故未便加兵，且遣使聘吳，因結和親，遂爲與國。〔二〕

〔一〕孫盛曰：夫杖道扶義，體存信順，然後能匡主濟功，終定大業。語曰弈者舉棊不定猶不勝其偶，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，可以摧服強鄰囊括四海者乎？備之命亮，亂孰甚焉！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誠，且以一蜀人之志。君子曰，不然；苟所寄忠賢，則不須若斯之誨，如非其人，不宜啓篡逆之塗。是以古之顧命，必貽話言；詭僞之辭，非託孤之謂。幸值劉禪闇弱，無猜險之性，諸葛威略，足以檢衞異端，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。不然，殆生疑隙不逞之釁。謂之爲權，不亦惑哉！

〔二〕亮集曰：是歲，魏司徒華歆、司空王朗、尚書令陳羣、太史令許芝、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，陳天命人事，欲使舉國稱藩。亮遂不報書，作正議曰：「昔在項羽，起不由德，雖處華夏，秉帝者之勢，卒就湯鑊，爲後永戒。魏不審鑒，今次之矣；免身爲幸，戒在子孫。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，承僞指而進書，有若崇、竦稱莽之功，亦將偪于元

禍苟免者邪！昔世祖之創迹舊基，奮羸卒數千，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。夫據道討淫，不在衆寡。及至孟德，以其譎勝之力，舉數十萬之師，救張郃於陽平，勢窮慮悔，僅能自脫，辱其鋒銳之衆，遂喪漢中之地，深知神器不可妄獲，旋還未至，感毒而死。子桓淫逸，繼之以簒。縱使二三子多逞蘇、張詭靡之說，奉進驩兜滔天之辭，欲以誣毀唐帝，諷解禹、稷，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。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。又軍誡曰：『萬人必死，橫行天下。』昔軒轅氏整卒數萬，制四方，定海內，況以數十萬之衆，據正道而臨有罪，可得干擬者哉！」

三年春，亮率衆南征，〔一〕其秋悉平。軍資所出，國以富饒，〔二〕乃治戎講武，以俟大舉。五年，率諸軍北駐漢中，臨發，上疏曰：

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，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弊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衞之臣不懈於內，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，蓋追先帝之殊遇，欲報之於陛下也。誠宜開張聖(德)〔聽〕，以光先帝遺德，恢弘志士之氣，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義，以塞忠諫之路也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，陟罰臧否，不宜異同。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，宜付有司論其刑賞，以昭陛下平明之理，不宜偏私，使內外異法也。侍中、侍郎郭攸之、費禕、董允等，此皆良實，志慮忠純，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。愚以爲宮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咨之，然後施行，必能裨補闕漏，有所廣益。將軍向寵，性行淑均，曉暢軍事，試用於昔日，先帝稱之曰能，是以衆議舉寵爲督。愚以爲營中之事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陳和睦，優劣

得所。親賢臣，遠小人，此先漢所以興隆也；親小人，遠賢臣，此後漢所以傾頹也。先帝在時，每與臣論此事，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、靈也。侍中、尚書、長史、參軍，此悉貞良死節之臣，願陛下親之信之，則漢室之隆，可計日而待也。

臣本布衣，躬耕於南陽，苟全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，諮臣以當世之事，由是感激，遂許先帝以驅馳。後值傾覆，受任於敗軍之際，奉命於危難之閒，爾來二十有一年矣。〔三〕先帝知臣謹慎，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。受命以來，夙夜憂歎，恐託付不效，以傷先帝之明，故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。〔四〕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當獎率三軍，北定中原，庶竭駑鈍，攘除姦凶，興復漢室，還于舊都。此臣所以報先帝，而忠陛下之職分也。

至於斟酌損益，進盡忠言，則攸之、禕、允之任也。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；不效，則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靈。〔若無興德之言，則〕責攸之、禕、允等之慢，以彰其咎。陛下亦宜自謀，以諮諏善道，察納雅言，深追先帝遺詔。臣不勝受恩感激，今當遠離，臨表涕零，不知所言。

遂行，屯于沔陽。〔五〕

〔一〕詔賜亮金鈇鉞一具，曲蓋一，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，虎賁六十人。事在亮集。

〔二〕漢晉春秋曰：亮至南中，所在戰捷。聞孟獲者，爲夷、漢所服，募生致之。既得，使觀於營陳之閒，問曰：「此軍何如？」獲對曰：「向者不知虛實，故敗。今蒙賜觀看營陳，若秖如此，卽定易勝耳。」亮笑，縱使更戰，七縱七禽，而亮猶遣獲。獲止不去，曰：「公，天威也，南人不復反矣。」遂至滇池。南中平，皆卽其渠率而用之。或以諫亮，亮曰：「若留外人，則當留兵，兵留則無所食，一不易也；加夷新傷破，父兄死喪，留外人而無兵者，必成禍患，二不易也；又夷累有廢殺之罪，自嫌釁重，若留外人，終不相信，三不易也；今吾欲使不留兵，不運糧，而綱紀粗定，夷、漢粗安故耳。」

〔三〕臣松之按：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，遣亮使吳，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，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。然則備始與亮相遇，在敗軍之前一年時也。

〔四〕漢書地理志曰：瀘惟水出牂牁郡句町縣。

〔五〕郭沖三事曰：亮屯于陽平，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，亮惟留萬人守城。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，而與延軍錯道，徑至前，當亮六十里所，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。亮亦知宣帝垂至，已與相偪，欲前赴延軍，相去又遠，回迹反追，勢不相及，將士失色，莫知其計。亮意氣自若，敕軍中皆臥旗息鼓，不得妄出菴幔，又令大開四城門，埽地卻洒。宣帝常謂亮持重，而猥見勢弱，疑其有伏兵，於是引軍北趣山。明日食時，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：「司馬懿必謂吾怯，將有彊伏，循山走矣。」候邏還白，如亮所言。宣帝後知，深以爲恨。難曰：案陽平在漢中。亮初屯陽平，宣帝尚爲荊州都督，鎭宛城，至曹眞死後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。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，値霖雨，不果。此之前後，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。就如沖言，宣帝既舉二十萬衆，已知亮兵少力弱，若疑其有伏兵，正可

設防持重，何至便走乎？案魏延傳云：「延每隨亮出，輒欲請精兵萬人，與亮異道會于潼關，亮制而不許；延常謂亮爲怯，歎己才用之不盡也。」亮尚不以延爲萬人別統，豈得如冲言，頓使將重兵在前，而以輕弱自守乎？且冲與扶風王言，顯彰宣帝之短，對子毁父，理所不容，而云「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」，故知此書舉引皆虛。

六年春，揚聲由斜谷道取郿，使趙雲、鄧芝爲疑軍，據箕谷，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。亮身率諸軍攻祁山，戎陳整齊，賞罰肅而號令明，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郡叛魏應亮，關中響震。〔一〕魏明帝西鎮長安，命張郃拒亮，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，與郃戰于街亭。謖違亮節度，舉動失宜，大爲郃所破。亮拔西縣千餘家，還于漢中，〔二〕戮謖以謝衆。上疏曰：「臣以弱才，叨竊非據，親秉旄鉞以厲三軍，不能訓章明法，臨事而懼，至有街亭違命之闕，箕谷不戒之失，咎皆在臣授任無方。臣明不知人，恤事多闇，春秋責帥，臣職是當。請自貶三等，以督厥咎。」於是以亮爲右將軍，行丞相事，所總統如前。〔三〕

〔一〕魏略曰：始，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。備既死，數歲寂然無聲，是以略無備預；而卒聞亮出，朝野恐懼，隴右、祁山尤甚，故三郡同時應亮。

〔二〕郭冲四事曰：亮出祁山，隴西、南安二郡應時降，圍天水，拔冀城，虜姜維，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。人皆賀亮，亮顏色愀然有戚容，謝曰：「普天之下，莫非漢民，國家威力未舉，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。一夫有死，皆亮之罪，以此相賀，能不爲愧。」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，非惟拓境而已。難曰：亮有吞魏之志久矣，不始於此衆人方知也，且于時師出無成，傷缺而反者衆，三郡歸降而不能有。姜維，天水之匹夫耳，獲之則於魏何損，拔西縣千家，不

補街亭所喪，以何爲功，而蜀人相賀乎？

〔三〕漢晉春秋曰：或勸亮更發兵者，亮曰：「大軍在祁山、箕谷，皆多於賊，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，則此病不在兵少也，在一人耳。今欲減兵省將，明罰思過，校變通之道於將來；若不能然者，雖兵多何益！自今已後，諸有忠慮於國，但勤攻吾之闕，則事可定，賊可死，功可蹻足而待矣。」於是考微勞，甄烈壯，引咎責躬，布所失於天下，厲兵講武，以爲後圖，戎士簡練，民忘其敗矣。亮聞孫權破曹休，魏兵東下，關中虛弱。十一月，上言曰：「先帝慮漢、賊不兩立，王業不偏安，故託臣以討賊也。以先帝之明，量臣之才，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；然不伐賊，王業亦亡，惟坐待亡，孰與伐之？是故託臣而弗疑也。臣受命之日，寢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思惟北征，宜先入南，故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，并日而食。臣非不自惜也，顧王業不得偏全於蜀都，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，而議者謂爲非計。今賊適疲於西，又務於東，兵法乘勞，此進趨之時也。謹陳其事如左：高帝明並日月，謀臣淵深，然涉險被創，危然後安。今陛下未及高帝，謀臣不如良、平，而欲以長計取勝，坐定天下，此臣之未解一也。劉繇、王朗各據州郡，論安言計，動引聖人，羣疑滿腹，衆難塞胸，今歲不戰，明年不征，使孫策坐大，遂并江東，此臣之未解二也。曹操智計殊絕於人，其用兵也，髣髴孫、吳，然困於南陽，險於烏巢，危於祁連，偪於黎陽，幾敗北山，殆死潼關，然後僞定一時耳，況臣才弱，而欲以不危而定之，此臣之未解三也。曹操五攻昌霸不下，四越巢湖不成，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，委夏侯而夏侯敗亡，先帝每稱操爲能，猶有此失，況臣駑下，何能必勝？此臣之未解四也。自臣到漢中，中間朞年耳，然喪趙雲、陽羣、馬玉、閻芝、丁立、白壽、劉郃、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，突將無前。賨、叟、青羌散騎、武騎一千餘人，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，非一州之所有，若復數年，則損三分之二也，當何以圖敵？此臣之未解五也。今民窮兵疲，而事不可息，事不可息，則住與行勞費正等，而不

及今圖之，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，此臣之未解六也。夫難平者，事也。昔先帝敗軍於楚，當此時，曹操拊手，謂天下以定。然後先帝東連吳、越，西取巴、蜀，舉兵北征，夏侯授首，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。然後吳更違盟，關羽毀敗，秭歸蹉跌，曹丕稱帝。凡事如是，難可逆見。臣鞠躬盡力，死而後已，至於成敗利鈍，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。」於是有散關之役。此表，亮集所無，出張儼默記。

冬，亮復出散關，圍陳倉，曹眞拒之，亮糧盡而還。魏將王雙率騎追亮，亮與戰，破之，斬雙。七年，亮遣陳式攻武都、陰平。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，亮自出至建威，淮退還，遂平二郡。詔策亮曰：「街亭之役，咎由馬謖，而君引愆，深自貶抑，重違君意，聽順所守。前年燿師，馘斬王雙；今歲爰征，郭淮遁走；降集氐、羌，興復二郡，威鎮凶暴，功勳顯然。方今天下騷擾，元惡未梟，君受大任，幹國之重，而久自挹損，非所以光揚洪烈矣。今復君丞相，君其勿辭。」〔一〕

〔一〕漢晉春秋曰：是歲，孫權稱尊號，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。議者咸以爲交之無益，而名體弗順，宜顯明正義，絕其盟好。亮曰：「權有僭逆之心久矣，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，求掎角之援也。今若加顯絕，讎我必深，便當移兵東(戍)〔伐〕，與之角力，須并其土，乃議中原。彼賢才尚多，將相緝穆，未可一朝定也。頓兵相持，坐而須老，使北賊得計，非算之上者。昔孝文卑辭匈奴，先帝優與吳盟，皆應權通變，弘思遠益，非匹夫之爲(分)〔忿〕者也。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，不能併力，且志望以滿，無上岸之情，推此，皆似是而非也。何者？其智力不侔，故限江自保；權之不能越江，猶魏賊之不能渡漢，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。若大軍致討，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，下當略民

廣境，示武於內，非端坐者也。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，我之北伐，無東顧之憂，河南之衆不得盡西，此之爲利，亦已深矣。權僭之罪，未宜明也。」乃遣衞尉陳震慶權正號。

九年，亮復出祁山，以木牛運，〔一〕糧盡退軍，與魏將張郃交戰，射殺郃。〔二〕十二年春，亮悉大衆由斜谷出，以流馬運，據武功五丈原，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。亮每患糧不繼，使己志不申，是以分兵屯田，爲久駐之基。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，而百姓安堵，軍無私焉。〔三〕相持百餘日。其年八月，亮疾病，卒于軍，時年五十四。〔四〕及軍退，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，曰：「天下奇才也！」〔五〕

〔一〕漢晉春秋曰：亮圍祁山，招鮮卑軻比能，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。於是魏大司馬曹眞有疾，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，魏明帝曰：「西方事重，非君莫可付者。」乃使西屯長安，督張郃、費曜、戴陵、郭淮等。宣王使曜、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，餘衆悉出，西救祁山。郃欲分兵駐雍、郿，宣王曰：「料前軍能獨當之者，將軍言是也；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。」遂進。亮分兵留攻，自逆宣王于上邽。郭淮、費曜等徼亮，亮破之，因大芟刈其麥，與宣王遇于上邽之東，斂兵依險，軍不得交，亮引而還。宣王尋亮至于鹵城。張郃曰：「彼遠來逆我，請戰不得，謂我利在不戰，欲以長計制之也。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，人情自固，可止屯於此，分爲奇兵，示出其後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，坐失民望也。今亮縣軍食少，亦行去矣。」宣王不從，故尋亮。既至，又登山掘營，不肯戰。賈栩、魏平數請戰，因曰：「公畏蜀如虎，奈天下笑何！」宣王病之。諸將咸請戰。五月辛巳，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，自案中道向亮。亮使魏延、高翔、吳班赴拒，大破之，獲甲首三千級，玄鎧五千領，角弩三

千一百張，宣王還保營。

〔二〕郭沖五事曰：魏明帝自征蜀，幸長安，遣宣王督張郃諸軍，雍、涼勁卒三十餘萬，潛軍密進，規向劍閣。亮時在祁山，旌旗利器，守在險要，十二更下，在者八萬。時魏軍始陳，幡兵適交，參佐咸以賊衆彊盛，非力不制，宜權停下兵一月，以并聲勢。亮曰：「吾統武行師，以大信為本，得原失信，古人所惜；去者束裝以待期，妻子鶴望而計日，雖臨征難，義所不廢。」皆催遣令去。於是去者感悅，願留一戰，住者憤踊，思致死命。相謂曰：「諸葛公之恩，死猶不報也。」臨戰之日，莫不拔刃爭先，以一當十，殺張郃，卻宣王，一戰大剋，此信之由也。難曰：臣松之案：亮前出祁山，魏明帝身至長安耳，此年不復自來。且亮大軍在關、隴，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劍閣？亮既在戰場，本無久住之規，而方休兵還蜀，皆非經通之言。孫盛、習鑿齒搜求異同，罔有所遺，而並不載沖言，知其乖刺多矣。

〔三〕漢晉春秋曰：亮自至，數挑戰。宣王亦表固請戰。使衞尉辛毗持節以制之。姜維謂亮曰：「辛佐治仗節而到，賊不復出矣。」亮曰：「彼本無戰情，所以固請戰者，以示武於其衆耳。將在軍，君命有所不受，苟能制吾，豈千里而請戰邪！」

魏氏春秋曰：亮使至，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，不問戎事。使對曰：「諸葛公夙興夜寐，罰二十以上，皆親擥焉；所噉食不至數升。」宣王曰：「亮將死矣。」

〔四〕魏書曰：亮糧盡勢窮，憂恚歐血，一夕燒營遁走，入谷，道發病卒。

漢晉春秋曰：亮卒于郭氏塢。

晉陽秋曰：有星赤而芒角，自東北西南流，投于亮營，三投再還，往大還小。俄而亮卒。

臣松之以為亮在渭濱，魏人躡跡，勝負之形，未可測量，而云歐血，蓋因亮自亡而自誇大也。夫以孔明之略，豈為

仲達歐血乎？及至劉琨喪師，與晉元帝箋亦云「亮軍敗歐血」，此則引虛記以爲言也。其云入谷而卒，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。

〔五〕漢晉春秋曰：楊儀等整軍而出，百姓奔告宣王，宣王追焉。姜維令儀反旗鳴鼓，若將向宣王者，宣王乃退，不敢偪。於是儀結陳而去，入谷然後發喪。宣王之退也，百姓爲之諺曰：「死諸葛走生仲達。」或以告宣王，宣王曰：「吾能料生，不便料死也。」

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，因山爲墳，冢足容棺，斂以時服，不須器物。詔策曰：「惟君體資文武，明叡篤誠，受遺託孤，匡輔朕躬，繼絕興微，志存靖亂；爰整六師，無歲不征，神武赫然，威鎮八荒，將建殊功於季漢，參伊、周之巨勳。如何不弔，事臨垂克，遘疾隕喪！朕用傷悼，肝心若裂。夫崇德序功，紀行命謚，所以光昭將來，刊載不朽。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，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，謚君爲忠武侯。魂而有靈，嘉茲寵榮。嗚呼哀哉！嗚呼哀哉！」

初，亮自表後主曰：「成都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頃，子弟衣食，自有餘饒。至於臣在外任，無別調度，隨身衣食，悉仰於官，不別治生，以長尺寸。若臣死之日，不使內有餘帛，外有贏財，以負陛下。」及卒，如其所言。

亮性長於巧思，損益連弩，木牛流馬，皆出其意；推演兵法，作八陳圖，咸得其要云。〔一〕亮言教書奏多可觀，別爲一集。

〔一〕魏氏春秋曰：亮作八務、七戒、六恐、五懼，皆有條章，以訓厲臣子。又損益連弩，謂之元戎，以鐵爲矢，矢長八寸，一弩十矢俱發。

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：「木牛者，方腹曲頭，一腳四足，頭入領中，舌著於腹。載多而行少，宜可大用，不可小使；特行者數十里，羣行者二十里也。曲者爲牛頭，雙者爲牛腳，橫者爲牛領，轉者爲牛足，覆者爲牛背，方者爲牛腹，垂者爲牛舌，曲者爲牛肋，刻者爲牛齒，立者爲牛角，細者爲牛鞅，攝者爲牛鞦軸。牛仰雙轅，人行六尺，牛行四步。載一歲糧，日行二十里，而人不大勞。流馬尺寸之數，肋長三尺五寸，廣三寸，厚二寸二分，左右同。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，徑中二寸。前腳孔分墨二寸，去前軸孔四寸五分，廣一寸。前杠孔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，孔長二寸，廣一寸。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，大小與前同。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，大小與前同。後杠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，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。前杠長一尺八寸，廣二寸，厚一寸五分。後杠與等版方囊二枚，厚八分，長二尺七寸，高一尺六寸五分，廣一尺六寸，每枚受米二斛三斗。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，前後同。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，孔長一寸五分，廣七分，八孔同。前後四腳，廣二寸，厚一寸五分。形制如象，靬長四寸，徑面四寸三分。孔徑中三腳杠，長二尺一寸，廣一寸五分，厚一寸四分，同杠耳。」

景耀六年春，詔爲亮立廟於沔陽。〔一〕秋，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，至漢川，祭亮之廟，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。亮弟均，官至長水校尉。亮子瞻，嗣爵。〔二〕

〔一〕襄陽記曰：亮初亡，所在各求爲立廟，朝議以禮秩不聽，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。言事者或以爲可聽立廟於成都者，後主不從。步兵校尉習隆、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：「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，甘棠爲之不伐；越王思范蠡之功，鑄金以存其像。自漢興以來，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。況亮德範遐邇，勳蓋季世，王室之不壞，

實斯人是賴，而蒸嘗止於私門，廟像闕而莫立，使百姓巷祭，戎夷野祀，非所以存德念功，述追在昔者也。今若盡順民心，則瀆而無典，建之京師，又偪宗廟，此聖懷所以惟疑也。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，立之於沔陽，使所親屬以時賜祭，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，皆限至廟。斷其私祀，以崇正禮。」於是始從之。

〔二〕襄陽記曰：黃承彥者，高爽開列，為沔南名士，謂諸葛孔明曰：「聞君擇婦；身有醜女，黃頭黑色，而才堪相配。」孔明許，即載送之。時人以為笑樂，鄉里為之諺曰：「莫作孔明擇婦，正得阿承醜女。」

諸葛氏集目錄

開府作牧第一　權制第二　南征第三　北出第四
計算第五　訓厲第六　綜覈上第七　綜覈下第八
雜言上第九　雜言下第十　貴和第十一　兵要第十二
傳運第十三　與孫權書第十四　與諸葛瑾書第十五　與孟達書第十六
廢李平第十七　法檢上第十八　法檢下第十九　科令上第二十
科令下第二十一　軍令上第二十二　軍令中第二十三　軍令下第二十四

右二十四篇，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。

臣壽等言：臣前在著作郎，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勖、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，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。亮毗佐危國，負阻不賓，然猶存錄其言，恥善有遺，誠是

大晉光明至德，澤被無疆，自古以來，未之有倫也。輒刪除複重，隨類相從，凡爲二十四篇，篇名如右。

亮少有逸羣之才，英霸之器，身長八尺，容貌甚偉，時人異焉。遭漢末擾亂，隨叔父玄避難荊州，躬耕于野，不求聞達。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，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；亮深謂備雄姿傑出，遂解帶寫誠，厚相結納。及魏武帝南征荊州，劉琮舉州委質，而備失勢衆寡，無立錐之地。亮時年二十七，乃建奇策，身使孫權，求援吳會。權既宿服仰備，又覩亮奇雅，甚敬重之，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。備得用與武帝交戰，大破其軍，乘勝克捷，江南悉平。後備又西取益州。益州既定，以亮爲軍師將軍。備稱尊號，拜亮爲丞相，錄尚書事。及備殂沒，嗣子幼弱，事無巨細，亮皆專之。於是外連東吳，內平南越，立法施度，整理戎旅，工械技巧，物究其極，科教嚴明，賞罰必信，無惡不懲，無善不顯，至於吏不容奸，人懷自厲，道不拾遺，彊不侵弱，風化肅然也。

當此之時，亮之素志，進欲龍驤虎視，苞括四海，退欲跨陵邊疆，震蕩宇內。又自以爲無身之日，則未有能蹈涉中原、抗衡上國者，是以用兵不戢，屢耀其武。然亮才，於治戎爲長，奇謀爲短，理民之幹，優於將略。而所與對敵，或値人傑，加衆寡不侔，攻守異體，故雖連年動衆，未能有克。昔蕭何薦韓信，管仲舉王子城父，皆忖己之長，未

能兼有故也。亮之器能政理，抑亦管、蕭之亞匹也，而時之名將無城父、韓信，故使功業陵遲，大義不及邪？蓋天命有歸，不可以智力爭也。

青龍二年春，亮帥衆出武功，分兵屯田，爲久駐之基。其秋病卒，黎庶追思，以爲口實。至今梁、益之民，咨述亮者，言猶在耳，雖甘棠之詠召公，鄭人之歌子產，無以遠譬也。孟軻有云：「以逸道使民，雖勞不怨；以生道殺人，雖死不忿。」信矣！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，而過於丁寧周至。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，周公聖人也，考之尚書，咎繇之謨略而雅，周公之誥煩而悉。何則？咎繇與舜、禹共談，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。亮所與言，盡衆人凡士，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。然其聲教遺言，皆經事綜物，公誠之心，形于文墨，足以知其人之意理，而有補於當世。

伏惟陛下邁蹤古聖，蕩然無忌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，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，所以明大通之道也。謹錄寫上詣著作。臣壽誠惶誠恐，頓首頓首，死罪死罪。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，平陽侯相臣陳壽上。

喬字伯松，亮兄瑾之第二子也，本字仲慎。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，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，而性業過之。初，亮未有子，求喬爲嗣，瑾啟孫權遣喬來西，亮以喬爲己適子，故易其字焉。拜爲駙馬都尉，隨亮至漢中。〔二〕年二十五，建興（元）〔六〕年卒。子攀，官至行護軍翊武

將軍，亦早卒。諸葛恪見誅於吳，子孫皆盡，而亮自有胄裔，故攀還復爲瑾後。

〔一〕亮與兄瑾書曰：「喬本當還成都，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，思惟宜同榮辱。今使喬督五六百兵，與諸子弟傳於谷中。」書在亮集。

瞻字思遠。建興十二年，亮出武功，與兄瑾書曰：「瞻今已八歲，聰慧可愛，嫌其早成，恐不爲重器耳。」年十七，尚公主，拜騎都尉。其明年爲羽林中郎將，屢遷射聲校尉、侍中、尚書僕射，加軍師將軍。瞻工書畫，彊識念，蜀人追思亮，咸愛其才敏。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，雖非瞻所建倡，百姓皆傳相告曰：「葛侯之所爲也。」是以美聲溢譽，有過其實。景耀四年，爲行都護衞將軍，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。六年冬，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，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。瞻督諸軍至涪停住，前鋒破，退還，住緜竹。艾遣書誘瞻曰：「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。」瞻怒，斬艾使。遂戰，大敗，臨陳死，時年三十七。衆皆離散，艾長驅至成都。瞻長子尚，與瞻俱沒。〔一〕次子京及攀子顯等，咸熙元年內移河東。〔二〕

〔一〕干寶曰：瞻雖智不足以扶危，勇不足以拒敵，而能外不負國，內不改父之志，忠孝存焉。

華陽國志曰：尚歎曰：「父子荷國重恩，不早斬黃皓，以致傾敗，用生何爲！」乃馳赴魏軍而死。

〔二〕案諸葛氏譜云：京字行宗。

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：「諸葛亮在蜀，盡其心力，其子瞻臨難而死義，天下之善一也。」其孫京，隨才署吏，後爲郿令。

尚書僕射山濤啓事曰：「郿令諸葛京，祖父亮，遇漢亂分隔，父子在蜀，雖不達天命，要爲盡心所事。京治郿自復有稱，臣以爲宜以補東宮舍人，以明事人之理，副梁、益之論。」京位至江州刺史。

董厥者，丞相亮時爲府令史，亮稱之曰：「董令史，良士也。吾每與之言，思慎宜適。」徙爲主簿。亮卒後，稍遷至尚書僕射，代陳祗爲尚書令，遷大將軍，平臺事，而義陽樊建代焉。〔一〕延熙（二）十四年，以校尉使吳，值孫權病篤，不自見建。權問諸葛恪曰：「樊建何如宗預也？」恪對曰：「才識不及預，而雅性過之。」後爲侍中，守尚書令。自瞻、厥、建統事，姜維常征伐在外，宦人黃皓竊弄機柄，咸共將護，無能匡矯，〔二〕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。蜀破之明年春，厥、建俱詣京都，同爲相國參軍，其秋並兼散騎常侍，使蜀慰勞。〔三〕

〔一〕案晉百官表：董厥字龔襲，亦義陽人。建字長元。

〔二〕孫盛異同記曰：瞻、厥等以維好戰無功，國內疲弊，宜表後主，召還爲益州刺史，奪其兵權；蜀長老猶有瞻表以閻宇代維故事。晉永和三年，蜀史常璩說蜀長老云：「陳壽嘗爲瞻吏，爲瞻所辱，故因此事歸惡黃皓，而云瞻不能匡矯也。」

〔三〕漢晉春秋曰：樊建爲給事中，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，建對曰：「聞惡必改，而不矜過，賞罰之信，足感神明。」帝曰：「善哉！使我得此人以自輔，豈有今日之勞乎！」建稽首曰：「臣竊聞天下之論，皆謂鄧艾見枉，陛下知而不理，此豈馮唐之所謂『雖得頗、牧而不能用』者乎！」帝笑曰：「吾方欲明之，卿言起我意。」於是發詔治艾焉。

評曰：諸葛亮之爲相國也，撫百姓，示儀軌，約官職，從權制，開誠心，布公道；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，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，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，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；善無微而不賞，惡無纖而不貶；庶事精練，物理其本，循名責實，虛僞不齒；終於邦域之內，咸畏而愛之，刑政雖峻而無怨者，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。可謂識治之良才，管、蕭之亞匹矣。然連年動衆，未能成功，蓋應變將略，非其所長歟！〔一〕

〔一〕袁子曰：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，袁子曰：張飛、關羽與劉備俱起，爪牙腹心之臣，而武人也。晚得諸葛亮，因以爲佐相，而羣臣悅服，劉備足信、亮足重故也。及其受六尺之孤，攝一國之政，事凡庸之君，專權而不失禮，行君事而國人不疑，如此即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。行法嚴而國人悅服，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。及其兵出入如賓，行不寇，芻蕘者不獵，如在國中。其用兵也，止如山，進退如風，兵出之日，天下震動，而人心不憂。亮死至今數十年，國人歌思，如周人之思召公也，孔子曰「雍也可使南面」，諸葛亮有焉。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，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郡人反應之，若亮速進，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，而亮徐行不進；既而官兵上隴，三郡復，亮無尺寸之功，失此機，何也？袁子曰：蜀兵輕銳，良將少，亮始出，未知中國彊弱，是以疑而嘗之；且大會者不求近功，所以不進也。曰：何以知其疑也？袁子曰：初出遲重，屯營重複，後轉降未進兵欲戰，亮勇而能鬬，三郡反而不速應，此其疑徵也。曰：何以知其勇而能鬬也？袁子曰：亮之在街亭也，前軍大破，亮屯去數里，不救；官兵相接，又徐行，此其勇也。亮之行軍，安靜而堅重；安靜則易動，堅重則可以進退。亮法令明，賞罰信，士卒用命，赴險而不顧，此所以能鬬也。曰：亮率數萬之衆，其所興造，若數十萬之功，是其奇者也。所至營壘、井竈、圊溷、藩

籬、障塞皆應繩墨，一月之行，去之如始至，勞費而徒爲飾好，何也？袁子曰：蜀人輕脫，亮故堅用之。曰：何以知其然也？袁子曰：亮治實而不治名，志大而所欲遠，非求近速者也。曰：亮好治官府、次舍、橋梁、道路，此非急務，何也？袁子曰：小國賢才少，故欲其尊嚴也。亮之治蜀，田疇辟，倉廩實，器械利，蓄積饒，朝會不華，路無醉人。夫本立故末治，有餘力而後及小事，此所以勸其功也。曰：子之論諸葛亮，則有證也。以亮之才而少其功，何也？袁子曰：亮，持本者也，其於應變，則非所長也，故不敢用其短。曰：然則吾子美之，何也？袁子曰：此固賢者之遠矣，安可以備體責也。夫能知所短而不用，此賢者之大也；知所短則知所長矣。夫前識與言而不中，亮之所不用也，此吾之所謂可也。

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，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王書曰：漢朝傾覆，天下崩壞，豪傑之士，競希神器。魏氏跨中土，劉氏據益州，並稱兵海內，爲世霸主。諸葛、司馬二相，遭值際會，託身明主，或收功於蜀漢，或册名於伊、洛。丕、備既沒，後嗣繼統，各受保阿之任，輔翼幼主，不負然諾之誠，亦一國之宗臣，霸王之賢佐也。歷前世以觀近事，二相優劣，可得而詳也。孔明起巴、蜀之地，蹈一州之土，方之大國，其戰士人民，蓋有九分之一也，而以貢贄大吳，抗對北敵，至使耕戰有伍，刑法整齊，提步卒數萬，長驅祁山，慨然有飲馬河、洛之志。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，仗兼并之衆，據牢城，擁精鋭，無禽敵之意，務自保全而已，使彼孔明自來自去。若此人不亡，終其志意，連年運思，刻日興謀，則涼、雍不解甲，中國不釋鞌，勝負之勢，亦已決矣。昔子產治鄭，諸侯不敢加兵，蜀相其近之矣。方之司馬，不亦優乎！或曰，兵者凶器，戰者危事也，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，綏靜百姓，而好開闢土地，征伐天下，未爲得計也。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，然處孤絕之地，戰士不滿五萬，自可閉關守險，君臣無事。空勞師旅，無歲不征，未能進咫尺之地，開帝王之基，而使國內受其荒殘，西土苦其役調。魏司馬懿才用兵衆，未易可

輕，量敵而進，兵家所愼；若丞相必有以策之，則未見坦然之勳，若無策以裁之，則非明哲之謂，海內歸向之意也。余竊疑焉，請聞其說。答曰：蓋聞湯以七十里、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，皆用征伐而定之。揖讓而登王位者，惟舜、禹而已。今蜀、魏爲敵戰之國，勢不俱王，自操、備時，彊弱縣殊，而備猶出兵陽平，禽夏侯淵。羽圍襄陽，將降曹仁，生獲于禁，當時北邊大小憂懼，孟德身出南陽，樂進、徐晃等爲救，圍不卽解，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，會國家襲取南郡，羽乃解軍。玄德與操，智力多少，士衆衆寡，用兵行軍之道，不可同年而語，猶能暫以取勝，是時又無大吳掎角之勢也。今仲達之才，減於孔明，當時之勢，異於曩日，玄德尚與抗衡，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？昔樂毅以弱燕之衆，兼從五國之兵，長驅彊齊，下七十餘城。今蜀漢之卒，不少燕軍，君臣之接，信於樂毅，加以國家爲脣齒之援，東西相應，首尾如蛇，形勢重大，不比於五國之兵也，何憚於彼而不可哉？夫兵以奇勝，制敵以智，土地廣狹，人馬多少，未可偏恃也。余觀彼治國之體，當時旣肅整，遺敎在後，及其辭意懇切，陳進取之圖，忠謀謇謇，義形於主，雖古之管、晏，何以加之乎？

蜀記曰：晉永興中，鎭南將軍劉弘至隆中，觀亮故宅，立碣表閭，命太傅掾犍爲李興爲文曰：「天子命我，于沔之陽，聽鼓鼙而永思，庶先哲之遺光，登隆山以遠望，軾諸葛之故鄉。蓋神物應機，大器無方，通人靡滯，大德不常。故谷風發而騶虞嘯，雲雷升而潛鱗驤；摯解褐於三聘，尼得招而褰裳，管豹變於受命，貢感激以回莊，異徐生之摘寶，釋臥龍於深藏，偉劉氏之傾蓋，嘉吾子之周行。夫有知己之主，則有竭命之良，固所以三分我漢鼎，跨帶我邊荒，抗衡我北面，馳騁我魏疆者也。英哉吾子，獨含天靈。豈神之祇，豈人之精？何思之深，何德之清！異世通夢，恨不同生。推子八陳，不在孫、吳，木牛之奇，則非般模，神弩之功，一何微妙！千井齊甃，又何祕要！昔在顚、夭，有名無迹，孰若吾儕，良籌妙畫？臧文旣沒，以言見稱，又未若子，言行並徵。夷吾反坫，樂毅不終，奚比

於爾，明哲守沖。臨終受寄，讓過許由，負扆莅事，民言不流。刑中於鄭，敎美於魯，蜀民知恥，河、渭安堵。匪皋則伊，寧彼管、晏，豈徒聖宣，慷慨屢歎！昔爾之隱，卜惟此宅，仁智所處，能無規廓。日居月諸，時殞其夕，誰能不歿，貴有遺格。惟子之勳，移風來世，詠歌餘典，懦夫將厲。遐哉邈矣，厥規卓矣，凡若吾子，難可究已。疇昔之乖，萬里殊塗；今我來思，覿爾故墟。漢高歸魂於豐、沛，太公五世而反周，想罔兩以髣髴，冀影響之有餘。魂而有靈，豈其識諸！」

王隱晉書云：李興，密之子；一名安。

三國志卷三十六　蜀書六

關張馬黃趙傳第六

關羽字雲長，本字長生，河東解人也。亡命奔涿郡。先主於鄉里合徒衆，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。先主爲平原相，以羽、飛爲別部司馬，分統部曲。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，恩若兄弟。而稠人廣坐，侍立終日，隨先主周旋，不避艱險。〔一〕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胄，使羽守下邳城，行太守事，〔二〕而身還小沛。

〔一〕蜀記曰：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，關羽啓公，布使秦宜祿行求救，乞娶其妻，公許之。臨破，又屢啓於公。公疑其有異色，先遣迎看，因自留之，羽心不自安。此與魏氏春秋所說無異也。

〔二〕魏書云：以羽領徐州。

建安五年，曹公東征，先主奔袁紹。曹公禽羽以歸，拜爲偏將軍，禮之甚厚。紹遣大將（軍）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，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。羽望見良麾蓋，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，斬其首還，紹諸將莫能當者，遂解白馬圍。曹公卽表封羽爲漢壽亭侯。初，曹

公壯羽爲人，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，謂張遼曰：「卿試以情問之。」既而遼以問羽，羽歎曰：「吾極知曹公待我厚，然吾受劉將軍厚恩，誓以共死，不可背之。吾終不留，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。」遼以羽言報曹公，曹公義之。〔一〕及羽殺顏良，曹公知其必去，重加賞賜。羽盡封其所賜，拜書告辭，而奔先主於袁軍。左右欲追之，曹公曰：「彼各爲其主，勿追也。」〔二〕

〔一〕傅子曰：遼欲白太祖，恐太祖殺羽，不白，非事君之道，乃歎曰：「公，君父也；羽，兄弟耳。」遂白之。太祖曰：「事君不忘其本，天下義士也。度何時能去？」遼曰：「羽受公恩，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。」

〔二〕臣松之以爲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，去不遣追以成其義，自非有王霸之度，孰能至於此乎？斯實曹公之休美。

從先主就劉表。表卒，曹公定荊州，先主自樊將南渡江，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。曹公追至當陽長阪，先主斜趣漢津，適與羽船相值，共至夏口。〔一〕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曹公，曹公引軍退歸。先主收江南諸郡，乃封拜元勳，以羽爲襄陽太守、盪寇將軍，駐江北。先主西定益州，拜羽董督荊州事。羽聞馬超來降，舊非故人，羽書與諸葛亮，問超人才可誰比類。亮知羽護前，乃答之曰：「孟起兼資文武，雄烈過人，一世之傑，黥、彭之徒，當與益德並驅爭先，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。」羽美鬚髯，故亮謂之髯。羽省書大悅，以示賓客。

〔一〕蜀記曰：初，劉備在許，與曹公共獵。獵中，衆散，羽勸備殺公，備不從。及在夏口，飄颻江渚，羽怒曰：「往日獵中，若從羽言，可無今日之困。」備曰：「是時亦爲國家惜之耳；若天道輔正，安知此不爲福邪！」

臣松之以爲備後與董承等結謀，但事泄不克諧耳，若爲國家惜曹公，其如此言何！羽若果有此勸而備不肯從者，將以曹公腹心親戚，實繁有徒，事不宿構，非造次所行；曹雖可殺，身必不免，故以計而止，何惜之有乎！既往之事，故託爲雅言耳。

羽嘗爲流矢所中，貫其左臂，後創雖愈，每至陰雨，骨常疼痛，醫曰：「矢鏃有毒，毒入于骨，當破臂作創，刮骨去毒，然後此患乃除耳。」羽便伸臂令醫劈之。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，臂血流離，盈於盤器，而羽割炙引酒，言笑自若。

二十四年，先主爲漢中王，拜羽爲前將軍，假節鉞。是歲，羽率衆攻曹仁於樊。曹公遣于禁助仁。秋，大霖雨，漢水汎溢，禁所督七軍皆沒。禁降羽，羽又斬將軍龐悳。梁郟、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，爲之支黨，羽威震華夏。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，司馬宣王、蔣濟以爲關羽得志，孫權必不願也。可遣人勸權躡其後，許割江南以封權，則樊圍自解。曹公從之。先是，權遣使爲子索羽女，羽罵辱其使，不許婚，權大怒。〔一〕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，將軍(傅)士仁屯公安，素皆嫌羽(自)輕己。〔自〕羽之出軍，芳、仁供給軍資，不悉相救。羽言「還當治之」，芳、仁咸懷懼不安。於是權陰誘芳、仁，芳、仁使人迎權。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，〔二〕羽不能克，引軍退還。權已據江陵，盡虜羽士衆妻子，羽軍遂散。權遣將逆擊羽，斬羽及子平于臨沮。〔三〕

〔一〕典略曰：羽圍樊，權遣使求助之，敕使莫速進，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。羽忿其淹遲，又自已得于禁等，乃罵曰：「狢子敢爾，如使樊城拔，吾不能滅汝邪！」權聞之，知其輕己，僞手書以謝羽，許以自往。臣松之以爲荆、吳雖外睦，而內相猜防，故權之襲羽，潛師密發。按呂蒙傳云：「伏精兵於䑸䑽之中，使白衣搖櫓，作商賈服。」以此言之，羽不求助於權，權必不語羽當往也。若許相援助，何故匿其形迹乎？

〔二〕蜀記曰：羽與晃宿相愛，遙共語，但說平生，不及軍事。須臾，晃下馬宣令：「得關雲長頭，賞金千斤。」羽驚怖，謂晃曰：「大兄，是何言邪！」晃曰：「此國之事耳。」

〔三〕蜀記曰：權遣將軍擊羽，獲羽及子平。權欲活羽以敵劉、曹，左右曰：「狼子不可養，後必爲害。曹公不卽除之，自取大患，乃議徙都。今豈可生！」乃斬之。

臣松之按吳書：孫權遣將潘璋逆斷羽走路，羽至卽斬，且臨沮去江陵二三百里，豈容不時殺羽，方議其生死乎？又云「權欲活羽以敵劉、曹」，此之不然，可以絕智者之口。

吳歷曰：權送羽首於曹公，以諸侯禮葬其屍骸。

追諡羽曰壯繆侯。〔一〕子興嗣。興字安國，少有令問，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。弱冠爲侍中、中監軍，數歲卒。子統嗣，尙公主，官至虎賁中郎將。卒，無子，以興庶子彝續封。〔二〕

〔一〕蜀記曰：羽初出軍圍樊，夢豬嚙其足，語子平曰：「吾今年衰矣，然不得還！」

江表傳曰：羽好左氏傳，諷誦略皆上口。

〔二〕蜀記曰：龐德子會，隨鍾、鄧伐蜀，蜀破，盡滅關氏家。

張飛字益德，涿郡人也，少與關羽俱事先主。羽年長數歲，飛兄事之。先主從曹公破呂布，隨還許，曹公拜飛爲中郎將。先主背曹公依袁紹、劉表。表卒，曹公入荆州，先主奔江南。曹公追之，一日一夜，及於當陽之長阪。先主聞曹公卒至，棄妻子走，使飛將二十騎拒後。飛據水斷橋，瞋目橫矛曰：「身是張益德也，可來共決死！」敵皆無敢近者，故遂得免。先主既定江南，以飛爲宜都太守、征虜將軍，封新亭侯，後轉在南郡。先主入益州，還攻劉璋，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，分定郡縣。至江州，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，生獲顏。飛呵顏曰：「大軍至，何以不降而敢拒戰？」顏答曰：「卿等無狀，侵奪我州，我州但有斷頭將軍，無有降將軍也。」飛怒，令左右牽去斫頭，顏色不變，曰：「斫頭便斫頭，何爲怒邪！」飛壯而釋之，引爲賓客。〔一〕飛所過戰克，與先主會于成都。益州既平，賜諸葛亮、法正、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，銀千斤，錢五千萬，錦千匹，其餘頒賜各有差，以飛領巴西太守。

〔一〕華陽國志曰：初，先主入蜀，至巴郡，顏拊心歎曰：「此所謂獨坐窮山，放虎自衞也！」

曹公破張魯，留夏侯淵、張郃守漢川。郃別督諸軍下巴西，欲徙其民於漢中，進軍宕渠、蒙頭、盪石，與飛相拒五十餘日。飛率精卒萬餘人，從他道邀郃軍交戰，山道迮狹，前後不得相救，飛遂破郃。郃棄馬緣山，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，引軍還南鄭，巴土獲安。先主爲漢中王，拜飛爲右將軍、假節。章武元年，遷車騎將軍，領司隸校尉，進封西鄉侯，策曰：「朕

承天序，嗣奉洪業，除殘靖亂，未燭厥理。今寇虜作害，民被荼毒，思漢之士，延頸鶴望。朕用怛然，坐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整軍誥誓，將行天罰。以君忠毅，侔蹤召、虎，名宣遐邇，故特顯命，高墉進爵，兼司于京。其誕將天威，柔服以德，伐叛以刑，稱朕意焉。詩不云乎，『匪疚匪棘，王國來極。肇敏戎功，用錫爾祉』。可不勉歟！」

初，飛雄壯威猛，亞於關羽，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、飛萬人之敵也。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，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。先主常戒之曰：「卿刑殺既過差，又日鞭撾健兒，而令在左右，此取禍之道也。」飛猶不悛。先主伐吳，飛當率兵萬人，自閬中會江州。臨發，其帳下將張達、范彊殺飛，持其首，順流而奔孫權。飛營都督表報先主，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，曰：「噫！飛死矣。」追謚飛曰桓侯。長子苞，早夭。次子紹嗣，官至侍中尚書僕射。苞子遵爲尚書，隨諸葛瞻於緜竹，與鄧艾戰，死。

馬超字孟起，（右）扶風茂陵人也。父騰，靈帝末與邊章、韓遂等俱起事於西州。初平三年，遂、騰率衆詣長安。漢朝以遂爲鎮西將軍，遣還金城，騰爲征西將軍，遣屯郿。後騰襲長安，敗走，退還涼州。司隸校尉鍾繇鎮關中，移書遂、騰，爲陳禍福。騰遣超隨繇討郭援、高幹於平陽，超將龐德親斬援首。後騰與韓遂不和，求還京畿。於是徵爲衛尉，以超爲偏

將軍，封都亭侯，領騰部曲。〔一〕

〔一〕典略曰：騰字壽成，馬援後也。桓帝時，其父字子碩，嘗爲天水蘭干尉。後失官，因留隴西，與羌錯居。家貧無妻，遂娶羌女，生騰。騰少貧無產業，常從彰山中斫材木，負販詣城市，以自供給。騰爲人長八尺餘，身體洪大，面鼻雄異，而性賢厚，人多敬之。靈帝末，涼州刺史耿鄙任信姦吏，民王國等及氐、羌反叛。州郡募發民中有勇力者，欲討之，騰在募中。州郡異之，署爲軍從事，典領部衆。討賊有功，拜軍司馬，後以功遷偏將軍，又遷征西將軍，常屯汧、隴之間。初平中，拜征東將軍。是時，西州少穀，騰自表軍人多乏，求就穀於池陽，遂移屯長平岸頭。而將王承等恐騰爲己害，乃攻騰營。時騰近出無備，遂破走，西上。會三輔亂，不復來東，而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爲異姓兄弟，始甚相親，後轉以部曲相侵入，更爲讎敵。騰攻遂，遂走，合衆還攻騰，殺騰妻子，連兵不解。建安之初，國家綱紀殆弛，乃使司隸校尉鍾繇、涼州牧韋端和解之。徵騰還屯槐里，轉拜爲前將軍，假節，封槐里侯。北備胡寇，東備白騎，待士進賢，矜救民命，三輔甚安愛之。十（五）〔三〕年，徵爲衞尉，騰自見年老，遂入宿衞。初，曹公爲丞相，辟騰長子超，不就。超後爲司隸校尉督軍從事，討郭援，爲飛矢所中，乃以囊囊其足而戰，破斬援首。詔拜徐州刺史，後拜諫議大夫。及騰之入，因詔拜爲偏將軍，使領騰營。又拜超弟休奉車都尉，休弟鐵騎都尉，徙其家屬皆詣鄴，惟超獨留。

超既統衆，遂與韓遂合從，及楊秋、李堪、成宜等相結，進軍至潼關。曹公與遂、超單馬會語，超負其多力，陰欲突前捉曹公，曹公左右將許褚瞋目盼之，超乃不敢動。曹公用賈詡謀，離間超、遂，更相猜疑，軍以大敗。〔二〕超走保諸戎，曹公追至安定，會北方有事，引軍東

還。楊阜說曹公曰：「超有信、布之勇，甚得羌、胡心。若大軍還，不嚴爲其備，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。」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，隴上郡縣皆應之，殺涼州刺史韋康，據冀城，有其衆。超自稱征西將軍，領并州牧，督涼州軍事。康故吏民楊阜、姜敍、梁寬、趙衢等，合謀擊超。阜、敍起於鹵城，超出攻之，不能下；寬、衢閉冀城門，超不得入。進退狼狽，乃奔漢中依張魯。魯不足與計事，內懷於邑，聞先主圍劉璋於成都，密書請降。〔二〕

〔一〕山陽公載記曰：初，曹公軍在蒲阪，欲西渡，超謂韓遂曰：「宜於渭北拒之，不過二十日，河東穀盡，彼必走矣。」遂曰：「可聽令渡，蹙於河中，顧不快耶！」超計不得施。曹公聞之曰：「馬兒不死，吾無葬地也。」

〔二〕典略曰：建安十六年，超與關中諸將侯選、程銀、李堪、張橫、梁興、成宜、馬玩、楊秋、韓遂等，凡十部，俱反，其衆十萬，同據河、潼，建列營陳。是歲，曹公西征，與超等戰於河、渭之交，超等敗走。超至安定，遂奔涼州。詔收滅超家屬。超復敗於隴上。後奔漢中，張魯以爲都講祭酒，欲妻之以女，或諫魯曰：「有人若此不愛其親，焉能愛人？」魯乃止。初，超未反時，其小婦弟种留三輔，及超敗，种先入漢中。正旦，种上壽於超，超搥胸吐血曰：「闔門百口，一旦同命，今二人相賀邪？」後數從魯求兵，欲北取涼州，魯遣往，無利。又魯將楊白等欲害其能，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，轉奔往蜀。是歲建安十九年也。

先主遣人迎超，超將兵徑到城下。城中震怖，璋卽稽首，〔一〕以超爲平西將軍，督臨沮，因爲前都亭侯。〔二〕先主爲漢中王，拜超爲左將軍，假節。章武元年，遷驃騎將軍，領涼州牧，進封斄鄉侯，策曰：「朕以不德，獲繼至尊，奉承宗廟。曹操父子，世載其罪，朕用慘怛，疢如

疾首。海內怨憤，歸正反本，曁于氐、羌率服，獯鬻慕義。以君信著北土，威武並昭，是以委任授君，抗颺虓虎，兼董萬里，求民之瘼。其明宣朝化，懷保遠邇，肅愼賞罰，以篤漢祜，以對于天下。」二年卒，時年四十七。臨沒上疏曰：「臣門宗二百餘口，爲孟德所誅略盡，惟有從弟岱，當爲微宗血食之繼，深託陛下，餘無復言。」追諡超曰威侯，子承嗣。岱位至平北將軍，進爵陳倉侯。超女配安平王理。〔三〕

〔二〕典略曰：備聞超至，喜曰：「我得益州矣。」乃使人止超，而潛以兵資之。超到，令引軍屯城北，超至未一旬而成都潰。

〔三〕山陽公載記曰：超因見備待之厚，與備言，常呼備字，關羽怒，請殺之。備曰：「人窮來歸我，卿等怒，以呼我字故而殺之，何以示於天下也！」張飛曰：「如是，當示之以禮。」明日大會，請超入，羽、飛並杖刀立直，超顧坐席，不見羽、飛，見其直也，乃大驚，遂一不復呼備字。明日歎曰：「我今乃知其所以敗。爲呼人主字，幾爲關羽、張飛所殺。」自後乃尊事備。

臣松之按以爲超以窮歸備，受其爵位，何容傲慢而呼備字？且備之入蜀，留關羽鎭荊州，羽未嘗在益土也。故羽聞馬超歸降，以書問諸葛亮「超人才可誰比類」，不得如書所云。羽焉得與張飛立直乎？凡人行事，皆謂其可也，知其不可，則不行之矣。超若果呼備字，亦謂於理宜爾也。就令羽請殺超，超不應聞，但見二子立直，何由便知以呼字之故，云幾爲關、張所殺乎？言不經理，深可忿疾也。袁暐、樂資等諸所記載，穢雜虛謬，若此之類，殆不可勝言也。

〔三〕典略曰：初超之入蜀，其庶妻董及子秋，留依張魯。魯敗，曹公得之，以董賜閻圃，以秋付魯，魯自手殺之。

黃忠字漢升，南陽人也。荆州牧劉表以爲中郎將，與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。及曹公克荆州，假行裨將軍，仍就故任，統屬長沙太守韓玄。先主南定諸郡，忠遂委質，隨從入蜀。自葭萌受任，還攻劉璋，忠常先登陷陳，勇毅冠三軍。益州既定，拜爲討虜將軍。建安二十四年，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。淵衆甚精，忠推鋒必進，勸率士卒，金鼓振天，歡聲動谷，一戰斬淵，淵軍大敗。遷征西將軍。是歲，先主爲漢中王，欲用忠爲後將軍，諸葛亮說先主曰：「忠之名望，素非關、馬之倫也，而今便令同列。馬、張在近，親見其功，尚可喻指；關遙聞之，恐必不悅，得無不可乎！」先主曰：「吾自當解之。」遂與羽等齊位，賜爵關內侯。明年卒，追謚剛侯。子敍，早沒，無後。

趙雲字子龍，常山眞定人也。本屬公孫瓚，瓚遣先主爲田楷拒袁紹，雲遂隨從，爲先主主騎。〔一〕及先主爲曹公所追於當陽長阪，棄妻子南走，雲身抱弱子，卽後主也，保護甘夫人，卽後主母也，皆得免難。遷爲牙門將軍。先主入蜀，雲留荆州。〔二〕

〔一〕雲別傳曰：雲身長八尺，姿顏雄偉，爲本郡所舉，將義從吏兵詣公孫瓚。時袁紹稱冀州牧，瓚深憂州人之從紹也，

善雲來附，嘲雲曰：「聞貴州人皆願袁氏，君何獨迴心，迷而能反乎？」雲答曰：「天下訩訩，未知孰是，民有倒縣之厄，鄙州論議，從仁政所在，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。」遂與瓚征討。時先主亦依託瓚，每接納雲，雲得深自結託。雲以兄喪，辭瓚暫歸，先主知其不反，捉手而別，雲辭曰：「終不背德也。」先主就袁紹，雲見於鄴。先主與雲同床眠臥，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，皆稱劉左將軍部曲，紹不能知。遂隨先主至荊州。

〔三〕雲別傳曰：初，先主之敗，有人言雲已北去者，先主以手戟擿之曰：「子龍不棄我走也。」頃之，雲至。從平江南，以為偏將軍，領桂陽太守，代趙範。範寡嫂曰樊氏，有國色，範欲以配雲。雲辭曰：「相與同姓，卿兄猶我兄。」固辭不許。時有人勸雲納之，雲曰：「範迫降耳，心未可測；天下女不少。」遂不取。範果逃走，雲無纖介。先是，與夏侯惇戰於博望，生獲夏侯蘭。蘭是雲鄉里人，少小相知，雲白先主活之，薦蘭明於法律，以為軍正。雲不用自近，其慎慮類如此。先主入益州，雲領留營司馬。此時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，多將吳吏兵，縱橫不法。先主以雲嚴重，必能整齊，特任掌內事。權聞備西征，大遣舟船迎妹，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，雲與張飛勒兵截江，乃得後主還。

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，召諸葛亮。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泝江西上，平定郡縣。至江州，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，與亮會于成都。成都既定，以雲為翊軍將軍。〔一〕建興元年，為中護軍、征南將軍，封永昌亭侯，遷鎮東將軍。五年，隨諸葛亮駐漢中。明年，亮出軍，揚聲由斜谷道，曹真遣大衆當之。亮令雲與鄧芝往拒，而身攻祁山。雲、芝兵弱敵彊，失利於箕谷，然斂衆固守，不至大敗。軍退，貶為鎮軍將軍。〔二〕

〔一〕雲別傳曰：益州既定，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。雲駮之曰：「霍去病以匈奴未滅，無用家為，今國賊非但匈奴，未可求安也。須天下都定，各反桑梓，歸耕本土，乃其宜耳。益州人民，初罹兵革，田宅皆可歸還，今安居復業，然後可役調，得其歡心。」先主即從之。夏侯淵敗，曹公爭漢中地，運米北山下，數千萬囊。黃忠以為可取，雲兵隨忠取米。忠過期不還，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，迎視忠等。值曹公揚兵大出，雲為公前鋒所擊，方戰，其大衆至，勢偪，遂前突其陳，且鬭且卻。公軍敗，已復合，雲陷敵，還趣圍。將張著被創，雲復馳馬還營迎著。公軍追至圍，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，翼欲閉門拒守，而雲入營，更大開門，偃旗息鼓。公軍疑雲有伏兵，引去。雲雷鼓震天，惟以戎弩於後射公軍，公軍驚駭，自相蹂踐，墮漢水中死者甚多。先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，曰：「子龍一身都是膽也。」作樂飲宴至暝，軍中號雲為虎威將軍。孫權襲荊州，先主大怒，欲討權。雲諫曰：「國賊是曹操，非孫權也，且先滅魏，則吳自服。操身雖斃，子丕篡盜，當因衆心，早圖關中，居河、渭上流以討凶逆，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。不應置魏，先與吳戰；兵勢一交，不得卒解也。」先主不聽，遂東征，留雲督江州。先主失利於秭歸，雲進兵至永安，吳軍已退。

〔二〕雲別傳曰：亮曰：「街亭軍退，兵將不復相錄，箕谷軍退，兵將初不相失，何故？」芝答曰：「雲身自斷後，軍資什物，略無所棄，兵將無緣相失。」雲有軍資餘絹，亮使分賜將士，雲曰：「軍事無利，何為有賜？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，須十月為冬賜。」亮大善之。

七年卒，追謚順平侯。

初，先主時，惟法正見謚；後主時，諸葛亮功德蓋世，蔣琬、費禕荷國之重，亦見謚；陳祗寵待，特加殊奬，夏侯霸遠來歸國，故復得謚；於是關羽、張飛、馬超、龐統、黃忠及雲

乃追謚，時論以爲榮。〔一〕雲子統嗣，官至虎賁中郎，督行領軍。次子廣，牙門將，隨姜維沓中，臨陳戰死。

〔一〕雲別傳載後主詔曰：「雲昔從先帝，功積既著。朕以幼沖，涉塗艱難，賴恃忠順，濟於危險。夫謚所以敍元勳也，外議雲宜謚。」大將軍姜維等議，以爲雲昔從先帝，勞績既著，經營天下，遵奉法度，功效可書。當陽之役，義貫金石。忠以衞上，君念其賞；禮以厚下，臣忘其死。死者有知，足以不朽；生者感恩，足以殞身。謹按謚法，柔賢慈惠曰順，執事有班曰平，克定禍亂曰平，應謚雲曰順平侯。

評曰：關羽、張飛皆稱萬人之敵，爲世虎臣。羽報效曹公，飛義釋嚴顏，並有國士之風。然羽剛而自矜，飛暴而無恩，以短取敗，理數之常也。馬超阻戎負勇，以覆其族，惜哉！能因窮致泰，不猶愈乎！黃忠、趙雲彊摯壯猛，並作爪牙，其灌、滕之徒歟？

三國志卷三十七

蜀書七

龐統法正傳第七

龐統字士元，襄陽人也。少時樸鈍，未有識者。潁川司馬徽淸雅有知人鑒，統弱冠往見徽，徽採桑於樹上，坐統在樹下，共語自晝至夜。徽甚異之，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，由是漸顯。〔一〕後郡命爲功曹。性好人倫，勤於長養。每所稱述，多過其才，時人怪而問之，統答曰：「當今天下大亂，雅道陵遲，善人少而惡人多。方欲興風俗，長道業，不美其譚卽聲名不足慕企，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。今拔十失五，猶得其半，而可以崇邁世教，使有志者自勵，不亦可乎？」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，因領南郡太守。瑜卒，統送喪至吳，吳人多聞其名。及當西還，並會昌門，陸勣、顧劭、全琮皆往。統曰：「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，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。」〔二〕謂全琮曰：「卿好施慕名，有似汝南樊子昭。〔三〕雖智力不多，亦一時之佳也。」勣、劭謂統曰：「使天下太平，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。」深與統相結而還。

〔一〕襄陽記曰：諸葛孔明爲臥龍，龐士元爲鳳雛，司馬德操爲水鏡，皆龐德公語也。德公，襄陽人。孔明每至其家，獨

拜牀下，德公初不令止。德操嘗造德公，值其渡沔，上祀先人墓，德操徑入其室，呼德公妻子，使速作黍，「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。」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，奔走供設。須臾，德公還，直入相就，不知何者是客也。德操年小德公十歲，兄事之，呼作龐公，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，非也。德公子山民，亦有令名，娶諸葛孔明小姊，爲魏黃門吏部郎，早卒。子渙，字世文，晉太康中爲牂牁太守。統，德公從子也，少未有識者，惟德公重之，年十八，使往見德操。德操與語，既而歎曰：「德公誠知人，此實盛德也。」

〔二〕張勃吳錄曰：或問統曰：「如所目，陸子爲勝乎？」統曰：「駑馬雖精，所致一人耳。駑牛一日行三百里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！」劭就統宿，語，因問：「卿名知人，吾與卿孰愈？」統曰：「陶冶世俗，甄綜人物，吾不及卿；論帝王之祕策，攬倚伏之要最，吾似有一日之長。」劭安其言而親之。

〔三〕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，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。劉曄曰：「子昭拔自賈豎，年至耳順，退能守靜，進能不苟。」濟答曰：「子昭誠自長幼完潔，然觀其臿齒牙，樹頰胲，吐脣吻，自非文休敵也。」胲音改。

先主領荊州，統以從事守耒陽令，在縣不治，免官。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：「龐士元非百里才也，使處治中、別駕之任，始當展其驥足耳。」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，先主見與善譚，大器之，以爲治中從事。〔一〕親待亞於諸葛亮，遂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。〔二〕亮留鎮荊州。統隨從入蜀。

〔一〕江表傳曰：先主與統從容宴語，問曰：「卿爲周公瑾功曹，孤到吳，聞此人密有白事，勸仲謀相留，有之乎？在君爲君，卿其無隱。」統對曰：「有之。」備歎息曰：「孤時危急，當有所求，故不得不往，殆不免周瑜之手！天下智謀之

士，所見略同耳。時孔明諫孤莫行，其意獨篤，亦慮此也。孤以仲謀所防在北，當賴孤為援，故決意不疑。此誠出於險塗，非萬全之計也。」

〔二〕九州春秋曰：統說備曰：「荊州荒殘，人物殫盡，東有吳孫，北有曹氏，鼎足之計，難以得志。今益州國富民彊，戶口百萬，四部兵馬，所出必具，寶貨無求於外，今可權借以定大事。」備曰：「今指與吾為水火者，曹操也，操以急，吾以寬；操以暴，吾以仁；操以譎，吾以忠；每與操反，事乃可成耳。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，吾所不取也。」統曰：「權變之時，固非一道所能定也。兼弱攻昧，五伯之事。逆取順守，報之以義，事定之後，封以大國，何負於信？今日不取，終為人利耳。」備遂行。

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，統進策曰：「今因此會，便可執之，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。」先主曰：「初入他國，恩信未著，此不可也。」璋既還成都，先主當為璋北征漢中，統復說曰：「陰選精兵，晝夜兼道，徑襲成都；璋既不武，又素無預備，大軍卒至，一舉便定，此上計也。楊懷、高沛，璋之名將，各仗彊兵，據守關頭，聞數有牋諫璋，使發遣將軍還荊州。將軍未至，遣與相聞，說荊州有急，欲還救之，並使裝束，外作歸形；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，又喜將軍之去，計必乘輕騎來見，將軍因此執之，進取其兵，乃向成都，此中計也。退還白帝，連引荊州，徐還圖之，此下計也。若沈吟不去，將致大困，不可久矣。」先主然其中計，即斬懷、沛，還向成都，所過輒克。於涪大會，置酒作樂，謂統曰：「今日之會，可謂樂矣。」統曰：「伐人之國而以為歡，非仁者之兵也。」先主醉，怒曰：「武王伐紂，前歌後舞，非仁者

邪？卿言不當，宜速起出！」於是統逡巡引退。先主尋悔，請還。統復故位，初不顧謝，飲食自若。先主謂曰：「向者之論，阿誰為失？」統對曰：「君臣俱失。」先主大笑，宴樂如初。〔一〕

〔一〕習鑿齒曰：夫霸王者，必體仁義以為本，仗信順以為宗，一物不具，則其道乖矣。今劉備襲奪璋土，權以濟業，負信違情，德義俱愆，雖功由是隆，宜大傷其敗，譬斷手全軀，何樂之有？龐統懼斯言之泄宣，知其君之必悟，故衆中匡其失，而不脩常謙之道，矯然太當，盡其蹇諤之風。夫上失而能正，是有臣也，納勝而無執，是從理也；有臣則陛隆堂高，從理則羣策畢舉；一言而三善兼明，暫諫而義彰百代，可謂達乎大體矣。若惜其小失而廢其大益，矜此過言，自絕遠讜，能成業濟務者，未之有也。

臣松之以為謀襲劉璋，計雖出於統，然違義成功，本由詭道，心既內疚，則歡情自戢，故聞備稱樂之言，不覺率爾而對也。備宴酣失時，事同樂禍，自比武王，曾無愧色，此備有非而統無失，其云「君臣俱失」，蓋分謗之言耳。習氏所論，雖大旨無乖，然推演之辭，近為流宕也。

進圍雒縣，統率衆攻城，為流矢所中，卒，時年三十六。先主痛惜，言則流涕。拜統父議郎，遷諫議大夫，諸葛亮親為之拜。追賜統爵關內侯，謚曰靖侯。統子宏，字巨師，剛簡有臧否，輕傲尚書令陳祗，為祗所抑，卒於涪陵太守。統弟林，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黃權征吳，值軍敗，隨權入魏，魏封列侯，至鉅鹿太守。〔一〕

〔一〕襄陽記曰：林婦，同郡習禎妹。禎事在楊戲輔臣贊。曹公之破荊州，林婦與林分隔，守養弱女十有餘年，後林隨

黃權降魏，始復集聚。魏文帝聞而賢之，賜牀帳衣服，以顯其義節。

法正字孝直，（右）扶風郿人也。祖父眞，有清節高名。〔一〕建安初，天下饑荒，正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，久之爲新都令，後召署軍議校尉。既不任用，又爲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，志意不得。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，忖璋不足與有爲，常竊歎息。松於荊州見曹公還，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。璋曰：「誰可使者？」松乃舉正，正辭讓，不得已而往。正既還，爲松稱說先主有雄略，密謀協規，願共戴奉，而未有緣。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征張魯之有懼心也，松遂說璋宜迎先主，使之討魯，復令正銜命。正既宣旨，陰獻策於先主曰：「以明將軍之英才，乘劉牧之懦弱；張松，州之股肱，以響應於內；然後資益州之殷富，馮天府之險阻，以此成業，猶反掌也。」先主然之，泝江而西，與璋會涪。北至葭萌，南還取璋。

〔一〕三輔決錄注曰：眞字高卿，少明五經，兼通讖緯，學無常師，名有高才。常幅巾見扶風守，守曰：「哀公雖不肖，猶臣仲尼，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，欲相屈爲功曹何如？」眞曰：「以明府見待有禮，故四時朝覲，若欲吏使之，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。」扶風守遂不敢以爲吏。初，眞年未弱冠，父在南郡，步往候父，已欲去，父留之待正旦，使觀朝吏會。會者數百人，眞於窗中闚其與父語。畢，問眞「孰賢」？眞曰：「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。」其後廣果歷九卿三公之位，世以服眞之知人。前後徵辟，皆不就，友人郭正等美之，號曰玄德先生。年八十九，中平五年卒。正父衍，字季謀，司徒掾、廷尉左監。

鄭度說璋曰：〔二〕「左將軍縣軍襲我，兵不滿萬，士衆未附，野穀是資，軍無輜重。其計莫若盡驅巴西、梓潼民內涪水以西，其倉廩野穀，一皆燒除，高壘深溝，靜以待之。彼至，請戰，勿許，久無所資，不過百日，必將自走。走而擊之，則必禽耳。」先主聞而惡之，以問正。正曰：「終不能用，無可憂也。」璋果如正言，謂其羣下曰：「吾聞拒敵以安民，未聞動民以避敵也。」於是黜度，不用其計。及軍圍雒城，正牋與璋曰：「正受性無術，盟好違損，懼左右不明本末，必並歸咎，蒙恥沒身，辱及執事，是以損身於外，不敢反命。恐聖聽穢惡其聲，故中間不有牋敬，顧念宿遇，瞻望悢悢。然惟前後披露腹心，自從始初以至於終，實不藏情，有所不盡，但愚闇策薄，精誠不感，以致於此耳。今國事已危，禍害在速，雖捐放於外，言足憎尤，猶貪極所懷，以盡餘忠。明將軍本心，正之所知也，實爲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，而卒至於是者，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，謂可違信黷誓，而以意氣相致，日月相遷，趨求順耳悅目，隨阿遂指，不圖遠慮爲國深計故也。事變既成，又不量彊弱之勢，以爲左將軍縣遠之衆，糧穀無儲，欲得以多擊少，曠日相持。而從關至此，所歷輒破，離宮別屯，日自零落。雒下雖有萬兵，皆壞陳之卒，破軍之將，若欲爭一旦之戰，則兵將勢力，實不相當。各欲遠期計糧者，今此營守已固，穀米已積，而明將軍土地日削，百姓日困，敵對遂多，所供遠曠。愚意計之，謂必先竭，將不復以持久也。空爾相守，猶不相堪，今張益德數萬之衆，已定巴

東，入犍爲界，分平資中、德陽，三道並侵，將何以禦之？本爲明將軍計者，必謂此軍縣遠無糧，饋運不及，兵少無繼。今荊州道通，衆數十倍，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、甘寧等爲其後繼。若爭客主之勢，以土地相勝者，今此全有巴東，廣漢、犍爲，過半已定，巴西一郡，復非明將軍之有也。計益州所仰惟蜀，蜀亦破壞；三分亡二，吏民疲困，思爲亂者十戶而八；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，敵近則一旦易主矣。廣漢諸縣，是明比也。又魚復與關頭實爲益州福禍之門，今二門悉開，堅城皆下，諸軍並破，兵將俱盡，而敵家數道並進，已入心腹，坐守都、雒，存亡之勢，昭然可見。斯乃大略，其外較耳，其餘屈曲，難以辭極也。以正下愚，猶知此事不可復成，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，豈當不見此數哉？旦夕偷幸，求容取媚，不慮遠圖，莫肯盡心獻良計耳。若事窮勢迫，將各索生，求濟門戶，展轉反覆，與今計異，不爲明將軍盡死難也，而尊門猶當受其憂。正雖獲不忠之謗，然心自謂不負聖德，顧惟分義，實竊痛心。左將軍從本舉來，舊心依依，實無薄意。愚以爲可圖變化，以保尊門。」

〔一〕華陽國志曰：度，廣漢人，爲州從事。

十九年，進圍成都，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降，事覺，不果。璋以危亡在近，故不誅靖。璋既稽服，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。正說曰：「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，許靖是也。然今主公始創大業，天下之人不可戶說，靖之浮稱，播流四海，若其不禮，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

賤賢也。宜加敬重，以眩遠近，追昔燕王之待郭隗。」先主於是乃厚待靖。〔一〕以正爲蜀郡太守、揚武將軍，外統都畿，內爲謀主。一飡之德，睚眥之怨，無不報復，擅殺毀傷己者數人。或謂諸葛亮曰：「法正於蜀郡太縱橫，將軍宜啓主公，抑其威福。」亮答曰：「主公之在公安也，北畏曹公之彊，東憚孫權之逼，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；當斯之時，進退狼跋，法孝直爲之輔翼，令翻然翺翔，不可復制，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！」初，孫權以妹妻先主，妹才捷剛猛，有諸兄之風，侍婢百餘人，皆親執刀侍立，先主每入，衷心常凜凜；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，故言如此。〔二〕

〔一〕孫盛曰：夫禮賢崇德，爲邦之要道，封墓式閭，先王之令軌，故必以體行英邈，高義蓋世，然後可以延視四海，振服羣黎。苟非其人，道不虛行。靖處室則友于不穆，出身則受位非所，語信則夷險易心，論識則殆爲釁首，安在其可寵先而有以感致者乎？若乃浮虛是崇，偷薄斯榮，則秉直仗義之士，將何以禮之？正務眩惑之術，違貴尚之風，譬之郭隗，非其倫矣。

臣松之以爲郭隗非賢，猶以權計蒙寵，況文休名聲夙著，天下謂之英偉，雖末年有瑕，而事不彰徹，若不加禮，何以釋遠近之惑乎？法正以靖方隗，未爲不當，而盛以封墓式閭爲難，何其迂哉！然則燕昭亦非，豈唯劉翁？至於友于不穆，失由子將，尋蔣濟之論，知非文休之尤。盛又譏其受(任)〔位〕非所，將謂仕於董卓。卓初秉政，顯擢賢俊，受其策爵者森然皆是。文休爲選官，在卓未至之前，後遷中丞，不爲超越。以此爲貶，則荀爽、陳紀之儔皆應擯棄於世矣。

〔三〕孫盛曰：夫威福自下，亡家害國之道，刑縱於寵，毀政亂理之源，安可以功臣而極其陵肆，嬖幸而藉其國柄者哉？故顚頡雖勤，不免違命之刑，楊干雖親，猶加亂行之戮，夫豈不愛，王憲故也。諸葛氏之言，於是乎失政刑矣。

二十二年，正說先主曰：「曹操一舉而降張魯，定漢中，不因此勢以圖巴、蜀，而留夏侯淵、張郃屯守，身遽北還，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，必將內有憂偪故耳。今策淵、郃才略，不勝國之將帥，舉衆往討，則必可克。（之克）〔克之〕之日，廣農積穀，觀釁伺隙，上可以傾覆寇敵，尊獎王室，中可以蠶食雍、涼，廣拓境土，下可以固守要害，爲持久之計。此蓋天以與我，時不可失也。」先主善其策，乃率諸將進兵漢中，正亦從行。二十四年，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，緣山稍前，於定軍、興勢作營。淵將兵來爭其地。正曰：「可擊矣。」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，大破淵軍，淵等授首。曹公西征，聞正之策，曰：「吾故知玄德不辦有此，必爲人所教也。」〔一〕

〔一〕臣松之以爲蜀與漢中，其由脣齒也。劉主之智，豈不及此？將計略未展，正先發之耳。夫聽用嘉謀以成功業，霸王之主，誰不皆然？魏武以爲人所教，亦豈劣哉！此蓋恥恨之餘辭，非測實之當言也。

先主立爲漢中王，以正爲尙書令、護軍將軍。明年卒，時年四十五。先主爲之流涕者累日。謚曰翼侯。賜子邈爵關內侯，官至奉車都尉、漢陽太守。諸葛亮與正，雖好尙不同，以公義相取。亮每奇正智術。先主旣卽尊號，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，羣臣多諫，一不

從。章武二年，大軍敗績，還住白帝。亮歎曰：「法孝直若在，則能制主上，令不東行；就復東行，必不傾危矣。」〔一〕

〔一〕先主與曹公爭，勢有不便，宜退，而先主大怒不肯退，無敢諫者。矢下如雨，正乃往當先主前，先主云：「孝直避箭。」正曰：「明公親當矢石，況小人乎？」先主乃曰：「孝直，吾與汝俱去。」遂退。

評曰：龐統雅好人流，經學思謀，于時荊、楚謂之高俊。法正著見成敗，有奇畫策算，然不以德素稱也。儗之魏臣，統其荀彧之仲叔，正其程、郭之儔儷邪？

三國志卷三十八　蜀書八

許麋孫簡伊秦傳第八

許靖字文休，汝南平輿人。少與從弟劭俱知名，並有人倫臧否之稱，而私情不協。劭爲郡功曹，排擯靖不得齒敘，以馬磨自給。潁川劉翊爲汝南太守，乃舉靖計吏，察孝廉，除尚書郎，典選舉。靈帝崩，董卓秉政，以漢陽周毖爲吏部尚書，與靖共謀議，進退天下之士，沙汰穢濁，顯拔幽滯。進用潁川荀爽、韓融、陳紀等爲公、卿、郡守，拜尚書韓馥爲冀州牧，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，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，陳留孔伷爲豫州刺史，東郡張邈爲陳留太守，而遷靖巴郡太守，不就，補御史中丞。馥等到官，各舉兵還向京都，欲以誅卓。卓怒毖曰：「諸君言當拔用善士，卓從君計，不欲違天下人心。而諸君所用人，至官之日，還來相圖。卓何用相負！」叱毖令出，於外斬之。靖從兄陳相瑒，又與伷合規，靖懼誅，奔伷。〔一〕伷卒，依揚州刺史陳禕。禕死，吳郡都尉許貢、會稽太守王朗素與靖有舊，故往保焉。靖收恤親里，經紀振贍，出於仁厚。

〔一〕蜀記云：靖後自表曰：「黨賊求生，情所不忍；守官自危，死不成義。竊念古人當難詭常，權以濟其道。」

孫策東渡江，皆走交州以避其難，靖身坐岸邊，先載附從，疏親悉發，乃從後去，當時見者莫不歎息。既至交阯，交阯太守士燮厚加敬待。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，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：「許文休英才偉士，智略足以計事。自流宕已來，與羣士相隨，每有患急，常先人後己，與九族中外同其飢寒。其紀綱同類，仁恕惻隱，皆有效事，不能復一二陳之耳。」鉅鹿張翔〔二〕銜王命使交部，乘勢募靖，欲與誓要，靖拒而不許。靖與曹公書曰：

世路戎夷，禍亂遂合，駑怯偷生，自竄蠻貊，成闊十年，吉凶禮廢。昔在會稽，得所貽書，辭旨款密，久要不忘。迫於袁術方命圮族，扇動羣逆，津塗四塞，雖縣心北風，欲行靡由。正禮師退，術兵前進，會稽傾覆，景興失據，三江五湖，皆爲虜庭。臨時困厄，無所控告。便與袁沛、鄧子孝等浮涉滄海，南至交州。經歷東甌、閩、越之國，行經萬里，不見漢地，漂薄風波，絕糧茹草，飢殍薦臻，死者大半。既濟南海，與領守兒孝德相見，知足下忠義奮發，整飭元戎，西迎大駕，巡省中嶽。承此休問，且悲且憙，即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，欲北上荊州。會蒼梧諸縣夷、越蠭起，州府傾覆，道路阻絕，元賢被害，老弱並殺。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，復遇疾癘，伯母隕命，并及羣從，自諸妻子，一時略盡。復相扶侍，前到此郡，計爲兵害及病亡者，十遺一二。生民之艱，辛苦之甚，豈

可具陳哉！〔二〕懼卒顛仆，永爲亡虜，憂瘁慘慘，忘寢與食。欲附奉朝貢使，自獲濟通，歸死闕庭，而荆州水陸無津，交部驛使斷絶。欲上益州，復有峻防，故官長吏，一不得入。前令交阯太守士威彦，深相分託於益州兄弟，又靖亦自與書，辛苦懇惻，而復寂寞，未有報應。雖仰瞻光靈，延頸企踵，何由假翼自致哉？

知聖主允明，顯授足下專征之任，凡諸逆節，多所誅討，想力競者一心，順從者同規矣。又張子雲昔在京師，志匡王室，今雖臨荒域，不得參與本朝，亦國家之藩鎮，足下之外援也。〔三〕若荆、楚平和，王澤南至，足下忽有聲命於子雲，勤見保屬，令得假途由荆州出，不然，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，使相納受。倘天假其年，人緩其禍，得歸死國家，解逋逃之負，泯軀九泉，將復何恨！若時有險易，事有利鈍，人命無常，隕沒不達者，則永銜罪責，入於裔土矣。

昔營邱翼周，杖鉞專征，博陸佐漢，虎賁警蹕。〔四〕今日足下扶危持傾，爲國柱石，秉師望之任，兼霍光之重，五侯九伯，制御在手，自古及今，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。夫爵高者憂深，祿厚者責重。足下據爵高之任，當責重之地，言出於口，即爲賞罰，意之所存，便爲禍福。行之得道，即社稷用寧；行之失道，即四方散亂。國家安危，在於足下；百姓之命，縣於執事。自華及夷，顒顒注望。足下任此，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

之由，榮辱之機，棄忘舊惡，寬和羣司，審量五材，爲官擇人？苟得其人，雖讎必舉；苟非其人，雖親不授。以寧社稷，以濟下民，事立功成，則繫音於管絃，勒勳於金石，願君勉之！爲國自重，爲民自愛。」

翔恨靖之不自納，搜索靖所寄書疏，盡投之于水。

〔一〕萬機論云：翔字元鳳。

〔二〕臣松之以爲孔子稱「賢者避世，其次避地」，蓋貴其識見安危，去就得所也。許靖羇客會稽，閭閻之士，孫策之來，於靖何爲？而乃泛萬里之海，入疫癘之鄉，致使尊弱塗炭，百罹備經，可謂自貽矣。謀臣若斯，難以言智。孰若安時處順，端拱吳、越，與張昭、張紘之儔同保元吉者哉？

〔三〕子雲名津，南陽人，爲交州刺史。見吳志。

〔四〕漢書霍光傳曰：「光出都肄郎羽林，道上稱警蹕。」未詳虎賁所出也。

後劉璋遂使使招靖，靖來入蜀。璋以靖爲巴郡、廣漢太守。南陽宋仲子於荊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：「文休倜儻瑰瑋，有當世之具，足下當以爲指南。」〔一〕建安十六年，轉在蜀郡。〔二〕十九年，先主克蜀，以靖爲左將軍長史。先主爲漢中王，靖爲太傅。及卽尊號，策靖曰：「朕獲奉洪業，君臨萬國，夙宵惶惶，懼不能綏。百姓不親，五品不遜，汝作司徒，其敬敷五教，在寬。君其勖哉！秉德無怠，稱朕意焉。」

〔一〕益州耆舊傳曰：商字文表，廣漢人，以才學稱，聲問著於州里。劉璋辟爲治中從事。是時王塗隔絕，州之牧伯猶七國之諸侯也，而璋懦弱多疑，不能黨信大臣。商奏記諫璋，璋頗感悟。初，韓遂與馬騰作亂關中，數與璋父焉交通信，至騰子超復與璋相聞，有連蜀之意。商謂璋曰：「超勇而不仁，見得不思義，不可以爲脣齒。老子曰：『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』今之益部，士美民豐，寶物所出，斯乃狡夫所欲傾覆，超等所以西望也。若引而近之，則由養虎，將自遺患矣。」璋從其言，乃拒絕之。荊州牧劉表及儒者宋忠咸聞其名，遺書與商敍致殷勤。許靖號爲臧否，至蜀，見商而稱之曰：「設使商生於華夏，雖王景興無以加也。」璋以商爲蜀郡太守。成都禽堅有至孝之行，商表其墓，追贈孝廉。又與嚴君平、李弘立祠作銘，以旌先賢。脩學廣農，百姓便之。在郡十載，卒於官，許靖代之。

〔二〕山陽公載記曰：建安十七年，漢立皇子熙爲濟陰王，懿爲山陽王，敦爲東海王。靖聞之曰：「『將欲歙之，必固張之；將欲取之，必固與之』。其孟德之謂乎！」

靖雖年逾七十，愛樂人物，誘納後進，淸談不倦。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。章武二年卒。子欽，先靖夭沒。欽子游，景耀中爲尚書。始靖兄事潁川陳紀，與陳郡袁渙、平原華歆、東海王朗等親善，歆、朗及紀子羣，魏初爲公輔大臣，咸與靖書，申陳舊好，情義款至，文多故不載。〔一〕

〔一〕魏略：王朗與文休書曰：「文休足下：消息平安，甚善甚善。豈意脫別三十餘年而無相見之緣乎！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，豈況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！自與子別，若沒而復浮，若絕而復連者數矣。而今而後，居升平之京師，攀附

於飛龍之聖主；儕輩略盡，幸得老與足下並爲遺種之叟，而相去數千里，加有邅蹇之隔，時聞消息於風聲，託舊情於思想，眇眇異處，與異世無以異也。往者隨軍到荊州，見鄧子孝、桓元將，粗聞足下動靜，云夫子既在益州，執職領郡，德素規矩，老而不墮。是時侍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，共道足下於通夜，拳拳飢渴，誠無已也。自天子在東宮，及即位之後，每會羣賢，論天下髦儁之見在者，豈獨人盡易爲英，士鮮易取最，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，感夫子之情聽；每敍足下，以爲謀首，豈其注意，乃復過於前世，書曰『人惟求舊』，易稱『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』，劉將軍之與大魏，兼而兩之，總此二義。前世邂逅，以同爲睽，非武皇帝之旨；頃者蹉跌，其泰而否，亦非足下之意也。深思書、易之義，利結分於宿好，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名馬、貂、罽，得因無嫌。道初開通，展敍舊情，以達聲問。久闊情慉，非夫筆墨所能寫陳，亦想足下同其志念。今者，親生男女凡有幾人？年並幾何？僕連失一男一女，今有二男：大兒名肅，年二十九，生於會稽；小兒裁歲餘。臨書愴恨，有懷緬然。」

又曰：「過聞『受終於文祖』之言於尚書。又聞『歷數在躬，允執其中』之文於論語。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，正值天命受於聖主之會，親見三讓之弘辭，觀衆瑞之總集，覩升堂穆穆之盛禮，瞻燔燎焜曜之青烟；于時忽自以爲處唐、虞之運，際於紫微之天庭也。徒慨不得攜子之手，共列於(世)〔廿〕有二子之數，以聽有唐『欽哉』之命也。子雖在裔土，想亦極目而迴望，側耳而遐聽，延頸而鶴立也。昔汝南陳公初拜，不依故常，讓上卿於李元禮。以此推之，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。苟得避子以竊讓名，然後(綬)〔緌〕帶委質，游談於平、勃之間，與子共陳往時避地之艱辛，樂酒酣讌，高談大噱，亦足遺憂而忘老。捉筆陳情，隨以喜笑。」

又曰：「前夏有書而未達，今重有書，而幷致前問。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，又愍其孤之不易，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，遂沈溺於羌夷異種之間，永與華夏乖絕，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，瞻睎故土桑梓之望也，故復運

慈念而勞仁心，重下明詔以發德音，申敕朗等，使重爲書與足下等。以足下聰明，揆殷勤之聖意，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，知百川之所宜注矣。昔伊尹去夏而就殷，陳平違楚而歸漢，猶曜德於阿衡，著功於宰相。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，定人之猶豫，去非常之僞號，事受命之大魏，客主兼不世之榮名，上下蒙不朽之常耀，功與事並，聲與勳著，考（其）績效，足以超越伊、呂矣。既承詔（直）〔旨〕，且服舊之情，情不能已。若不言足下之所能，陳足下之所見，則無以宣明詔命，弘光大之恩，敍宿昔夢想之思。若天啓衆心，子導蜀意，誠此意有攜手之期。若險路未夷，子謀不從，則懼聲問或否，復面何由！前後二書，言每及斯，希不切然有動於懷。足下周游江湖，以暨南海，歷觀夷俗，可謂偏矣；想子之心，結思華夏，可謂深矣。爲身擇居，猶願中土；爲主擇（居）安，豈可以不繫意於京師，而持疑於荒裔乎？詳思愚言，速示還報也。」

麋竺字子仲，東海朐人也。祖世貨殖，僮客萬人，貲產鉅億。〔一〕後徐州牧陶謙辟爲別駕從事。謙卒，竺奉謙遺命，迎先主於小沛。建安元年，呂布乘先主之出拒袁術，襲下邳，虜先主妻子。先主轉軍廣陵海西，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爲夫人，奴客二千，金銀貨幣以助軍資；于時困匱，賴此復振。後曹公表竺領嬴郡太守，〔二〕竺弟芳爲彭城相，皆去官，隨先主周旋。先主將適荆州，遣竺先與劉表相聞，以竺爲左將軍從事中郎。益州既平，拜爲安漢將軍，班在軍師將軍之右。竺雍容敦雅，而幹翮非所長。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，未嘗有所統御。然賞賜優寵，無與爲比。

〔一〕搜神記曰：竺嘗從洛歸，未達家數十里，路傍見一婦人，從竺求寄載。行可數里，婦謝去，謂竺曰：「我天使也，當往燒東海麋竺家，感君見載，故以相語。」竺因私請之，婦曰：「不可得不燒。如此，君可馳去，我當緩行，日中火當發。」竺乃還家，遽出財物，日中而火大發。

〔二〕曹公集載公表曰：「泰山郡界廣遠，舊多輕悍，權時之宜，可分五縣爲嬴郡，揀選清廉以爲守將。偏將軍麋竺，素履忠貞，文武昭烈，請以竺領嬴郡太守，撫慰吏民。」

芳爲南郡太守，與關羽共事，而私好攜貳，叛迎孫權，羽因覆敗。竺面縛請罪，先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，崇待如初。竺慚恚發病，歲餘卒。子威，官至虎賁中郎將。威子照，虎騎監。自竺至照，皆便弓馬，善射御云。

孫乾字公祐，北海人也。先主領徐州，辟爲從事，〔一〕後隨從周旋。先主之背曹公，遣乾自結袁紹，將適荆州，乾又與麋竺俱使劉表，皆如意指。後表與袁尚書，說其兄弟分爭之變，曰：「每與劉左將軍、孫公祐共論此事，未嘗不痛心入骨，相爲悲傷也。」其見重如此。先主定益州，乾自從事中郎爲秉忠將軍，見禮次麋竺，與簡雍同等。頃之，卒。

〔一〕鄭玄傳云：玄薦乾於州。乾被辟命，玄所舉也。

簡雍字憲和，涿郡人也。少與先主有舊，隨從周旋。先主至荆州，雍與麋竺、孫乾同爲

從事中郎，常爲談客，往來使命。先主入益州，劉璋見雍，甚愛之。後先主圍成都，遣雍往說璋，璋遂與雍同輿而載，出城歸命。先主拜雍爲昭德將軍。優游風議，性簡傲跌宕，在先主坐席，猶箕踞傾倚，威儀不肅，自縱適；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，項枕臥語，無所爲屈。時天旱禁酒，釀者有刑。吏於人家索得釀具，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。雍與先主游觀，見一男女行道，謂先主曰：「彼人欲行淫，何以不縛？」先主曰：「卿何以知之？」雍對曰：「彼有其具，與欲釀者同。」先主大笑，而原欲釀者。雍之滑稽，皆此類也。〔一〕

〔一〕或曰：雍本姓耿，幽州人語謂耿爲簡，遂隨音變之。

伊籍字機伯，山陽人。少依邑人鎭南將軍劉表。先主之在荆州，籍常往來自託。表卒，遂隨先主南渡江，從入益州。益州既定，以籍爲左將軍從事中郎，見待亞於簡雍、孫乾等。遣東使於吳，孫權聞其才辯，欲逆折以辭。籍適入拜，權曰：「勞事無道之君乎？」籍即對曰：「一拜一起，未足爲勞。」籍之機捷，類皆如此，權甚異之。後遷昭文將軍，與諸葛亮、法正、劉巴、李嚴共造蜀科；蜀科之制，由此五人焉。

秦宓字子勑，廣漢緜竹人也。少有才學，州郡辟命，輒稱疾不往。奏記州牧劉焉，薦儒

士任定祖曰：「昔百里、蹇叔以耆艾而定策，甘羅、子奇以童冠而立功，故書美黃髮，而易稱顏淵，固知選士用能，不拘長幼，明矣。乃者以來，海內察擧，率多英儁而遺舊齒，衆論不齊，異同相半，此乃承平之翔步，非亂世之急務也。夫欲救危撫亂，脩己以安人，則宜卓犖超倫，與時殊趣，震驚鄰國，駭動四方，上當天心，下合人意；天人既和，內省不疚，雖遭凶亂，何憂何懼！昔楚葉公好龍，神龍下之，好僞徹天，何況於眞？今處士任安，仁義直道，流名四遠，如令見察，則一州斯服。昔湯擧伊尹，不仁者遠，何武貢二龔，雙名竹帛，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，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，斯誠往古之所重愼也。甫欲鑿石索玉，剖蚌求珠，今乃隨、和炳然，有如皎日，復何疑哉！誠知晝不操燭，日有餘光，但愚情區區，貪陳所見。」〔一〕

〔一〕益部耆舊傳曰：安，廣漢人。少事聘士楊厚，究極圖籍，游覽京師，還家講授，與董扶俱以學行齊聲。郡請功曹，州辟治中別駕，終不久居。擧孝廉茂才，太尉載辟，除博士，公車徵，皆稱疾不就。州牧劉焉表薦安味精道度，厲節高邈，揆其器量，國之元寶，宜處弼疑之輔，以消非常之咎。玄纁之禮，所宜招命。王塗隔塞，遂無聘命。年七十九，建安七年卒，門人慕仰，爲立碑銘。後丞相亮問秦宓以安所長，宓曰：「記人之善，忘人之過。」

劉璋時，宓同郡王商爲治中從事，與宓書曰：「貧賤困苦，亦何時可以終身！卞和衒玉以燿世，宜一來，與州尊相見。」宓答書曰：「昔堯優許由，非不弘也，洗其兩耳；楚聘莊周，

非不廣也，執竿不顧。易曰『確乎其不可拔』，夫何衒之有？且以國君之賢，子爲良輔，不以是時建蕭、張之策，未足爲智也。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，誦顏氏之簞瓢，詠原憲之蓬戶，時翺翔於林澤，與沮、溺之等儔，聽玄猿之悲吟，察鶴鳴於九皋，安身爲樂，無憂爲福，處空虛之名，居不靈之龜，知我者希，則我貴矣。斯乃僕得志之秋也，何困苦之戚焉！」後啇爲嚴君平、李弘立祠，宓與書曰：「疾病伏匿，甫知足下爲嚴、李立祠，可謂厚黨勤類者也。觀嚴文章，冠冒天下，由、夷逸操，山嶽不移，使揚子不歎，固自昭明。如李仲元不遭法言，令名必淪，其無虎豹之文故也，可謂攀龍附鳳者矣。如揚子雲潛心著述，有補於世，泥蟠不滓，行參聖師，于今海內，談詠厥辭。邦有斯人，以耀四遠，怪子替茲，不立祠堂。蜀本無學士，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，還教吏民，於是蜀學比於齊、魯。故地里志曰：『文翁倡其教，相如爲之師。』漢家得士，盛於其世；仲舒之徒，不達封禪，相如制其禮。夫能制禮造樂，移風易俗，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！雖有王孫之累，猶孔子大齊桓之霸，公羊賢叔術之讓。僕亦善長卿之化，宜立祠堂，速定其銘。」

先是，李權從宓借戰國策，宓曰：「戰國從橫，用之何爲？」權曰：「仲尼、嚴平，會聚衆書，以成春秋、指歸之文，故海以合流爲大，君子以博識爲弘。」宓報曰：「書非史記周圖，仲尼不采；道非虛無自然，嚴平不演。海以受淤，歲一蕩清；君子博識，非禮不視。今戰國

反覆儀、秦之術，殺人自生，亡人自存，經之所疾。故孔子發憤作春秋，大乎居正，復制孝經，廣陳德行。杜漸防萌，預有所抑，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，豈不信邪！成湯大聖，覩野魚而有獵逐之失，定公賢者，見女樂而棄朝事，〔一〕若此輩類，焉可勝陳。道家法曰：『不見所欲，使心不亂。』是故天地貞觀，日月貞明；其直如矢，君子所履。洪範記災，發於言貌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！」

〔一〕臣松之案：書傳魯定公無善可稱。宓謂之賢者，淺學所未達也。

或謂宓曰：「足下欲自比於巢、許、四皓，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？」宓答曰：「僕文不能盡言，言不能盡意，何文藻之有揚乎！昔孔子三見哀公，言成七卷，事蓋有不可嘿嘿也。〔一〕接輿行且歌，論家以光篇；漁父詠滄浪，賢者以耀章。此二人者，非有欲於時者也。夫虎生而文炳，鳳生而五色，豈以五采自飾畫哉？天性自然也。蓋河、洛由文興，六經由文起，君子懿文德，采藻其何傷！以僕之愚，猶恥革子成之誤，況賢於己者乎！」〔二〕

〔一〕劉向七略曰：孔子三見哀公，作三朝記七篇，今在大戴禮。臣松之案：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，一卷目錄，餘者所謂七篇。

〔二〕臣松之案：今論語作棘子成。子成曰：「君子質而已矣，何以文爲！」屈於子貢之言，故謂之誤也。

先主既定益州，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爲師友祭酒，領五官掾，稱曰仲父。宓稱疾，臥在

第舍，纂將功曹古朴、主簿王普，廚膳卽宓第宴談，宓臥如故。纂問朴曰：「至於貴州養生之具，實絕餘州矣，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？」朴對曰：「乃自先漢以來，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，至於著作爲世師式，不負於餘州也。嚴君平見黃、老作指歸，揚雄見易作太玄，見論語作法言，司馬相如爲武帝制封禪之文，于今天下所共聞也。」纂曰：「仲父何如？」宓以簿擊頰，〔一〕曰：「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，民請爲明府陳其本紀。蜀有汶阜之山，江出其腹，帝以會昌，神以建福，故能沃野千里。〔二〕淮、濟四瀆，江爲其首，此其一也。禹生石紐，今之汶山郡是也。〔三〕昔堯遭洪水，鯀所不治，禹疏江決河，東注于海，爲民除害，生民已來功莫先者，此其二也。天帝布治房心，決政參伐，參伐則益州分野，三皇乘祇車出谷口，今之斜谷是也。〔四〕此便鄙州之阡陌，明府以雅意論之，何若於天下乎？」於是纂逡巡無以復答。

〔一〕簿，手版也。

〔二〕河圖括地象曰：岷山之地，上爲東井絡，帝以會昌，神以建福，上爲天井。
左思蜀都賦曰：遠則岷山之精，上爲井絡，天地運期而會昌，景福（肸）〔肹〕蠁而興作。

〔三〕帝王世紀曰：鯀納有莘氏女曰志，是爲脩己。上山行，見流星貫昴，夢接意感，又吞神珠，臆圯胸折，而生禹於石紐。
譙周蜀本紀曰：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，生於石紐，其地名刳兒坪，見世帝紀。

〔四〕蜀記曰：三皇乘祇車出谷口。未詳宓所由知爲斜谷也。

益州辟宓爲從事祭酒。先主既稱尊號，將東征吳，宓陳天時必無其利，坐下獄幽閉，然後貸出。建興二年，丞相亮領益州牧，選宓迎爲別駕，尋拜左中郎將、長水校尉。吳遣使張溫來聘，百官皆往餞焉。衆人皆集而宓未往，亮累遣使促之，溫曰：「彼何人也？」亮曰：「益州學士也。」及至，溫問曰：「君學乎？」宓曰：「五尺童子皆學，何必小人！」溫復問曰：「天有頭乎？」宓曰：「有之。」溫曰：「在何方也？」宓曰：「在西方。詩曰：『乃眷西顧。』以此推之，頭在西方。」溫曰：「天有耳乎？」宓曰：「天處高而聽卑，詩云：『鶴鳴于九皋，聲聞于天。』若其無耳，何以聽之？」溫曰：「天有足乎？」宓曰：「有。詩云：『天步艱難，之子不猶。』若其無足，何以步之？」溫曰：「天有姓乎？」宓曰：「有。」溫曰：「何姓？」宓曰：「姓劉。」溫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答曰：「天子姓劉，故以此知之。」溫曰：「日生於東乎？」宓曰：「雖生于東而沒於西。」答問如響，應聲而出，於是溫大敬服。宓之文辯，皆此類也。遷大司農，四年卒。初宓見帝系之文，五帝皆同一族，宓辨其不然之本。又論皇帝王霸(養)〔豢〕龍之說，甚有通理。譙允南少時數往諮訪，紀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，文多故不載。

評曰：許靖夙有名譽，既以篤厚爲稱，又以人物爲意，雖行事舉動，未悉允當，蔣濟以爲

「大較廊廟器」也。〔一〕麋竺、孫乾、簡雍、伊籍，皆雍容風議，見禮於世。秦宓始慕肥遯之高，而無若愚之實。然專對有餘，文藻壯美，可謂一時之才士矣。

〔一〕萬機論論許子將曰：許文休者，大較廊廟器也，而子將貶之。若實不貴之，是不明也；誠令知之，蓋善人也。

三國志卷三十九

蜀書九

董劉馬陳董呂傳第九

董和字幼宰，南郡枝江人也，其先本巴郡江州人。漢末，和率宗族西遷，益州牧劉璋以爲牛鞞、音髀。江原長、成都令。蜀土富實，時俗奢侈，貨殖之家，侯服玉食，婚姻葬送，傾家竭產。和躬率以儉，惡衣蔬食，防遏踰僭，爲之軌制，所在皆移風變善，畏而不犯。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，說璋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。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，璋聽留二年，還遷益州太守，其清約如前。與蠻夷從事，務推誠心，南土愛而信之。

先主定蜀，徵和爲掌軍中郎將，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，獻可替否，共爲歡交。自和居官食祿，外牧殊域，內幹機衡，二十餘年，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。亮後爲丞相，教與羣下曰：「夫參署者，集衆思廣忠益也。若遠小嫌，難相違覆，曠闕損矣。違覆而得中，猶棄弊蹻而獲珠玉。然人心苦不能盡，惟徐元直處茲不惑，又董幼宰參署七年，事有不至，至于十反，來相啓告。苟能慕元直之十一，幼宰之殷勤，有忠於國，則亮可少過矣。」

又曰：「昔初交州平，屢聞得失，後交元直，勤見啓誨，前參事於幼宰，每言則盡，後從事於偉度，數有諫止；雖姿性鄙暗，不能悉納，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，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。」其追思和如此。〔一〕

〔一〕偉度者，姓胡，名濟，義陽人。爲亮主簿，有忠藎之效，故見褒述。亮卒，爲中典軍，統諸軍，封成陽亭侯，遷中監軍前將軍，督漢中，假節領兗州刺史，至右驃騎將軍。濟弟博，歷長水校尉尚書。

劉巴字子初，零陵烝陽人也。少知名，〔一〕荊州牧劉表連辟，及舉茂才，皆不就。表卒，曹公征荊州。先主奔江南，荊、楚羣士從之如雲，而巴北詣曹公。曹公辟爲掾，使招納長沙、零陵、桂陽。〔二〕會先主略有三郡，巴不得反使，遂遠適交阯，〔三〕先主深以爲恨。

〔一〕零陵先賢傳曰：巴祖父曜，蒼梧太守。父祥，江夏太守、盪寇將軍。時孫堅舉兵討董卓，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，殺之。祥與同心，南陽士民由此怨祥，舉兵攻之，與戰，敗亡。劉表亦素不善祥，拘巴，欲殺之，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：「劉牧欲相危害，可相隨逃之。」如此再三，巴輒不應。具以報表，表乃不殺巴。年十八，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。劉先（主）欲遣周不疑就巴學，巴答曰：「昔游荊北，時涉師門，記問之學，不足紀名，內無楊朱守靜之術，外無墨翟務時之風，猶天之南箕，虛而不用。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艷，遊燕雀之宇，將何以啓明之哉？愧於『有若無，實若虛』，何以堪之！」

〔二〕零陵先賢傳曰：曹公敗於烏林，還北時，欲遣桓階，階辭不如巴。巴謂曹公曰：「劉備據荊州，不可也。」公曰：「備

如相圖，孤以六軍繼之也。」

〔三〕零陵先賢傳云：巴往零陵，事不成，欲游交州，道還京師。時諸葛亮在臨烝，巴與亮書曰：「乘危歷險，到值思義之民，自與之衆，承天之心，順物之性，非余身謀所能勸動。若道窮數盡，將託命於滄海，不復顧荆州矣。」亮追謂曰：「劉公雄才蓋世，據有荆土，莫不歸德，天人去就，已可知矣。足下欲何之？」巴曰：「受命而來，不成當還，此其宜也。足下何言邪！」

巴復從交阯至蜀。〔一〕俄而先主定益州，巴辭謝罪負，先主不責。〔二〕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，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。〔三〕建安二十四年，先主爲漢中王，巴爲尚書，後代法正爲尚書令。躬履清儉，不治産業，又自以歸附非素，懼見猜嫌，恭默守靜，退無私交，非公事不言。〔四〕先主稱尊號，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，凡諸文誥策命，皆巴所作也。章武二年卒。卒後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，問巴消息，稱曰劉君子初，甚敬重焉。〔五〕

〔一〕零陵先賢傳曰：巴入交阯，更姓爲張。與交阯太守士燮計議不合，乃由牂牁道。去爲益州郡所拘留。太守欲殺之。主簿曰：「此非常人，不可殺也。」主簿請自送至州，見益州牧劉璋，璋父焉昔爲巴父祥所舉孝廉，見巴驚喜，每大事輒以咨訪。

臣松之案：劉焉在漢靈帝時已經宗正太常，出爲益州牧，祥始以孫堅作長沙時爲江夏太守，不得舉焉爲孝廉，明也。

〔二〕零陵先賢傳曰：璋遣法正迎劉備，巴諫曰：「備，雄人也，入必爲害，不可內也。」既入，巴復諫曰：「若使備討張魯，

是放虎於山林也。」璋不聽。巴閉門稱疾。備攻成都，令軍中曰：「其有害巴者，誅及三族。」及得巴，甚喜。

〔三〕零陵先賢傳曰：張飛嘗就巴宿，巴不與語，飛遂忿恚。諸葛亮謂巴曰：「張飛雖實武人，敬慕足下。主公今方收合文武，以定大事；足下雖天素高亮，宜少降意也。」巴曰：「大丈夫處世，當交四海英雄，如何與兵子共語乎？」備聞之，怒曰：「孤欲定天下，而子初專亂之。其欲還北，假道於此，豈欲成孤事邪？」備又曰：「子初才智絕人，如孤，可任用之，非孤者難獨任也。」亮亦曰：「運籌策於帷幄之中，吾不如子初遠矣！若提枹鼓，會軍門，使百姓喜勇，當與人議之耳。」初攻劉璋，備與士衆約：「若事定，府庫百物，孤無預焉。」及拔成都，士衆皆捨干戈，赴諸藏競取寶物。軍用不足，備甚憂之。巴曰：「易耳，但當鑄直百錢，平諸物賈，令吏爲官市。」備從之，數月之間，府庫充實。

〔四〕零陵先賢傳曰：是時中夏人情未一，聞備在蜀，四方延頸。而備銳意欲即眞，巴以爲如此示天下不廣，且欲緩之。與主簿雍茂諫備，備以他事殺茂，由是遠人不復至矣。

〔五〕零陵先賢傳曰：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褊阨，不當拒張飛太甚。權曰：「若令子初隨世沈浮，容悅玄德，交非其人，何足稱爲高士乎？」

馬良字季常，襄陽宜城人也。兄弟五人，並有才名，鄉里爲之諺曰：「馬氏五常，白眉最良。」良眉中有白毛，故以稱之。先主領荊州，辟爲從事。及先主入蜀，諸葛亮亦從後往，良留荊州，與亮書曰：「聞雒城已拔，此天祚也。尊兄應期贊世，配業光國，魄兆見矣。〔一〕夫

變用雅慮，審貴垂明，於以簡才，宜適其時。若乃和光悅遠，邁德天壤，使時閑於聽，世服於道，齊高妙之音，正鄭、衞之聲，並利於事，無相奪倫，此乃管絃之至，牙、曠之調也。雖非鍾期，敢不擊節！」先主辟良爲左將軍掾。

〔一〕臣松之以爲良蓋與亮結爲兄弟，或相與有親；亮年長，良故呼亮爲尊兄耳。

後遣使吳，良謂亮曰：「今銜國命，協穆二家，幸爲良介於孫將軍。」亮曰：「君試自爲文。」良卽爲草曰：「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，以紹昆吾、豕韋之勳。其人吉士，荆楚之令，鮮於造次之華，而有克終之美，願降心存納，以慰將命。」權敬待之。

先主稱尊號，以良爲侍中。及東征吳，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，蠻夷渠帥皆受印號，咸如意指。會先主敗績於夷陵，良亦遇害。先主拜良子秉爲騎都尉。

良弟謖，字幼常，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，除緜竹成都令、越嶲太守。才器過人，好論軍計，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。先主臨薨謂亮曰：「馬謖言過其實，不可大用，君其察之！」亮猶謂不然，以謖爲參軍，每引見談論，自晝達夜。〔一〕

〔一〕襄陽記曰：建興三年，亮征南中，謖送之數十里。亮曰：「雖共謀之歷年，今可更惠良規。」謖對曰：「南中恃其險遠，不服久矣，雖今日破之，明日復反耳。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。彼知官勢內虛，其叛亦速。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，既非仁者之情，且又不可倉卒也。夫用兵之道，攻心爲上，攻城爲下，心戰爲上，兵戰爲下，願公服其心

而已。」亮納其策，赦孟獲以服南方。故終亮之世，南方不敢復反。

建興六年，亮出軍向祁山，時有宿將魏延、吳壹等，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，而亮違衆拔謖，統大衆在前，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，爲郃所破，士卒離散。亮進無所據，退軍還漢中。謖下獄物故，亮爲之流涕。良死時年三十六，謖年三十九。〔一〕

〔一〕襄陽記曰：謖臨終與亮書曰：「明公視謖猶子，謖視明公猶父，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，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，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。」于時十萬之衆爲之垂涕。亮自臨祭，待其遺孤若平生。蔣琬後詣漢中，謂亮曰：「昔楚殺得臣，然後文公喜可知也。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，豈不惜乎！」亮流涕曰：「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，用法明也。是以楊干亂法，魏絳戮其僕。四海分裂，兵交方始，若復廢法，何用討賊邪！」

習鑿齒曰：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，豈不宜哉！夫晉人規林父之後濟，故廢法而收功；楚成闇得臣之益己，故殺之以重敗。今蜀僻陋一方，才少上國，而殺其俊傑，退收駑下之用，明法勝才，不師三敗之道，將以成業，不亦難乎！且先主誡謖之不可大用，豈不謂其非才也？亮受誡而不獲奉承，明謖之難廢也。爲天下宰匠，欲大收物之力，而不量才節任，隨器付業；知之大過，則違明主之誡，裁之失中，即殺有益之人，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。

陳震字孝起，南陽人也。先主領荊州牧，辟爲從事，部諸郡，隨先主入蜀。蜀既定，爲蜀郡北部都尉，因易郡名，爲汶山太守，轉在犍爲。建興三年，入拜尚書，遷尚書令，奉命使吳。七年，孫權稱尊號，以震爲衞尉，賀權踐阼，諸葛亮與兄瑾書曰：「孝起忠純之性，老而

益篤，及其贊述東西，歡樂和合，有可貴者。」震入吳界，移關候曰：「東之與西，驛使往來，冠蓋相望，申盟初好，日新其事。東尊應保聖祚，告燎受符，剖判土宇，天下響應，各有所歸。於此時也，以同心討賊，則何寇不滅哉！西朝君臣，引領欣賴。震以不才，得充下使，奉聘敍好，踐界踊躍，入則如歸。獻子適魯，犯其山諱，春秋譏之。望必啓告，使行人睦焉。卽日張旍誥衆，各自約誓。順流漂疾，國典異制，懼或有違，幸必斟誨，示其所宜。」震到武昌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，交分天下：以徐、豫、幽、青屬吳，幷、涼、冀、兗屬蜀，其司州之土，以函谷關爲界。震還，封城陽亭侯。九年，都護李平坐誣罔廢；諸葛亮與長史蔣琬、侍中董允書曰：「孝起前臨至吳，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，鄉黨以爲不可近。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，不圖復有蘇、張之事出於不意。可使孝起知之。」十三年，震卒。子濟嗣。

董允字休昭，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。先主立太子，允以選爲舍人，徙洗馬。後主襲位，遷黃門侍郎。丞相亮將北征，住漢中，慮後主富於春秋，朱紫難別，以允秉心公亮，欲任以宮省之事。上疏曰：「侍中郭攸之、費禕、侍郎董允等，先帝簡拔以遺陛下，至於斟酌規益，進盡忠言，則其任也。愚以爲宮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咨之，必能裨補闕漏，有所廣益。若無興德之言，則戮允等以彰其慢。」亮尋請禕爲參軍，允遷爲侍中，領虎賁中郎將，統宿衞

親兵。攸之性素和順，備員而已。〔一〕獻納之任，允皆專之矣。允處事爲防制，甚盡匡救之理。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，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，今嬪嬙已具，不宜增益，終執不聽。後主益嚴憚之。尙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，上疏以讓費禕及允，又表「允內侍歷年，翼贊王室，宜賜爵土以褒勳勞。」允固辭不受。後主漸長大，愛宦人黃皓。皓便辟佞慧，欲自容入。允常上則正色匡主，下則數責於皓。皓畏允，不敢爲非。終允之世，皓位不過黃門丞。

〔一〕楚國先賢傳曰：攸之，南陽人，以器業知名於時。

允嘗與尙書令費禕、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，嚴駕已辦，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脩敬。恢年少官微，見允停出，逡巡求去，允不許，曰：「本所以出者，欲與同好游談也，今君已自屈，方展闊積，舍此之談，就彼之宴，非所謂也。」乃命解驂，禕等罷駕不行。其守正下士，凡此類也。〔一〕延熙六年，加輔國將軍。七年，以侍中守尙書令，爲大將軍費禕副貳。九年，卒。〔二〕

〔一〕襄陽記曰：董恢字休緒，襄陽人。入蜀，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。孫權嘗大醉問禕曰：「楊儀、魏延，牧豎小人也。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，然旣已任之，勢不得輕，若一朝無諸葛亮，必爲禍亂矣。諸君憒憒，曾不知防慮於此，豈所謂貽厥孫謀乎？」禕愕然四顧視，不能卽答。恢目禕曰：「可速言儀、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，而無黥、韓難御之心也。今方掃除彊賊，混一區夏，功以才成，業由才廣，若捨此不任，防其後患，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，非長

計也。」權大笑樂。諸葛亮聞之，以爲知言。還未滿三日，辟爲丞相府屬，遷巴郡太守。

臣松之案：漢晉春秋亦載此語，不云董恢所教，辭亦小異，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。本傳云「恢年少官微」，若已爲丞相府屬，出作巴郡，則官不微矣。以此疑習氏之言爲不審的也。

〔三〕華陽國志曰：時蜀人以諸葛亮、蔣琬、費禕及允爲四相，一號四英也。

陳祗代允爲侍中，與黃皓互相表裏，皓始預政事。祗死後，皓從黃門令爲中常侍、奉車都尉，操弄威柄，終至覆國。蜀人無不追思允。及鄧艾至蜀，聞皓姦險，收閉，將殺之，而皓厚賂艾左右，得免。

祗字奉宗，汝南人，許靖兄之外孫也。少孤，長於靖家。弱冠知名，稍遷至選曹郎，矜厲有威容。多技藝，挾數術，費禕甚異之，故超繼允內侍。呂乂卒，祗又以侍中守尚書令，加鎮軍將軍，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，常率衆在外，希親朝政。祗上承主指，下接閹豎，深見信愛，權重於維。景耀元年卒，後主痛惜，發言流涕，乃下詔曰：「祗統職一紀，柔嘉惟則，幹肅有章，和義利物，庶績允明。命不融遠，朕用悼焉。夫存有令問，則亡加美謚，謚曰忠侯。」賜子粲爵關內侯，拔次子裕爲黃門侍郎。自祗之有寵，後主追怨允日深，謂爲自輕，由祗媚茲一人，皓搆閒浸潤故耳。允孫宏，晉巴西太守。〔一〕

〔一〕臣松之以爲陳羣子泰，陸遜子抗，傳皆以子繫父，不別載姓，及王肅、杜恕、張承、顧劭之流，莫不皆然，惟董允獨

否，未詳其意。當以允名位優重，事跡踰乂故邪？夏侯玄、陳表並有譬角之美，而亦如泰者，魏書總名此卷云諸夏侯曹傳，故不復稍加品藻。陳武與表俱至偏將軍，以位不相過故也。

呂乂字季陽，南陽人也。父常，送故將（軍）劉焉入蜀，值王路隔塞，遂不得還。乂少孤，好讀書鼓琴。初，先主定益州，置鹽府校尉，較鹽鐵之利，後校尉王連請乂及南陽杜祺、南鄉劉幹等並爲典曹都尉。乂遷新都、緜竹令，乃心隱卹，百姓稱之，爲一州諸城之首。遷巴西太守。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，調發諸郡，多不相救，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，慰喻檢制，無逃竄者。徙爲漢中太守，兼領督農，供繼軍糧。亮卒，累遷廣漢、蜀郡太守。蜀郡一都之會，戶口衆多，又亮卒之後，士伍亡命，更相重冒，姦巧非一。乂到官，爲之防禁，開喻勸導，數年之中，漏脫自出者萬餘口。後入爲尚書，代董允爲尚書令，衆事無留，門無停賓。乂歷職內外，治身儉約，謙靖少言，爲政簡而不煩，號爲清能；然持法刻深，好用文俗吏，故居大官，名聲損於郡縣。延熙十四年卒。子辰，景耀中爲成都令。辰弟雅，謁者。雅清厲有文才，著格論十五篇。

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，劉幹官至巴西太守，皆與乂親善，亦有當時之稱，而儉素守法，不及於乂。

評曰：董和蹈羔羊之素，劉巴履淸尚之節，馬良貞實，稱爲令士，陳震忠恪，老而益篤，董允匡主，義形於色，皆蜀臣之良矣。呂乂臨郡則垂稱，處朝則被損，亦黃、薛之流亞矣。

三國志卷四十

蜀書十

劉彭廖李劉魏楊傳第十

劉封者，本羅侯寇氏之子，長沙劉氏之甥也。先主至荆州，以未有繼嗣，養封爲子。及先主入蜀，自葭萌還攻劉璋，時封年二十餘，有武藝，氣力過人，將兵俱與諸葛亮、張飛等泝流西上，所在戰克。益州既定，以封爲副軍中郎將。

初，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，各將兵二千人，使迎先主，先主因令達并領其衆，留屯江陵。蜀平後，以達爲宜都太守。建安二十四年，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，房陵太守蒯祺爲達兵所害。達將進攻上庸，先主陰恐達難獨任，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，與達會上庸。上庸太守申耽舉衆降，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。先主加耽征北將軍，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，以耽弟儀爲建信將軍、西城太守，遷封爲副軍將軍。自關羽圍樊城、襄陽，連呼封、達，令發兵自助。封、達辭以山郡初附，未可動搖，不承羽命。會羽覆敗，先主恨之。又封與達忿爭不和，封尋奪達鼓吹。達既懼罪，又忿恚封，遂表辭先主，率所領降魏。〔一〕魏文帝善達之姿

才容觀，以爲散騎常侍、建武將軍，封平陽亭侯。合房陵、上庸、西城三郡〔爲新城郡，以〕達領新城太守。遣征南將軍夏侯尙、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。達與封書曰：

古人有言：『疏不閒親，新不加舊。』此謂上明下直，讒慝不行也。若乃權君譎主，賢父慈親，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，孝子抱仁以陷難，種、商、白起、孝己、伯奇，皆其類也。其所以然，非骨肉好離，親親樂患也。或有恩移愛易，亦有讒閒其閒，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，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。勢利所加，改親爲讎，況非親親乎！故申生、衞伋、禦寇、楚建稟受形之氣，當嗣立之正，而猶如此。今足下與漢中王，道路之人耳，親非骨血而據勢權，義非君臣而處上位，征則有偏任之威，居則有副軍之號，遠近所聞也。自立阿斗爲太子已來，有識之人相爲寒心。如使申生從子輿之言，必爲太伯；衞伋聽其弟之謀，無彰父之譏也。且小白出奔，入而爲霸；重耳踰垣，卒以克復。自古有之，非獨今也。

夫智貴免禍，明尙夙達，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內，疑生於外矣；慮定則心固，疑生則心懼，亂禍之興作，未曾不由廢立之閒也。私怨人情，不能不見，恐左右必有以閒於漢中王矣。然則疑成怨聞，其發若踐機耳。今足下在遠，尙可假息一時；若大軍遂進，足下失據而還，竊相爲危之。昔微子去殷，智果別族，違難背禍，猶皆如斯。〔三〕今足下

棄父母而爲人後，非禮也；知禍將至而留之，非智也；見正不從而疑之，非義也。自號爲丈夫，爲此三者，何所貴乎？以足下之才，棄身來東，繼嗣羅侯，不爲背親也；北面事君，以正綱紀，不爲棄舊也；怒不致亂，以免危亡，不爲徒行也。加陛下新受禪命，虛心側席，以德懷遠，若足下翻然內向，非但與僕爲倫，受三百戶封，繼統羅國而已，當更剖符大邦，爲始封之君。陛下大軍，金鼓以震，當轉都宛、鄧；若二敵不平，軍無還期。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。易有『利見大人』，詩有『自求多福』，行矣。今足下勉之，無使狐突閉門不出。

封不從達言。

〔一〕魏略載達辭先主表曰：「伏惟殿下將建伊、呂之業，追桓、文之功，大事草創，假勢吳、楚，是以有爲之士深覩歸趣。臣委質已來，愆戾山積，臣猶自知，況於君乎！今王朝以興，英俊鱗集，臣內無輔佐之器，外無將領之才，列次功臣，誠自愧也。臣聞范蠡識微，浮於五湖；咎犯謝罪，逡巡於河上。夫際會之間，請命乞身。何則？欲絜去就之分也。況臣卑鄙，無元功巨勳，自繫於時，竊慕前賢，早思遠恥。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，子胥至忠見誅於君，蒙恬拓境而被大刑，樂毅破齊而遭讒佞，臣每讀其書，未嘗不慷慨流涕，而親當其事，益以傷絕。何者？荊州覆敗，大臣失節，百無一還。惟臣尋事，自致房陵、上庸，而復乞身，自放於外。伏想殿下聖恩感悟，愍臣之心，悼臣之舉。臣誠小人，不能始終，知而爲之，敢謂非罪！臣每聞交絕無惡聲，去臣無怨辭，臣過奉教於君子，願君王勉之也。」

〔二〕國語曰：智宣子將以瑤爲後，智果曰：「不如霄也。」宣子曰：「霄也佷。」對曰：「霄也佷在面，瑤之賢於人者五，其

不逮者一也。美鬚長大則賢，射御足力則賢，技藝畢給則賢，巧文辯惠則賢，彊毅果敢則賢，如是而甚不仁；以五者賢陵人，而不仁行之，其誰能待之！若果立瑤也，智宗必滅。」不聽。智果別族于太史氏爲輔氏。及智氏亡，惟輔果在焉。

申儀叛封，封破走還成都。申耽降魏，魏假耽懷集將軍，徙居南陽，儀魏興太守，封（眞鄉侯）〔員鄉侯〕，屯洵口。〔一〕封既至，先主責封之侵陵達，又不救羽。諸葛亮慮封剛猛，易世之後終難制御，勸先主因此除之。於是賜封死，使自裁。封歎曰：「恨不用孟子度之言！」先主爲之流涕。達本字子敬，避先主叔父敬，改之。〔二〕

〔一〕魏略曰：申儀兄名耽，字義舉。初在西平、上庸間聚衆數千家，後與張魯通，又遣使詣曹公，曹公加其號爲將軍，因使領上庸都尉。至建安末，爲蜀所攻，以其郡西屬。黃初中，儀復來還，詔卽以兄故號加儀，因拜魏興太守，封列侯。太和中，儀與孟達不和，數上言達有貳心於蜀，及達反，儀絕蜀道，使救不到。達死後，儀詣宛見司馬宣王，宣王勸使來朝。儀至京師，詔轉拜儀樓船將軍，在禮請中。

〔二〕封子林爲牙門將，咸熙元年內移河東。達子興爲議督軍，是歲徙還扶風。

彭羕字永年，廣漢人。身長八尺，容貌甚偉。姿性驕傲，多所輕忽，惟敬同郡秦子勑，薦之於太守許靖曰：「昔高宗夢傳說，周文求呂尙，爰及漢祖，納食其於布衣，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，緝熙厥功也。今明府稽古皇極，允執神靈，體公劉之德，行勿翦之惠，淸廟之

作於是乎始，褒貶之義於是乎興，然而六翮未之備也。伏見處士緜竹秦宓，膺山甫之德，履雋生之直，枕石漱流，吟詠緼袍，偃息於仁義之途，恬惔於浩然之域，高概節行，守貞不虧，雖古人潛遁，蔑以加旃。若明府能招致此人，必有忠讜落落之譽，豐功厚利，建跡立勳，然後紀功於王府，飛聲於來世，不亦美哉！」

羕仕州，不過書佐，後又爲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，璋髡鉗羕爲徒隸。會先主入蜀，泝流北行。羕欲納說先主，乃往見龐統。統與羕非故人，又適有賓客，羕徑上統牀臥，謂統曰：「須客罷當與卿善談。」統客既罷，往就羕坐，羕又先責統食，然後共語，因留信宿，至于經日。統大善之，而法正宿自知羕，遂並致之先主。先主亦以爲奇，數令羕宣傳軍事，指授諸將，奉使稱意，識遇日加。成都既定，先主領益州牧，拔羕爲治中從事。羕起徒步，一朝處州人之上，形色囂然，自矜得遇滋甚。諸葛亮雖外接待羕，而內不能善，屢密言先主，羕心大志廣，難可保安。先主既敬信亮，加察羕行事，意以稍疎，左遷羕爲江陽太守。

羕聞當遠出，私情不悅，往詣馬超。超問羕曰：「卿才具秀拔，主公相待至重，謂卿當與孔明、孝直諸人齊足並驅，寧當外授小郡，失人本望乎？」羕曰：「老革荒悖，可復道邪！」〔一〕又謂超曰：「卿爲其外，我爲其內，天下不足定也。」超羈旅歸國，常懷危懼，聞羕言大驚，默然不答。羕退，具表羕辭，於是收羕付有司。

〔一〕揚雄方言曰：㦸、鮐、乾、都、耇、革，老也。郭璞注曰：皆老者皮毛枯瘁之形也。臣松之以爲皮去毛曰革。古者以革爲兵，故語稱兵革，革猶兵也。羕罵備爲老革，猶言老兵也。

羕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：「僕昔有事於諸侯，以爲曹操暴虐，孫權無道，振威闇弱，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，可與興業致治，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。會公來西，僕因法孝直自衒鬻，龐統斟酌其間，遂得詣公於葭萌，指掌而譚，論治世之務，講霸王之義，建取益州之策，公亦宿慮明定，即相然贊，遂舉事焉。僕於故州不免凡庸，憂於罪罔，得遭風雲激矢之中，求君得君，志行名顯，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，盜竊茂才。分子之厚，誰復過此。〔二〕羕一朝狂悖，自求葅醢，爲不忠不義之鬼乎！先民有言，左手據天下之圖，右手刎咽喉，愚夫不爲也。況僕頗別菽麥者哉！所以有怨望意者，不自度量，苟以爲首興事業，而有投江陽之論，不解主公之意，意卒感激，頗以被酒，倪失『老』語。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，主公實未老也。且夫立業，豈在老少，西伯九十，寧有衰志，負我慈父，罪有百死。至於內外之言，欲使孟起立功北州，戮力主公，共討曹操耳，寧敢有他志邪？孟起說之是也，但不分別其閒，痛人心耳。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，庶託足下末蹤，盡心於主公之業，追名古人，載勳竹帛。統不幸而死，僕敗以取禍。自我墮之，將復誰怨！足下，當世伊、呂也，宜善與主公計事，濟其大猷。天明地察，神祇有靈，復何言哉！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。行矣努力，自愛，自愛！」羕竟誅死，

時年三十七。

〔一〕臣松之以爲「分子之厚」者，謙言劉主分兒子厚恩，施之於己，故其書後語云「負我慈父，罪有百死」也。

廖立廖音理救反。字公淵，武陵臨沅人。先主領荊州牧，辟爲從事，年未三十，擢爲長沙太守。先主入蜀，諸葛亮鎮荊土，孫權遣使通好於亮，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，亮答曰：「龐統、廖立，楚之良才，當贊興世業者也。」建安二十年，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，立脫身走，自歸先主。先主素識待之，不深責也，以爲巴郡太守。二十四年，先主爲漢中王，徵立爲侍中。後主襲位，徙長水校尉。

立本意，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貳，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，常懷怏怏。後丞相掾（李郃）〔李邵〕、蔣琬至，立計曰：「軍當遠出，卿諸人好諦其事。昔先（主）〔帝〕不取漢中，走與吳人爭南三郡，卒以三郡與吳人，徒勞役吏士，無益而還。既亡漢中，使夏侯淵、張郃深入于巴，幾喪一州。後至漢中，使關侯身死無孑遺，上庸覆敗，徒失一方。是羽怙恃勇名，作軍無法，直以意突耳，故前後數喪師衆也。如向朗、文恭，凡俗之人耳。恭作治中無綱紀；朗昔奉馬良兄弟，謂爲聖人，今作長史，素能合道。中郎郭演長，從人者耳，不足與經大事，而作侍中。今弱世也，欲任此三人，爲不然也。王連流俗，苟作掊克，使百姓疲弊，以致今日。」（郃）

〔郃〕、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。亮表立曰：「長水校尉廖立，坐自貴大，臧否羣士，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，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；誹謗先帝，疵毀衆臣。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，部伍分明者，立舉頭視屋，憤咤作色曰：『何足言！』凡如是者不可勝數。羊之亂羣，猶能爲害，況立託在大位，中人以下識眞僞邪？」〔一〕於是廢立爲民，徙汶山郡。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，聞諸葛亮卒，垂泣歎曰：「吾終爲左衽矣！」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，詣立，稱立意氣不衰，言論自若。立遂終徙所。妻子還蜀。

〔一〕亮集有亮表曰：「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，守長沙則開門就敵，領巴郡則有闇昧闒茸其事，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，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。陛下即位之後，普增職號，立隨比爲將軍，面語臣曰：『我何宜在諸將軍中！不表我爲卿，上當在五校！』臣答：『將軍者，隨大比耳。至於卿者，正方亦未爲卿也。且宜處五校。』自是之後，怏怏懷恨。」詔曰：「三苗亂政，有虞流宥，廖立狂惑，朕不忍刑，亟徙不毛之地。」

李嚴字正方，南陽人也。少爲郡職吏，以才幹稱。荆州牧劉表使歷諸郡縣。曹公入荆州時，嚴宰秭歸，遂西詣蜀，劉璋以爲成都令，復有能名。建安十八年，署嚴爲護軍，拒先主於緜竹。嚴率衆降先主，先主拜嚴裨將軍。成都既定，爲犍爲太守、興業將軍。二十三年，盜賊馬秦、高勝等起事於郪，音淒。合聚部伍數萬人，到資中縣。時先主在漢中，嚴不更發

兵，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，斬秦、勝等首。枝黨星散，悉復民籍。又越嶲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，嚴馳往赴救，賊皆破走。加輔漢將軍，領郡如故。章武二年，先主徵嚴詣永安宮，拜尚書令。三年，先主疾病，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；以嚴爲中都護，統內外軍事，留鎮永安。建興元年，封都鄉侯，假節，加光祿勳。四年，轉爲前將軍。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，嚴當知後事，移屯江州，留護軍陳到駐永安，皆統屬嚴。嚴與孟達書曰：「吾與孔明俱受寄託，憂深責重，思得良伴。」亮亦與達書曰：「部分如流，趨捨罔滯，正方性也。」其見貴重如此。〔一〕八年，遷驃騎將軍。以曹眞欲三道向漢川，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。亮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，典嚴後事。亮以明年當出軍，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。嚴改名爲平。

〔一〕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，勸亮宜受九錫，進爵稱王。亮答書曰：「吾與足下相知久矣，可不復相解！足下方誨以光國，戒之以勿拘之道，是以未得默已。吾本東方下士，誤用於先帝，位極人臣，祿賜百億，今討賊未效，知己未答，而方寵齊、晉，坐自貴大，非其義也。若滅魏斬叡，帝還故居，與諸子並升，雖十命可受，況於九邪！」

九年春，亮軍祁山，平催督運事。秋夏之際，值天霖雨，運糧不繼，平遣參軍狐忠、督軍成藩喻指，呼亮來還；亮承以退軍。平聞軍退，乃更陽驚，說「軍糧饒足，何以便歸」！欲以解己不辦之責，顯亮不進之愆也。又表後主，說「軍僞退，欲以誘賊與戰」。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，平違錯章灼。平辭窮情竭，首謝罪負。於是亮表平曰：「自先帝崩後，平所

在治家，尙爲小惠，安身求名，無憂國之事。臣當北出，欲得平兵以鎭漢中，平窮難縱橫，無有來意，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。去年臣欲西征，欲令平主督漢中，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。臣知平鄙情，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，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，隆崇其遇，以取一時之務。平至之日，都委諸事，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。正以大事未定，漢室傾危，伐平之短，莫若褒之。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，不意平心顚倒乃爾。若事稽留，將致禍敗，是臣不敏，言多增咎。」〔一〕乃廢平爲民，徙梓潼郡。〔二〕十二年，平聞亮卒，發病死。平常冀亮當自補復，策後人不能，故以激憤也。〔三〕豐官至朱提太守。〔四〕

〔一〕亮公文上尙書曰：「平爲大臣，受恩過量，不思忠報，橫造無端，危恥不辦，迷罔上下，論獄棄科，導人爲姦，（狹情）〔情狹〕志狂，若無天地。自度姦露，嫌心遂生，聞軍臨至，西嚮託疾還沮、漳，軍臨至沮，復還江陽，平參軍狐忠勤諫乃止。今篡賊未滅，社稷多難，國事惟和，可以克捷，不可苞含，以危大業。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，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、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綝、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、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、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、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、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、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、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、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、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、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、行中典軍討虜將軍臣上官雝、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、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、行參軍偏將軍臣爨習、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、行參軍武略中郎將臣杜祺、行參軍綏戎都尉臣盛勃、領從事中郎武略中郎將臣樊岐等議，輒解平任，免官祿、節傳、印綬、符

策，削其爵土。」

〔二〕諸葛亮又與平子豐教曰：「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，此神明所聞，非但人知之也。表都護典漢中，委君於東關者，不與人議也。謂至心感動，終始可保，何圖中乖乎！昔楚卿屢絀，亦乃克復，思道則福，應自然之數也。願寬慰都護，勤追前闕。今雖解任，形業失故，奴婢賓客百數十人，君以中郎參軍居府，方之氣類，猶爲上家。若都護思負一意，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，否可復通，逝可復還也。詳思斯戒，明吾用心，臨書長歎，涕泣而已。」

〔三〕習鑿齒曰：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，沒齒而無怨言，聖人以爲難。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，李平致死，豈徒無怨言而已哉！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，鏡至明而醜者無怒，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，以其無私也。水鏡無私，猶以免謗，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，流矜恕之德，法行於不可不用，刑加乎自犯之罪，爵之而非私，誅之而不怒，天下有不服者乎！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，自秦、漢以來未之有也。

〔四〕蘇林漢書音義曰：朱音銖；提音如北方人名匕曰提也。

劉琰字威碩，魯國人也。先主在豫州，辟爲從事，以其宗姓，有風流，善談論，厚親待之，遂隨從周旋，常爲賓客。先主定益州，以琰爲固陵太守。後主立，封都鄉侯，班位每亞李嚴，爲衞尉中軍師後將軍，遷車騎將軍。然不豫國政，但領兵千餘，隨丞相亮諷議而已。車服飲食，號爲侈靡，侍婢數十，皆能爲聲樂，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。建興十年，與前軍師魏延不和，言語虛誕，亮責讓之。琰與亮牋謝曰：「琰稟性空虛，本薄操行，加有酒荒之

病，自先帝以來，紛紜之論，殆將傾覆。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，原其身中穢垢，扶持全濟，致其祿位，以至今日。閒者迷醉，言有違錯，慈恩含忍，不致之于理，使得全完，保育性命。雖必克己責躬，改過投死，以誓神靈；無所用命，則靡寄顏。」於是亮遣琰還成都，官位如故。

琰失志慌惚。十二年正月，琰妻胡氏入賀太后，太后令特留胡氏，經月乃出。胡氏有美色，琰疑其與後主有私，呼（卒）五百撾胡，至於以履搏面，而後棄遣。胡具以告言琰，琰坐下獄。有司議曰：「卒非撾妻之人，面非受履之地。」琰竟棄市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。

魏延字文長，義陽人也。以部曲隨先主入蜀，數有戰功，遷牙門將軍。先主爲漢中王，遷治成都，當得重將以鎮漢川，衆論以爲必在張飛，飛亦以心自許。先主乃拔延爲督漢中鎮遠將軍，領漢中太守，一軍盡驚。先主大會羣臣，問延曰：「今委卿以重任，卿居之欲云何？」延對曰：「若曹操舉天下而來，請爲大王拒之；偏將十萬之衆至，請爲大王吞之。」先主稱善，衆咸壯其言。先主踐尊號，進拜鎮北將軍。建興元年，封都亭侯。五年，諸葛亮駐漢中，更以延爲督前部，領丞相司馬、涼州刺史，八年，使延西入羌中，魏後將軍費瑤、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，延大破淮等，遷爲前軍師征西大將軍，假節，進封南鄭侯。

延每隨亮出，輒欲請兵萬人，與亮異道會于潼關，如韓信故事，亮制而不許。延常謂亮爲怯，歎恨己才用之不盡。〔一〕延既善養士卒，勇猛過人，又性矜高，當時皆避下之。唯楊儀不假借延，延以爲至忿，有如水火。十二年，亮出北谷口，延爲前鋒。出亮營十里，延夢頭上生角，以問占夢趙直，直詐延曰：「夫麒麟有角而不用，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。」退而告人曰：「角之爲字，刀下用也；頭上用刀，其凶甚矣。」

〔一〕魏略曰：夏侯楙爲安西將軍，鎮長安。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，延曰：「聞夏侯楙少，主壻也，怯而無謀。今假延精兵五千，負糧五千，直從褒中出，循秦嶺而東，當子午而北，不過十日可到長安。楙聞延奄至，必乘船逃走。長安中惟有御史、京兆太守耳，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。比東方相合聚，尙二十許日，而公從斜谷來，必足以達。如此，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。」亮以爲此縣危，不如安從坦道，可以平取隴右，十全必克而無虞，故不用延計。

秋，亮病困，密與長史楊儀、司馬費禕、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，令延斷後，姜維次之；若延或不從命，軍便自發。亮適卒，祕不發喪，儀令禕往揣延意指。延曰：「丞相雖亡，吾自見在。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，吾自當率諸軍擊賊，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？且魏延何人，當爲楊儀所部勒，作斷後將乎！」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，令禕手書與己連名，告下諸將。禕紿延曰：「當爲君還解楊長史，長史文吏，稀更軍事，必不違命也。」禕出門馳馬而去，延尋悔，追之已不及矣。延遣人覘儀等，遂使欲案亮成規，諸營相次引軍

還。延大怒，（纔）〔攙〕儀未發，率所領徑先南歸，所過燒絕閣道。延、儀各相表叛逆，一日之中，羽檄交至。後主以問侍中董允、留府長史蔣琬，琬、允咸保儀疑延。儀等槎山通道，晝夜兼行，亦繼延後。延先至，據南谷口，遣兵逆擊儀等，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。平叱延先登曰：「公亡，身尚未寒，汝輩何敢乃爾！」延士衆知曲在延，莫為用命，軍皆散。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，奔漢中。儀遣馬岱追斬之，致首於儀，儀起自踏之，曰：「庸奴！復能作惡不？」遂夷延三族。初，蔣琬率宿衞諸營赴難北行，行數十里，延死問至，乃旋。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，但欲除殺儀等。平日諸將素不同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。本指如此。不便背叛。〔一〕

〔一〕魏略曰：諸葛亮病，謂延等云：「我之死後，但謹自守，慎勿復來也。」令延攝行己事，密持喪去。延遂匿之，行至褒口，乃發喪。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，見延攝行軍事，懼為所害，乃張言延欲舉衆北附，遂率其衆攻延。延本無此心，不戰軍走，追而殺之。臣松之以為此蓋敵國傳聞之言，不得與本傳爭審。

楊儀字威公，襄陽人也。建安中，為荊州刺史傅羣主簿，背羣而詣襄陽太守關羽。羽命為功曹，遣奉使西詣先主。先主與語論軍國計策，政治得失，大悅之，因辟為左將軍兵曹掾。及先主為漢中王，拔儀為尚書。先主稱尊號，東征吳，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，左遷遙署弘農太守。建興三年，丞相亮以為參軍，署府事，將南行。五年，隨亮漢中。八年，遷長史，

加綏軍將軍。亮數出軍，儀常規畫分部，籌度糧穀，不稽思慮，斯須便了。軍戎節度，取辦於儀。亮深惜儀之才幹，憑魏延之驍勇，常恨二人之不平，不忍有所偏廢也。十二年，隨亮出屯谷口。亮卒于敵場。儀既領軍還，又誅討延，自以爲功勳至大，宜當代亮秉政，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，卦得家人，默然不悅。而亮平生密指，以儀性狷狹，意在蔣琬，琬遂爲尚書令、益州刺史。儀至，拜爲中軍師，無所統領，從容而已。

初，儀爲先主尚書，琬爲尚書郎，後雖俱爲丞相參軍長史，儀每從行，當其勞劇，自惟年宦先琬，才能踰之，於是怨憤形于聲色，歎咤之音發於五內。時人畏其言語不節，莫敢從也，惟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。儀對禕恨望，前後云云，又語禕曰：「往者丞相亡沒之際，吾若舉軍以就魏氏，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！令人追悔不可復及。」禕密表其言。十三年，廢儀爲民，徙漢嘉郡。儀至徙所，復上書誹謗，辭指激切，遂下郡收儀。儀自殺，其妻子還蜀。〔一〕

〔一〕楚國先賢傳云：儀兄慮，字威方。少有德行，爲江南冠冕。州郡禮召，諸公辟請，皆不能屈。年十七，夭，鄉人號曰德行楊君。

評曰：劉封處嫌疑之地，而思防不足以自衞。彭羕、廖立以才拔進，李嚴以幹局達，魏

延以勇略任，楊儀以當官顯，劉琰舊仕，並咸貴重。覽其舉措，迹其規矩，招禍取咎，無不自己也。

三國志卷四十一　蜀書十一

霍王向張楊費傳第十一

霍峻字仲邈，南郡枝江人也。兄篤，於鄉里合部曲數百人。篤卒，荊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。表卒，峻率衆歸先主，先主以峻爲中郎將。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，留峻守葭萌城。張魯遣將楊帛誘峻，求共守城，峻曰：「小人頭可得，城不可得。」帛乃退去。後璋將扶禁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，攻圍峻，且一年，不能下。峻城中兵纔數百人，伺其怠隙，選精銳出擊，大破之，卽斬存首。先主定蜀，嘉峻之功，乃分廣漢爲梓潼郡，以峻爲梓潼太守、裨將軍。在官三年，年四十卒，還葬成都。先主甚悼惜，乃詔諸葛亮曰：「峻旣佳士，加有功於國，欲行酹。」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，因留宿墓上，當時榮之。

子弋，字紹先，先主末年爲太子舍人。後主踐阼，除謁者。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，請爲記室，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。亮卒，爲黃門侍郎。後主立太子璿，以弋爲中庶子，璿好騎射，出入無度，弋援引古義，盡言規諫，甚得切磋之體。後爲參軍庲降屯副貳都督，又轉護

軍，統事如前。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，數爲寇害，乃以弋領永昌太守，率偏軍討之，遂斬其豪帥，破壞邑落，郡界寧靜。遷監軍翊軍將軍，領建寧太守，還統南郡事。景耀六年，進號安南將軍。是歲，蜀并于魏。弋與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，舉以內附，咸因仍前任，寵待有加。〔一〕

〔一〕漢晉春秋曰：霍弋聞魏軍來，弋欲赴成都，後主以備敵既定，不聽。及成都不守，弋素服號哭，大臨三日。諸將咸勸宜速降，弋曰：「今道路隔塞，未詳主之安危，大故去就，不可苟也。若主上與魏和，見遇以禮，則保境而降，不晚也。若萬一危辱，吾將以死拒之，何論遲速邪！」得後主東遷之問，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：「臣聞人生於三，事之如一，惟難所在，則致其命。今臣國敗主附，守死無所，是以委質，不敢有貳。」晉文王善之，又拜南中都督，委以本任。後遣將兵救援呂興，平交阯、日南、九眞三郡，功封列侯，進號崇賞焉。弋孫彪，晉越巂太守。

襄陽記曰：羅憲字令則。父蒙，避亂於蜀，官至廣漢太守。憲少以才學知名，年十三能屬文。後主立太子，爲太子舍人，遷庶子、尚書吏部郎，以宣信校尉再使於吳，吳人稱美焉。時黃皓預政，衆多附之，憲獨不與同，皓恚，左遷巴東太守。時右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，爲領軍，後主拜憲爲宇副貳。魏之伐蜀，召宇西還，留宇二千人，令憲守永安城。尋聞成都敗，城中擾動，江邊長吏皆棄城走，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，百姓乃定。得後主委質問至，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。吳聞蜀敗，起兵西上，外託救援，內欲襲憲。憲曰：「本朝傾覆，吳爲脣齒，不恤我難而徼其利，背盟違約。且漢已亡，吳何得久，寧能爲吳降虜乎！」保城繕甲，告誓將士，厲以節義，莫不用命。吳聞鍾、鄧敗，百城無主，有兼蜀之志，而巴東固守，兵不得過，使步協率衆而西。憲臨江拒射，不能禦，遣參軍楊宗突圍

北出，告急安東將軍陳騫，又送文武印綬、任子詣晉王。協攻城，憲出與戰，大破其軍。孫休怒，復遣陸抗等帥衆三萬人增憲之圍。被攻凡六月日而救援不到，城中疾病大半。或說憲奔走之計，憲曰：「夫爲人主，百姓所仰，危不能安，急而棄之，君子不爲也，畢命於此矣。」陳騫言於晉王，遣荊州刺史胡烈救憲，抗等引退。晉王卽委前任，拜憲凌江將軍，封萬年亭侯。會武陵四縣舉衆叛吳，以憲爲武陵太守巴東監軍。泰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。憲遣妻子居洛陽，武帝以子襲爲給事中。三年冬，入朝，進位冠軍將軍、假節。四年三月，從帝宴于華林園，詔問蜀大臣子弟，後問先輩宜時敍用者，憲薦蜀郡常忌、杜軫、壽良、巴西陳壽、南郡高軌、南陽呂雅、許國、江夏費恭、琅邪諸葛京、汝南陳裕，卽皆敍用，咸顯於世。憲還，襲取吳之巫城，因上伐吳之策。憲方亮嚴正，待士不倦，輕財好施，不治產業。六年薨，贈安南將軍，謚曰烈侯。子襲，以凌江將軍領部曲，早卒，追贈廣漢太守。襲子徽，順陽內史，永嘉五年爲王如所殺。此作「獻」，名與本傳不同，未詳孰是也。

王連字文儀，南陽人也。劉璋時入蜀，爲梓潼令。先主起事葭萌，進軍來南，連閉城不降，先主義之，不彊偪也。及成都既平，以連爲什邡令，轉在廣都，所居有績。遷司鹽校尉，較鹽鐵之利，利入甚多，有裨國用，於是簡取良才以爲官屬，若呂乂、杜祺、劉幹等，終皆至大官，自連所拔也。遷蜀郡太守、興業將軍，領鹽府如故。建興元年，拜屯騎校尉，領丞相長史，封平陽亭侯。時南方諸郡不賓，諸葛亮將自征之，連諫以爲「此不毛之地，疫癘之鄉，不宜以一國之望，冒險而行」。亮慮諸將才不及己，意欲必往，而連言輒懇至，故停留者久

之。會連卒。子山嗣，官至江陽太守。

向朗字巨達，襄陽宜城人也。〔一〕荆州牧劉表以爲臨沮長。表卒，歸先主。先主定江南，使朗督秭歸、夷道、巫（山）、夷陵四縣軍民事。蜀既平，以朗爲巴西太守，頃之轉任牂牁，又徙房陵。後主踐阼，爲步兵校尉，代王連領丞相長史。丞相亮南征，朗留統後事。五年，隨亮漢中。朗素與馬謖善，謖逃亡，朗知情不舉，亮恨之，免官還成都。數年，爲光祿勳，亮卒後徙左將軍，追論舊功，封顯明亭侯，位特進。初，朗少時雖涉獵文學，然不治素檢，以吏能見稱。自去長史，優游無事垂三十年，〔二〕乃更潛心典籍，孜孜不倦。年踰八十，猶手自校書，刊定謬誤，積聚篇卷，於時最多。開門接賓，誘納後進，但講論古義，不干時事，以是見稱。上自執政，下及童冠，皆敬重焉。延熙十年卒。〔三〕子條嗣，景耀中爲御史中丞。〔四〕

〔一〕襄陽記曰：朗少師事司馬德操，與徐元直、韓德高、龐士元皆親善。

〔二〕臣松之案：朗坐馬謖免長史，則建興六年中也。朗至延熙十年卒，整二十年耳，此云「三十」，字之誤也。

〔三〕襄陽記曰：朗遺言戒子曰：「傳稱師克在和不在衆，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，君臣和則國家平，九族和則動得所求，靜得所安，是以聖人守和，以存以亡也。吾，楚國之小子耳，而早喪所天，爲二兄所誘養，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。今但貧耳；貧非人患，惟和爲貴，汝其勉之！」

〔四〕襄陽記曰：條字文豹，亦博學多識，入晉爲江陽太守、南中軍司馬。

朗兄子寵，先主時爲牙門將。秭歸之敗，寵營特完。建興元年封都亭侯，後爲中部督，典宿衞兵。諸葛亮當北行，表與後主曰：「將軍向寵，性行淑均，曉暢軍事，試用於昔，先帝稱之曰能，是以衆論舉寵爲督。愚以爲營中之事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陳和睦，優劣得所也。」遷中領軍。延熙三年，征漢嘉蠻夷，遇害。寵弟充，歷射聲校尉尚書。〔一〕

〔一〕襄陽記曰：魏咸熙元年六月，鎭西將軍衞瓘至於成都，得璧玉印各一枚，文似「成信」字，魏人宣示百官，藏于相國府。充聞之曰：「吾聞譙周之言，先帝諱備，其訓具也，後主諱禪，其訓授也，如言劉已具矣，當授與人也。今中撫軍名炎，而漢年極於炎興，瑞出成都，而藏之於相國府，此殆天意也。」是歲，拜充爲梓潼太守，明年十二月而晉武帝卽尊位，炎興於是乎徵焉。

孫盛曰：昔公孫自以起成都，號曰成氏，二玉之文，殆述所作乎！

張裔字君嗣，蜀郡成都人也。治公羊春秋，博涉史、漢。汝南許文休入蜀，謂裔幹理敏捷，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。劉璋時，舉孝廉，爲魚復長，還州署從事，領帳下司馬。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，璋授裔兵，拒張飛於德陽陌下，軍敗，還成都。爲璋奉使詣先主，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，裔還，城門乃開。先主以裔爲巴郡太守，還爲司金中郎將，典作農戰之器。先是，益州郡殺太守正昂，耆率雍闓恩信著於南土，使命周旋，遠通孫權。乃以裔爲益

州太守，徑往至郡。闓遂趑趄不賓，假鬼教曰：「張府君如瓠壺，外雖澤而內實麤，不足殺，令縛與吳。」於是遂送裔於權。

會先主薨，諸葛亮遣鄧芝使吳，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。裔自至吳數年，流徙伏匿，權未之知也，故許芝遣裔。裔臨發，權乃引見，問裔曰：「蜀卓氏寡女，亡奔司馬相如，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？」裔對曰：「愚以爲卓氏之寡女，猶賢於買臣之妻。」權又謂裔曰：「君還，必用事西朝，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，將何以報我？」裔對曰：「裔負罪而歸，將委命有司。若蒙徼倖得全首領，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，自此已後大王之賜也。」權言笑歡悅，有器裔之色。裔出閤，深悔不能陽愚，卽便就船，倍道兼行。權果追之，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，追者不能及。

既至蜀，丞相亮以爲參軍，署府事，又領益州治中從事。亮出駐漢中，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，常稱曰：「公賞不遺遠，罰不阿近，爵不可以無功取，刑不可以貴勢免，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。」其明年，北詣亮諮事，送者數百，車乘盈路，裔還書與所親曰：「近者涉道，晝夜接賓，不得寧息，人自敬丞相長史，男子張君嗣附之，疲倦欲死。」其談啁流速，皆此類也。〔一〕少與犍爲楊恭友善，恭早死，遺孤未數歲，裔迎留，與分屋而居，事恭母如母。恭之子息長大，爲之娶婦，買田宅產業，使立門戶。撫恤故舊，振贍衰宗，行義甚至。加輔

漢將軍，領長史如故。建興八年卒。子翬嗣，翬音忙角反，見字林，曰「翬，思貌也」。歷三郡守監軍。翬弟郁，太子中庶子。

〔一〕臣松之以爲談啁貴於機捷，書疏可容留意。今因書疏之巧，以著談啁之速，非其理也。

楊洪字季休，犍爲武陽人也。劉璋時歷部諸郡。先主定蜀，太守李嚴命爲功曹。嚴欲徙郡治舍，洪固諫不聽，遂辭功曹，請退。嚴欲薦洪於州，爲蜀部從事。先主爭漢中，急書發兵，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，洪曰：「漢中則益州咽喉，存亡之機會，若無漢中則無蜀矣，此家門之禍也。方今之事，男子當戰，女子當運，發兵何疑？」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，衆事皆辦，遂使卽眞。頃之，轉爲益州治中從事。

先主既稱尊號，征吳不克，還住永安。漢嘉太守黃元素爲諸葛亮所不善，聞先主疾病，懼有後患，舉郡反，燒臨邛城。時亮東行省疾，成都單虛，是以元益無所憚。洪卽啓太子，遣其親兵，使將軍陳曶、鄭綽討元。衆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都，當由越嶲據南中。洪曰：「元素性凶暴，無他恩信，何能辦此？不過乘水東下，冀主上平安，面縛歸死；如其有異，奔吳求活耳。敕曶、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卽便得矣。」曶、綽承洪言，果生獲元。洪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，復爲蜀郡太守、忠節將軍，後爲越騎校尉，領郡如故。

五年，丞相亮北住漢中，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，問洪何如？洪對曰：「裔天姿明察，長於治劇，才誠堪之，然性不公平，恐不可專任，不如留向朗。朗情僞差少，裔隨從目下，效其器能，於事兩善。」初，裔少與洪親善。裔流放在吳，洪臨裔郡，裔子郁給郡吏，微過受罰，不特原假。裔後還聞之，深以爲恨，與洪情好有損。及洪見亮出，至裔許，具說所言。裔答洪曰：「公留我了矣，明府不能止。」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，或疑洪知裔自嫌，不願裔處要職，典後事也。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，至于忿恨。亮與裔書曰：「君昔在(栢)(陌)下，營壞，吾之用心，食不知味；後流迸南海，相爲悲歎，寢不安席；及其來還，委付大任，同奬王室，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。石交之道，舉讐以相益，割骨肉以相明，猶不相謝也，況吾但委意於元儉，而君不能忍邪？」論者由是明洪無私。

洪少不好學問，而忠清款亮，憂公如家，事繼母至孝。六年卒官。始洪爲李嚴功曹，嚴未(至)(去)至犍爲而洪已爲蜀郡。洪迎門下書佐何祗，有才策功幹，舉郡吏，數年爲廣漢太守，時洪亦尙在蜀郡。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。〔一〕

〔一〕益部耆舊傳雜記曰：每朝會，祗次洪坐。嘲祗曰：「君馬何駛？」祗曰：「故吏馬不敢駛，但明府未著鞭耳。」衆傳之以爲笑。

祗字君肅，少寒貧，爲人寬厚通濟，體甚壯大，又能飲食，好聲色，不持節儉，故時人少貴之者。嘗夢井中生桑，以

問占夢趙直，直曰：「桑非井中之物，會當移植；然桑字四十下八，君壽恐不過此。」祗笑言「得此足矣」。初仕郡，後爲督軍從事。時諸葛亮用法峻密，陰聞祗游戲放縱，不勤所職，嘗奄往錄獄。衆人咸爲祗懼。祗密聞之，夜張燈火見囚，讀諸解狀。諸葛晨往，祗悉已闇誦，答對解釋，無所凝滯，亮甚異之。出補成都令，時郫縣令缺，以祗兼二縣。二縣戶口猥多，切近都治，饒諸奸穢，每比人，常眠睡，值其覺寤，輒得奸詐，衆咸畏祗之發摘，或以爲有術，無敢欺者。使人投算，祗聽其讀而心計之，不差升合，其精如此。汶山夷不安，以祗爲汶山太守，民夷服信。遷廣漢。後夷反叛，辭〔曰〕「令得前何府君，乃能安我耳」！時難〔復〕屈祗，拔祗族人爲〔之〕，汶山復得安。轉祗爲犍爲。年四十八卒，如直所言。後有廣漢王離，字伯元，亦以才幹顯。爲督軍從事，推法平當，稍遷，代祗爲犍爲太守，治有美績，雖聰明不及祗，而文采過之也。

費詩字公舉，犍爲南安人也。劉璋時爲緜竹令，先主攻緜竹時，詩先舉城降。成都既定，先主領益州牧，以詩爲督軍從事，出爲牂牁太守，還爲州前部司馬。先主爲漢中王，遣詩拜關羽爲前將軍，羽聞黃忠爲後將軍，羽怒曰：「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！」不肯受拜。詩謂羽曰：「夫立王業者，所用非一。昔蕭、曹與高祖少小親舊，而陳、韓亡命後至，論其班列，韓最居上，未聞蕭、曹以此爲怨。今漢王以一時之功，隆崇於漢升，然意之輕重，寧當與君侯齊乎！且王與君侯，譬猶一體，同休等戚，禍福共之，愚爲君侯，不宜計官號之高下，爵祿之多少爲意也。僕一介之使，銜命之人，君侯不受拜，如是便還，但相爲惜此舉動，恐有

後悔耳！」羽大感悟，遽即受拜。

後羣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，詩上疏曰：「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，故乃羇旅萬里，糾合士衆，將以討賊。今大敵未克，而先自立，恐人心疑惑。昔高祖與楚約，先破秦者王。及屠咸陽，獲子嬰，猶懷推讓，況今殿下未出門庭，便欲自立邪！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。」由是忤指，左遷部永昌從事。〔一〕建興三年，隨諸葛亮南行，歸至漢陽縣，降人李鴻來詣亮，亮見鴻，時蔣琬與詩在坐。鴻曰：「閒過孟達許，適見王沖從南來，言往者達之去就，明公切齒，欲誅達妻子，賴先主不聽耳。達曰：『諸葛亮見顧有本末，終不爾也。』盡不信沖言，委仰明公，無復已已。」亮謂琬、詩曰：「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。」詩進曰：「孟達小子，昔事振威不忠，後又背叛先主，反覆之人，何足與書邪！」亮默然不答。亮欲誘達以爲外援，竟與達書曰：「往年南征，歲（未及）〔末乃〕還，適與李鴻會於漢陽，承知消息，慨然永嘆，以存足下平素之志，豈徒空託名榮，貴爲乖離乎！嗚呼孟子，斯實劉封侵陵足下，以傷先主待士之義。又鴻道王沖造作虛語，云足下量度吾心，不受沖說。尋表明之言，追平生之好，依依東望，故遣有書。」達得亮書，數相交通，辭欲叛魏。魏遣司馬宣王征之，即斬滅達。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，故不救助也。蔣琬秉政，以詩爲諫議大夫，卒於家。

〔一〕習鑿齒曰：夫創本之君，須大定而後正己，纂統之主，俟速建以係衆心，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，更始尚存而光

武舉號，夫豈忘主徼利，社稷之故也。今先主糾合義兵，將以討賊。賊彊禍大，主沒國喪，二祖之廟，絕而不祀，苟非親賢，孰能紹此？嗣祖配天，非咸陽之譬，杖正討逆，何推讓之有？於此時也，不知速尊有德以奉大統，使民欣反正，世覩舊物，杖順者齊心，附逆者同懼，可謂闇惑矣。其黜降也宜哉！

臣松之以爲鑿齒論議，惟此論最善。

王沖者，廣漢人也。爲牙門將，統屬江州督李嚴。爲嚴所疾，懼罪降魏。魏以沖爲樂陵太守。〔一〕

〔一〕孫盛蜀世譜曰：詩子立，晉散騎常侍。自後益州諸費有名位者，多是詩之後也。

評曰：霍峻孤城不傾，王連固節不移，向朗好學不倦，張裔膚敏應機，楊洪乃心忠公，費詩率意而言，皆有可紀焉。以先主之廣濟，諸葛之準繩，詩吐直言，猶用陵遲，況庸后乎哉！

三國志卷四十二

蜀書十二

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第十二

杜微字國輔，梓潼涪人也。少受學於廣漢任安。劉璋辟爲從事，以疾去官。及先主定蜀，微常稱聾，閉門不出。建興二年，丞相亮領益州牧，選迎皆妙簡舊德，以秦宓爲別駕，五梁爲功曹，微爲主簿。微固辭，轝而致之。既致，亮引見微，微自陳謝。亮以微不聞人語，於坐上與書曰：「服聞德行，飢渴歷時，清濁異流，無緣咨覯。王元泰、李伯仁、王文儀、楊季休、丁君幹、李永南兄弟、文仲寶等，每歎高志，未見如舊。猥以空虛，統領貴州，德薄任重，慘慘憂慮。朝廷（主公）今年始十八，天姿仁敏，愛德下士。天下之人思慕漢室，欲與君因天順民，輔此明主，以隆季興之功，著勳於竹帛也。以謂賢愚不相爲謀，故自割絕，守勞而已，不圖自屈也。」微自乞老病求歸，亮又與書答曰：「曹丕篡弑，自立爲帝，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。欲與羣賢因其邪僞，以正道滅之。怪君未有相誨，便欲求還於山野。丕又大興勞役，以向吳、楚。今因丕多務，且以閉境勤農，育養民物，並治甲兵，以待其挫，然後伐之，可

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。君但當以德輔時耳，不責君軍事，何爲汲汲欲求去乎！」其敬儆如此。拜爲諫議大夫，以從其志。

五梁者，字德山，犍爲南安人也，以儒學節操稱。從議郎遷諫議大夫、五官中郎將。

周羣字仲直，巴西閬中人也。父舒，字叔布，少學術於廣漢楊厚，名亞董扶、任安。數被徵，終不詣。時人有問：「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，此何謂也？」舒曰：「當塗高者，魏也。」鄉黨學者私傳其語。羣少受學於舒，專心候業。於庭中作小樓，家富多奴，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，纔見一氣，卽白羣，羣自上樓觀之，不避晨夜。故凡有氣候，無不見之者，是以所言多中。州牧劉璋，辟以爲師友從事。〔一〕先主定蜀，署儒林校尉。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，問羣，羣對曰：「當得其地，不得其民也。若出偏軍，必不利，當戒愼之！」時州後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，而天才過羣，〔二〕諫先主曰：「不可爭漢中，軍必不利。」先主竟不用裕言，果得地而不得民也。遣將軍吳蘭、雷銅等入武都，皆沒不還，悉如羣言。於是舉羣茂才。

〔一〕續漢書曰：建安七年，越嶲有男子化爲女人，時羣言哀帝時亦有此，將易代之祥也。至二十五年，獻帝果封于山陽。十二年十月，有星孛于鶉尾，荆州分野，羣以爲荆州牧將死而失土。明年秋，劉表卒，曹公平荆州。十七年十二月，星孛于五諸侯，羣以爲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。是時，劉璋據益州，張魯據漢中，韓遂據涼州，宋建據

抱罕。明年冬，曹公遣偏將擊涼州。十九年，獲宋建，韓遂逃于羌中，被殺。其年秋，璋失益州。二十年秋，曹公攻漢中，張魯降。

〔三〕裕字南和。

裕又私語人曰：「歲在庚子，天下當易代，劉氏祚盡矣。主公得益州，九年之後，寅卯之間當失之。」人密白其言。初，先主與劉璋會涪時，裕爲璋從事，侍坐。其人饒鬚，先主嘲之曰：「昔吾居涿縣，特多毛姓，東西南北皆諸毛也，涿令稱曰『諸毛繞涿居乎』！」裕即答曰：「昔有作上黨潞長，遷爲涿令（涿令）者，去官還家，時人與書，欲署潞則失涿，欲署涿則失潞，乃署曰『潞涿君』。」先主無鬚，故裕以此及之。先主常銜其不遜，加忿其漏言，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，下獄，將誅之。諸葛亮表請其罪，先主答曰：「芳蘭生門，不得不鉏。」裕遂棄市。後魏氏之立，先主之薨，皆如裕所刻。又曉相術，每舉鏡視面，自知刑死，未嘗不撲之於地也。

羣卒，子巨頗傳其術。

杜瓊字伯瑜，蜀郡成都人也。少受學於任安，精究安術。劉璋時辟爲從事。先主定益州，領牧，以瓊爲議曹從事。後主踐阼，拜諫議大夫，遷左中郎將、大鴻臚、太常。爲人靜默少言，闔門自守，不與世事。蔣琬、費禕等皆器重之。雖學業入深，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。

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，瓊答曰：「欲明此術甚難，須當身視，識其形色，不可信人也。晨夜苦劇，然後知之，復憂漏泄，不如不知，是以不復視也。」周因問曰：「昔周徵君以爲當塗高者魏也，其義何也？」瓊答曰：「魏，闕名也，當塗而高，聖人取類而言耳。」又問周曰：「寧復有所怪邪？」周曰：「未達也。」瓊又曰：「古者名官職不言曹；始自漢已來，名官盡言曹，吏言屬曹，卒言侍曹，此殆天意也。」瓊年八十餘，延熙十三年卒。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，不教諸子，內學無傳業者。周緣瓊言，乃觸類而長之曰：「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，弟曰成師。師服曰：『異哉君之名子也！嘉耦曰妃，怨耦曰仇，今君名太子曰仇，弟曰成師，始兆亂矣，兄其替乎？』其後果如服言。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、董侯，既立爲帝，後皆免爲諸侯，與師服言相似也。先主諱備，其訓具也，後主諱禪，其訓授也，如言劉已具矣，當授與人也；意者甚於穆侯、靈帝之名子。」後宦人黃皓弄權於內，景耀五年，宮中大樹無故自折，周深憂之，無所與言，乃書柱曰：「衆而大，期之會，具而授，若何復？」言曹者衆也，魏者大也，衆而大，天下其當會也。具而授，如何復有立者乎？蜀既亡，咸以周言爲驗。周曰：「此雖己所推尋，然有所因，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，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。」

許慈字仁篤，南陽人也。師事劉熙，善鄭氏學，治易、尚書、三禮、毛詩、論語。建安中，

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。時又有魏郡胡潛，字公興，不知其所以在益土。潛雖學不沾洽，然卓犖彊識，祖宗制度之儀，喪紀五服之數，皆指掌畫地，舉手可采。先主定蜀，承喪亂歷紀，學業衰廢，乃鳩合典籍，沙汰衆學，慈、潛並爲學士，與孟光、來敏等典掌舊文。值庶事草創，動多疑議，慈、潛更相克伐，謗讟忿爭，形於聲色；書籍有無，不相通借，時尋楚撻，以相震攇。攇，虚晚反。其矜己妒彼，乃至於此。先主愍其若斯，羣僚大會，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，傚其訟鬩之狀，酒酣樂作，以爲嬉戲，初以辭義相難，終以刀杖相屈，用感切之。潛先沒，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，卒。〔一〕子勛傳其業，復爲博士。

〔一〕孫盛曰：蜀少人士，故慈、潛等並見載述。

孟光字孝裕，河南洛陽人，漢太尉孟郁之族。〔一〕靈帝末爲講部吏。獻帝遷都長安，遂逃入蜀，劉焉父子待以客禮。博物識古，無書不覽，尤銳意三史，長於漢家舊典。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，每與來敏爭此二義，光常譊譊讙咋。譊音奴交反。讙音休袁反。咋音徂格反。先主定益州，拜爲議郎，與許慈等並掌制度。後主踐阼，爲符節令、屯騎校尉、長樂少府，遷大司農。延熙九年秋，大赦，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：「夫赦者，偏枯之物，非明世所宜有也。衰弊窮極，必不得已，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。今主上仁賢，百僚稱職，有何旦夕之危，倒懸

之急，而數施非常之恩，以惠姦宄之惡乎？又鷹隼始擊，而更原宥有罪，上犯天時，下違人理。老夫耄朽，不達治體，竊謂斯法難以經久，豈具瞻之高美，所望於明德哉！」禕但顧謝踧踖而已。光之指摘痛癢，多如是類，故執政重臣，心不能悅，爵位不登；每直言無所回避，爲代所嫌。太常廣漢鐔承、〔二〕光祿勳河東裴儁等，年資皆在光後，而登據上列，處光之右，蓋以此也。〔三〕

〔一〕續漢書曰：郁，中常侍孟賁之弟。

〔二〕華陽國志曰：承字公文，歷郡守少府。

〔三〕傅暢裴氏家記曰：儁字奉先，魏尚書令潛弟也。儁姊夫爲蜀中長史，儁送之，時年十餘歲，遂遭漢末大亂，不復得還。既長知名，爲蜀所推重也。子越，字令緒，爲蜀督軍。蜀破，遷還洛陽，拜議郎。

後進文士祕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，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幷其情性好尚，正答曰：「奉親虔恭，夙夜匪懈，有古世子之風；接待羣僚，舉動出於仁恕。」光曰：「如君所道，皆家戶所有耳；吾今所問，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。」正曰：「世子之道，在於承志竭歡，既不得妄有所施爲，且智調藏於胸懷，權略應時而發，此之有無，焉可豫設也？」光解正慎宜，不爲放談，乃曰：「吾好直言，無所回避，每彈射利病，爲世人所譏嫌；（疑）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，然語有次。今天下未定，智意爲先，智意雖有自然，然（不）〔亦〕可力彊致也。此儲君讀書，寧當傚

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，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！當務其急者。」正深謂光言爲然。後光坐事免官，年九十餘卒。

來敏字敬達，義陽新野人，來歙之後也。父豔，爲漢司空。〔一〕漢末大亂，敏隨姊（夫）奔荆州，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姪，故璋遣迎琬妻，敏遂俱與姊入蜀，常爲璋賓客。涉獵書籍，善左氏春秋，尤精於倉、雅訓詁，好是正文字。先主定益州，署敏典學校尉，及立太子，以爲家令。後主踐阼，爲虎賁中郎將。丞相亮住漢中，請爲軍祭酒、輔軍將軍，坐事去職。〔二〕亮卒後，還成都爲大長秋，又免，後累遷爲光祿大夫，復坐過黜。前後數貶削，皆以語言不節，舉動違常也。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慎，議論干時，然猶愈於敏，俱以其耆宿學士見禮於世。而敏荆楚名族，東宮舊臣，特加優待，是故廢而復起。後以敏爲執慎將軍，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。年九十七，景耀中卒。子忠，亦博覽經學，有敏風，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。維善之，以爲參軍。

〔一〕華嶠後漢書曰：豔好學下士，開館養徒衆。少歷顯位，靈帝時位至司空。

〔二〕亮集有教曰：「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『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？諸人共憎我，何故如是』？敏年老狂悖，生此怨言。昔成都初定，議者以爲來敏亂羣，先帝以新定之際，故遂含容，無所禮用。後劉子初選以爲太子家

令，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。後主〔上〕即位，吾闇於知人，遂復擢爲將軍祭酒，違議者之審見，背先帝所疏外，自謂能以敦厲薄俗，帥之以義。今既不能，表退職，使閉門思愆。」

尹默字思潛，梓潼涪人也。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，默知其不博，乃遠游荊州，從司馬德操、宋仲子等受古學。皆通諸經史，又專精於左氏春秋，自劉歆條例，鄭衆、賈逵父子、陳元、〔方〕服虔注說，咸略誦述，不復按本。先主定益州，領牧，以爲勸學從事。及立太子，以默爲僕，〔射〕以左氏傳授後主。後主踐阼，拜諫議大夫。丞相亮住漢中，請爲軍祭酒。亮卒，還成都，拜太中大夫，卒。子宗傳其業，爲博士。〔一〕

〔一〕宋仲子後在魏。魏略曰：其子與魏諷謀反，伏誅。魏太子答王朗書曰：「昔石厚與州吁游，父碏知其與亂；韓子昵田蘇，穆子知其好仁：故君子游必有方，居必就士，誠有以也。嗟乎！宋忠無石子先識之明，老罹此禍。今雖欲願行滅親之誅，立純臣之節，尚可得邪！」

李譔字欽仲，梓潼涪人也。父仁，字德賢，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，從司馬徽、宋忠等學。譔具傳其業，又從默講論義理，五經、諸子，無不該覽，加博好技藝，算術、卜數、醫藥、弓弩、

機械之巧，皆致思焉。始爲州書佐、尚書令史。延熙元年，後主立太子，以譔爲庶子，遷爲僕。(射)轉中散大夫、右中郎將，猶侍太子。太子愛其多知，甚悅之。然體輕脫，好戲啁，故世不能重也。著古文易、尚書、毛詩、三禮、左氏傳、太玄指歸，皆依準賈、馬，異於鄭玄。與王氏殊隔，初不見其所述，而意歸多同。景耀中卒。時又有漢中陳術，字申伯，亦博學多聞，著釋問七篇、益部耆舊傳及志，位歷三郡太守。

譙周字允南，巴西西充國人也。父𡸇，字榮始，治尚書，兼通諸經及圖、緯。州郡辟請，皆不應，州就假師友從事。周幼孤，與母兄同居。既長，耽古篤學，家貧未嘗問產業，誦讀典籍，欣然獨笑，以忘寢食。研精六經，尤善書札。頗曉天文，而不以留意；諸子文章非心所存，不悉徧視也。身長八尺，體貌素朴，性推誠不飾，無造次辯論之才，然潛識內敏。建興中，丞相亮領益州牧，命周爲勸學從事。〔一〕亮卒於敵庭，周在家聞問，即便奔赴，尋有詔書禁斷，惟周以速行得達。大將軍蔣琬領刺史，徙爲典學從事，總州之學者。

〔一〕蜀記曰：周初見亮，左右皆笑。既出，有司請推笑者，亮曰：「孤尚不能忍，況左右乎！」

後主立太子，以周爲僕，轉家令。時後主頗出游觀，增廣聲樂。周上疏諫曰：「昔王莽之敗，豪傑並起，跨州據郡，欲弄神器，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，未必以其勢之廣狹，惟其德

之薄厚也。是故於時更始、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，然莫不快情恣欲，怠於爲善，游獵飲食，不恤民物。世祖初入河北，馮異等勸之曰：『當行人所不能爲。』遂務理冤獄，節儉飲食，動遵法度，故北州歌歎，聲布四遠。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，吳漢、寇恂未識世祖，遙聞德行，遂以權計舉漁陽、上谷突騎迎于廣阿。其餘望風慕德者邳肜、耿純、劉植之徒，至于輿病齎棺，繦負而至者，不可勝數，故能以弱爲彊，屠王郎，吞銅馬，折赤眉而成帝業也。及在洛陽，嘗欲小出，車駕已御，銚期諫曰：『天下未寧，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。』即時還車。及征隗囂，潁川盜起，世祖還洛陽，但遣寇恂往，恂曰：『潁川以陛下遠征，故姦猾起叛，未知陛下還，恐不時降；陛下自臨，潁川賊必即降。』遂至潁川，竟如恂言。故非急務，欲小出不敢，至於急務，欲自安不爲，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！故傳曰『百姓不徒附』，誠以德先之也。今漢遭厄運，天下三分，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。陛下天姿至孝，喪踰三年，言及隕涕，雖曾閔不過也。敬賢任才，使之盡力，有踰成康。故國內和一，大小勠力，臣所不能陳。然臣不勝大願，願復廣人所不能者。夫輓大重者，其用力苦不衆，拔大艱者，其善術苦不廣，且承事宗廟者，非徒求福祐，所以率民尊上也。至於四時之祀，或有不臨，池苑之觀，或有仍出，臣之愚滯，私不自安。夫憂責在身者，不暇盡樂，先帝之志，堂構未成，誠非盡樂之時。願省減樂官、後宮所增造，但奉脩先帝所施，下爲子孫節儉之教。」徙爲中散大夫，猶

侍太子。

于時軍旅數出，百姓彫瘁，周與尙書令陳祗論其利害，退而書之，謂之仇國論。其辭曰：「因餘之國小，而肇建之國大，並爭於世而爲仇敵。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，問於伏愚子曰：『今國事未定，上下勞心，往古之事，能以弱勝彊者，其術何如？』伏愚子曰：『吾聞之，處大無患者恆多慢，處小有憂者恆思善；多慢則生亂，思善則生治，理之常也。故周文養民，以少取多，勾踐卹衆，以弱斃彊，此其術也。』賢卿曰：『曩者項彊漢弱，相與戰爭，無日寧息，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，各欲歸息民；張良以爲民志旣定，則難動也，尋帥追羽，終斃項氏，豈必由文王之事乎？肇建之國方有疾疢，我因其隙，陷其邊陲，覬增其疾而斃之也。』伏愚子曰：『當殷、周之際，王侯世尊，君臣久固，民習所專；深根者難拔，據固者難遷。當此之時，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？當秦罷侯置守之後，民疲秦役，天下土崩，或歲改主，或月易公，鳥驚獸駭，莫知所從，於是豪彊並爭，虎裂狼分，疾博者獲多，遲後者見吞。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，旣非秦末鼎沸之時，實有六國並據之勢，故可爲文王，難爲漢祖。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，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。諺曰：「射幸數跌，不如審發。」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，不爲意似改步，時可而後動，數合而後舉，故湯、武之師不再戰而克，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。如遂極武黷征，土崩勢生，不幸遇難，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。

若乃奇變縱橫，出入無間，衝波截轍，超谷越山，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，我愚子也，實所不及。』」

後遷光祿大夫，位亞九列。周雖不與政事，以儒行見禮，時訪大議，輒據經以對，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。

景耀六年冬，魏大將軍鄧艾克江由，長驅而前。而蜀本謂敵不便至，不作城守調度，及聞艾已入陰平，百姓擾擾，皆迸山野，不可禁制。後主使羣臣會議，計無所出。或以爲蜀之與吳，本爲和國，宜可奔吳；或以爲南中七郡，阻險斗絕，易以自守，宜可奔南。惟周以爲：「自古已來，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也，今若入吳，固當臣服。且政理不殊，則大能吞小，此數之自然也。由此言之，則魏能并吳，吳不能并魏明矣。等爲小稱臣，孰與爲大？再辱之恥，何與一辱？且若欲奔南，則當早爲之計，然後可果；今大敵以近，禍敗將及，羣小之心，無一可保，恐發足之日，其變不測，何至南之有乎！」羣臣或難周曰：「今艾以不遠，恐不受降，如之何？」周曰：「方今東吳未賓，事勢不得不受，（之受）〔受之〕之後，不得不禮。若陛下降魏，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，周請身詣京都，以古義爭之。」衆人無以易周之理。

後主猶疑於入南，周上疏曰：「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，有欲適南之計，臣愚以爲不安。何者？南方遠夷之地，平常無所供爲，猶數反叛，自丞相亮南征，兵勢偪之，窮乃幸從。是

後供出官賦，取以給兵，以爲愁怨，此患國之人也。今以窮迫，欲往依恃，恐必復反叛，一也。北兵之來，非但取蜀而已，若奔南方，必因人勢衰，及時赴追，二也。若至南方，外當拒敵，內供服御，費用張廣，他無所取，耗損諸夷必甚，甚必速叛，三也。昔王郎以邯鄲僭號，時世祖在信都，畏偪於郎，欲棄還關中。邳彤諫曰：『明公西還，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，背城主，而千里送公，其亡叛可必也。』世祖從之，遂破邯鄲。今北兵至，陛下南行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於今，四也。願陛下早爲之圖，可獲爵土；若遂適南，勢窮乃服，其禍必深。易曰：『亢之爲言，知得而不知喪，知存而不知亡；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惟聖人乎！』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。故堯、舜以子不善，知天有授，而求授人；子雖不肖，禍尚未萌，而迎授與人，況禍以至乎！故微子以殷王之昆，面縛銜璧而歸武王，豈所樂哉，不得已也。」於是遂從周策。劉氏無虞，一邦蒙賴，周之謀也。〔一〕

〔一〕孫綽評曰：譙周說後主降魏，可乎？曰：自爲天子而乞降請命，何恥之深乎！夫爲社稷死則死之，爲社稷亡則亡之。先君正魏之篡，不與同天矣。推過於其父，俛首而事讎，可謂苟存，豈大居正之道哉！

孫盛曰：春秋之義，國君死社稷，卿大夫死位，況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！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，亡禮希利，要冀微榮，惑矣。且以事勢言之，理有未盡。何者？禪雖庸主，實無桀、紂之酷，戰雖屢北，未有土崩之亂，縱不能君臣固守，背城借一，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。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，霍弋以强卒鎮夜郎。蜀土險狹，山水峻

隔，絕巘激湍，非步卒所涉。若悉取舟楫，保據江州，徵兵南中，乞師東國，如此則姜、廖五將自然雲從，吳之三師承命電赴，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亡邪？魏師之來，褰國大舉，欲追則舟楫靡資，欲留則師老多虞。且屈伸有會，情勢代起，徐因思奮之民，以攻驕惰之卒，此越王所以敗闔閭，田單所以摧騎劫也，何爲匆匆遽自囚虜，下堅壁於敵人，致斫石之至恨哉？葛生有云：「事之不濟則已耳，安能復爲之下！」壯哉斯言，可以立懦夫之志矣。觀古燕、齊、荆、越之敗，或國覆主滅，或魚縣鳥竄，終能建功立事，康復社稷，豈曰天助，抑亦人謀也。向使懷苟存之計，納譙周之言，何邦基之能構，令名之可獲哉？禪既闇主，周實駑臣，方之申包、田單、范蠡、大夫種，不亦遠乎！

時晉文王爲魏相國，以周有全國之功，封陽城亭侯。又下書辟周，周發至漢中，困疾不進。咸熙二年夏，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，過見周。周語次，因書版示立曰：「典午忽兮，月酉沒兮。」典午者謂司馬也，月酉者謂八月也，至八月而文王果崩。〔一〕晉室踐阼，累下詔所在發遣周。周遂輿疾詣洛，泰始三年至。以疾不起，就拜騎都尉，周乃自陳無功而封，求還爵土，皆不聽許。

〔一〕華陽國志曰：文立字廣休，少治毛詩、三禮，兼通羣書。刺史費禕命爲從事，入爲尚書郎，復辟禕大將軍東曹掾，稍遷尚書。蜀并于魏，梁州建，首爲別駕從事，舉秀才。晉泰始二年，拜濟陰太守，遷太子中庶子。立上言：「故蜀大官及盡忠死事者子孫，雖仕郡國，或有不才，同之齊民爲劇；又諸葛亮、蔣琬、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，各宜量才敍用，以慰巴、蜀之心，傾吳人之望。」事皆施行。轉散騎常侍，獻可替否，多所補納。稍遷衞尉，中朝服其賢

雅，爲時名卿。咸寧末卒。立章奏詩賦論頌凡數十篇。

五年，予嘗爲本郡中正，清定事訖，求休還家，往與周別。周語予曰：「昔孔子七十二、劉向、揚雄七十一而沒，今吾年過七十，庶慕孔子遺風，可與劉、揚同軌，恐不出後歲，必便長逝，不復相見矣。」疑周以術知之，假此而言也。六年秋，爲散騎常侍，疾篤不拜，至冬卒。〔一〕凡所著述，撰定法訓、五經論、古史考（書）之屬百餘篇。〔二〕周三子，熙、賢、同。少子同頗好周業，亦以忠篤質素爲行，舉孝廉，除錫令、東宮洗馬，召不就。〔三〕

〔一〕晉陽秋載詔曰：「朕甚悼之，賜朝服一具，衣一襲，錢十五萬。」周息熙上言，周臨終囑熙曰：「久抱疾，未曾朝見，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，勿以加身。當還舊墓，道險行難，豫作輕棺。殯斂已畢，上還所賜。」詔還衣服，給棺直。

〔二〕益部耆舊傳曰：益州刺史董榮圖畫周像於州學，命從事李通頌之曰：「抑抑譙侯，好古述儒，寶道懷眞，鑒世盈虛，雅名美迹，終始是書。我后欽賢，無言不讐，攀諸前哲，丹青是圖。嗟爾來葉，鑒茲顯模。」

〔三〕周長子熙。熙子秀，字元彥。晉陽秋曰：秀性清靜，不交於世，知將大亂，豫絕人事，從兄弟及諸親里不與相見。州郡辟命，及李雄盜蜀，安車徵秀，又雄叔父驤、驤子壽辟命，皆不應。常冠鹿皮，躬耕山藪。永和三年，安西將軍桓溫平蜀，表薦秀曰：「臣聞大朴既虧，則高尚之標顯；道喪時昏，則忠貞之義彰。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，亦有秉心矯迹以惇在三之節。是以上代之君，莫不崇重斯軌，所以篤俗訓民，靜一流競。伏惟大晉應符御世，運無常通，時有屯蹇，神州丘墟，三方圮裂，兔罝絕響於中林，白駒無聞於空谷，斯有識之所悼心，大雅之所歎息者也。陛下聖德嗣興，方恢天緒。臣昔奉役，有事西土，鯨鯢既縣，思宣大化；訪諸故老，搜揚潛逸，庶武羅於

羿、浞之墟，想王蠋於亡齊之境。竊聞巴西譙秀，植操貞固，抱德肥遁，揚清渭波。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，羣黎蹈顚沛之艱，中華有顧瞻之哀，幽谷無遷喬之望；凶命屢招，姦威仍偪，身寄虎吻，危同朝露，而能抗節玉立，誓不降辱，杜門絕跡，不面僞庭，進免龔勝亡身之禍，退無薛方詭對之譏；雖園、綺之棲商、洛，管寧之默遼海，方之於秀，殆無以過。于今西土，以爲美談。夫旌德禮賢，化道之所先，崇表殊節，聖哲之上務。方今六合未康，豺狼當路，遺黎偷薄，義聲弗聞，益宜振起道義之徒，以敦流遁之弊。若秀蒙蒲帛之徵，足以鎭靜頹風，軌訓囂俗；幽遐仰流，九服知化矣。」及蕭敬叛亂，避難宕渠川中，鄉人宗族馮依者以百數。秀年八十，衆人以其篤老，欲代之負擔，秀拒曰：「各有老弱，當先營救。吾氣力自足堪此，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。」後十餘年，卒於家。

郤正字令先，河南偃師人也。祖父儉，靈帝末爲益州刺史，爲盜賊所殺。會天下大亂，故正父揖因留蜀。揖爲將軍孟達營都督，隨達降魏，爲中書令史。正本名纂。少以父死母嫁，單煢隻立，而安貧好學，博覽墳籍。弱冠能屬文，入爲祕書吏，轉爲令史，遷郎，至令。性澹於榮利，而尤耽意文章，自司馬、王、揚、班、傅、張、蔡之儔遺文篇賦，及當世美書善論，益部有者，則鑽鑿推求，略皆寓目。自在內職，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，經三十年。皓從微至貴，操弄威權，正既不爲皓所愛，亦不爲皓所憎，是以官不過六百石，而免於憂患。

依則先儒，假文見意，號曰釋譏，其文繼於崔駰達旨。其辭曰：

或有譏余者曰：『聞之前記，夫事與時並，名與功偕，然則名之與事，前哲之急務

也。是故創制作範，匪時不立，流稱垂名，匪功不記，名必須功而乃顯，事亦俟時以行止，身沒名滅，君子所恥。是以達人研道，探賾索微，觀天運之符表，考人事之盛衰，辯者馳說，智者應機，謀夫演略，武士奮威，雲合霧集，風激電飛，量時揆宜，用取世資，小屈大申，存公忽私，雖尺枉而尋直，終揚光以發輝也。今三方鼎跱，九有未乂，悠悠四海，嬰丁禍敗，嗟道義之沈塞，愍生民之顛沛，此誠聖賢拯救之秋，烈士樹功之會也。吾子以高朗之才，珪璋之質，兼覽博闚，留心道術，無遠不致，無幽不悉；挺身取命，幹茲奧祕，躊躇紫闥，喉舌是執，九考不移，有入無出，〔一〕究古今之眞僞，計時務之得失。雖時獻一策，偶進一言，釋彼官責，慰此素飡，固未能輸竭忠款，盡瀝胸肝，排方入直，惠彼黎元，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。盍亦綏衡緩轡，回軌易塗，輿安駕肆，思馬斯徂，審厲揭以投濟，要夷庚之赫憮，播秋蘭以芳世，副吾徒之（彼）〔披〕圖，不亦盛與！』

余聞而歎曰：『嗚呼，有若云乎邪！夫人心不同，實若其面，子雖光麗，既美且豔，管闚筐舉，守厥所見，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，信萬事之精練也。』

或人率爾，仰而揚衡曰：『是何言與！是何言與！』

余應之曰：『虞帝以面從爲戒，孔聖以悅己爲尤，若子之言，良我所思，將爲吾子論而釋之。昔在鴻荒，矇昧肇初，三皇應籙，五帝承符，爰曁夏、商，前典攸書。姬衰道

缺，霸者翼扶，嬴氏慘虐，吞嚼八區，於是從橫雲起，狙詐如星，奇衺蠭動，智故萌生；或飾眞以儺僞，或挾邪以干榮，或詭道以要上，或鬻技以自矜；背正崇邪，棄直就佞，忠無定分，義無常經。故鞅法窮而慝作，斯義敗而姦成，呂門大而宗滅，韓辯立而身刑。夫何故哉？利回其心，寵耀其目，赫赫龍章，鑠鑠車服，媮幸苟得，如反如仄，淫邪荒迷，恣睢自極，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，庭宁未踐而棟折榱覆。天收其精，地縮其澤，人弔其躬，鬼芟其額。初升高岡，終隕幽壑，朝含榮潤，夕爲枯魄。是以賢人君子，深圖遠慮，畏彼咎戾，超然高舉，寧曳尾於塗中，穢濁世之休譽。彼豈輕主慢民，而忽於時務哉？蓋易著行止之戒，詩有靖恭之歎，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。

自我大漢，應天順民，政治之隆，皓若陽春，俯憲坤典，仰式乾文，播皇澤以熙世，揚茂化之醲醇，君臣履度，各守厥眞；上垂詢納之弘，下有匡救之責，士無虛華之寵，民有一行之迹，粲乎亹亹，尙此忠益。然而道有隆窳，物有興廢，有聲有寂，有光有翳。朱陽否於素秋，玄陰抑於孟春，羲和逝而望舒係，運氣匿而耀靈陳。沖、質不永，桓、靈墜敗，英雄雲布，豪傑蓋世，家挾殊議，人懷異計，故從橫者欻披其胸，狙詐者暫吐其舌也。

今天綱已綴，德樹西鄰，丕顯祖之宏規，縻好爵於士人，興五教以訓俗，豐九德以

濟民，肅明祀以礿祭，幾皇道以輔眞。雖跱者未一，僞者未分，聖人垂戒，蓋均無貧；故君臣協美於朝，黎庶欣戴於野，動若重規，靜若疊矩。濟濟偉彥，元凱之倫也，有過必知，顏子之仁也，侃侃庶政，冉、季之治也，鷹揚鷙騰，伊、望之事也；總羣俊之上略，含薛氏之三計，敷張、陳之祕策，故力征以勤世，援華英而不遑，豈暇脩枯籜於榛穢哉！

然吾不才，在朝累紀，託身所天，心焉是恃。樂滄海之廣深，歎嵩嶽之高跱，聞仲尼之贊商，感鄉校之益己，彼平仲之和羹，亦進可而替否；故曚冒瞽說，時有攸獻，譬遒人之有采于市閭，游童之吟詠乎疆畔，庶以增廣福祥，輸力規諫。若其合也，則以闇協明，進應靈符；如其違也，自我常分，退守己愚。進退任數，不矯不誣，循性樂天，夫何恨諸？此其所以既入不出，有而若無者也。狹屈氏之常醒，濁漁父之必醉，溷柳季之卑辱，褊夷叔之高懟。合不以得，違不以失，得不克詘，失不慘悸；不樂前以顧軒，不就後以慮輊，不鬻譽以干澤，不辭愆以忌絀。何責之釋？何殯之卹？何方之排？何直之入？九考不移，固其所執也。

方今朝士山積，髦俊成羣，猶鱗介之潛乎巨海，毛羽之集乎鄧林，游禽逝不爲之尠，浮魴臻不爲之殷。且陽靈幽於唐葉，陰精應於商時，陽盱請而洪災息，桑林禱而甘澤滋。〔二〕行止有道，啓塞有期。我師遺訓，不怨不尤，委命恭己，我又何辭？辭窮路

單，將反初節，綜墳典之流芳，尋孔氏之遺藝，綴微辭以存道，憲先軌而投制，韙叔肸之優游，美疎氏之遐逝，收止足以言歸，汎皓然以容裔，欣環堵以恬娛，免咎悔於斯世，顧茲心之未泰，懼末塗之泥滯，仍求激而增憤，肆中懷以告誓。昔九方考精於至貴，秦牙沈思於殊形；〔三〕薛燭察寶以飛譽，〔四〕瓠梁託絃以流聲；〔五〕齊隸拊髀以濟文，〔六〕楚客潛寇以保荆；〔七〕雍門援琴而挾說，〔八〕韓哀秉轡而馳名；〔九〕盧敖翺翔乎玄闕，若士竦身于雲清。〔一〇〕余實不能齊技於數子，故乃靜然守己而自寧。』

〔一〕尚書曰：「三載考績，三考黜陟幽明。九考則二十七年。

〔二〕淮南子曰：「禹爲水，以身請于陽盱之河，湯苦旱，以身禱於桑林之際，聖人之憂民，如此其明也。

呂氏春秋曰：「昔殷湯克夏桀而天下大旱，三年不收，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：「余一人有罪，無及萬方，萬方有罪，在余一人，無以一人之不敏，使上帝毀傷民之大命。」湯於是剪其髮，攦其爪，自以爲犧牲，用祈福于上帝。民乃甚悅。雨乃大至。

〔三〕淮南子曰：秦穆公謂伯樂曰：「子之年長矣，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？」對曰：「良馬者，可以形容筋骨相也。相天下之馬者，若滅若沒，若失若亡，其一若此馬者，絕塵卻轍。臣之子皆下才也，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。臣有所與共儋纏采薪九方堙，此其相馬，非臣之下也，請見之。」穆公見之，使之求馬，三月而反，報曰：「已得馬矣，在於沙丘。」穆公曰：「何馬也？」對曰：「牝而黃。」使人往取之，牡而驪。穆公不悅，召伯樂而問之曰：「敗矣，子之所使求馬者也！毛物牝牡尚弗能知，又何馬之能知？」伯樂喟然太息曰：「一至此乎！是乃

所以千萬(里)臣而無數者也。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，得其精而忘其麤，在其內而忘其外，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，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，若彼之所相者，乃有貴乎馬者。」馬至，而果天下之馬也。

淮南子又曰：伯樂、寒風、秦牙、葛青，所相各異，其知馬一也；蓋九方觀其精，秦牙察其形。

〔四〕越絕書曰：昔越王句踐有寶劍五枚，聞於天下。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，王召而問之：「吾有寶劍五，請以示子。」乃取豪曹、巨闕，薛燭曰：「皆非也。」又取純鉤、湛盧，燭曰：「觀其劍鈔，爛爛如列宿之行，觀其光，渾渾如水之將溢于塘，觀其文，渙渙如冰將釋，此所謂純鉤邪？」王曰：「是也。」王曰：「客有直之者，有市之鄉三，駿馬千匹，千戶之都二，可乎？」薛燭曰：「不可。當造此劍之時，赤堇之山破而出錫，若邪之谿涸而出銅，雨師掃灑，雷公擊鼓，太一下觀，天精下之，歐冶乃因天之精，悉其伎巧，一曰純鉤，二曰湛盧。今赤堇之山已合，若邪之谿深而不測，歐冶子已死，雖傾城量金，珠玉竭河，獨不得此一物。有市之鄉三，駿馬千匹，千戶之都二，亦何足言與！」

〔五〕淮南子曰：瓠巴鼓瑟而鱏魚聽之。又曰：瓠梁之歌可隨也，而以歌者不可爲也。

〔六〕臣松之曰：按此謂孟嘗君田文下坐客，能作雞鳴以濟其厄者也。凡作雞鳴，必先拊髀，以傚雞之拊翼也。

〔七〕淮南子曰：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。楚有善爲偸者，往見曰：「聞君求技道之士，臣偸也，願以技備一卒。」子發聞之，衣不及帶，冠不暇正，出見而禮之。左右諫曰：「偸者，天下之盜也，何爲禮之？」君曰：「此非左右之所得與。」後無幾何，齊興兵伐楚。子發將師以當之，兵三卻。楚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，齊師愈彊。於是卒偸進請曰：「臣有薄技，願爲君行之。」君曰「諾」。偸卽夜出，解齊將軍之帳，而獻之子發。子發使人歸之，曰：「卒有出採薪者，得將軍之帳，使使歸於執事。」明日又復往取枕，子發又使歸之。明日又復往取簪，子發又使歸之。齊師聞之大駭，將軍與軍吏謀曰：「今日不去，楚軍恐取吾頭矣！」卽旋師而去。

〔八〕桓譚新論曰：雍門周以琴見，孟嘗君曰：「先生鼓琴，亦能令文悲乎？」對曰：「臣之所能令悲者，先貴而後賤，昔富而今貧，擯壓窮巷，不交四鄰；不若身材高妙，懷質抱眞，逢讒罹謗，怨結而不得信；不若交歡而結愛，無怨而生離，遠赴絕國，無相見期；不若幼無父母，壯無妻兒，出以野澤爲鄰，入用堀穴爲家，困于朝夕，無所假貸：若此人者，但聞飛鳥之號，秋風鳴條，則傷心矣，臣一爲之援琴而長太息，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。今若足下，居則廣廈高堂，連闥洞房，下羅帷，來淸風；倡優在前，諂諛侍側，揚激楚，舞鄭妾，流聲以娛耳，練色以淫目；水戲則舫龍舟，建羽旗，鼓釣乎不測之淵；野游則登平原，馳廣囿，强弩下高鳥，勇士格猛獸；置酒娛樂，沈醉忘歸：方此之時，視天地曾不若一指，雖有善鼓琴，未能動足下也。」孟嘗君曰：「固然！」雍門周曰：「然臣竊爲足下有所常悲。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，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。天下未嘗無事，不從即衡；從成則楚王，衡成則秦帝。夫以秦、楚之彊而報弱薛，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，有識之士，莫不爲足下寒心。天道不常盛，寒暑更進退，千秋萬歲之後，宗廟必不血食；高臺既已傾，曲池又已平，墳墓生荊棘，狐狸穴其中，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：『孟嘗君之尊貴，亦猶若是乎！』」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，涕淚承睫而未下。雍門周引琴而鼓之，徐動宮徵，叩角羽，終而成曲，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曰：「先生鼓琴，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。」

〔九〕呂氏春秋曰：韓哀作御。

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：及至駕齧膝，參乘旦，王良執靶，韓哀附輿，縱馳騁騖，忽如景靡，過都越國，蹶如歷塊，追奔電，逐遺風，周流八極，萬里一息，何其遼哉！人馬相得也。

〔一〇〕淮南子曰：盧敖游乎北海，經乎太陰，入乎玄闕，至於蒙轂之上，見一士焉，深目而玄準，戾頸而鳶肩，豐上而殺下，軒軒然方迎風而舞，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，遯逃乎碑下。盧敖俯而視之，方卷龜殼而食合梨。盧敖乃與之語

曰：「惟敖爲背羣離黨，窮觀於六合之外者，非敖而已乎！敖幼而好游，長不喻解，周行四極，惟北陰之不闚，今卒睹夫子於是，子殆可與敖爲交乎！」若士者齤然而笑曰：「嘻乎！子中州民，寧肯而遠至此？此猶光乎日月而戴列星，陰陽之所行，四時之所生，此其比夫不名之地，猶窔奥也。若我南游乎罔㝗之野，北息于沈墨之鄉，西窮冥冥之黨，東貫鴻濛之光，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，聽焉無聞，視焉則眴，此其外猶有沈沈之汜，其餘一舉而千萬里，吾猶未能之在。今子游始至于此，乃語窮觀，豈不亦遠哉！然子處矣，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，吾不可以久。」若士舉臂而竦身，遂入雲中。盧敖仰而視之，弗見乃止，曰：「吾比夫子也，猶黃鵠之與壤蟲，終日行不離咫尺，自以爲遠，不亦悲哉！」

景耀六年，後主從譙周之計，遣使請降于鄧艾，其書，正所造也。明年正月，鍾會作亂成都，後主東遷洛陽，時擾攘倉卒，蜀之大臣無翼從者，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，捨妻子單身隨侍。後主賴正相導宜適，舉動無闕，乃慨然歎息，恨知正之晚。時論嘉之。賜爵關內侯。泰始中，除安陽令，遷巴西太守。泰始八年詔曰：「正昔在成都，顚沛守義，不違忠節，及見受用，盡心幹事，有治理之績，其以正爲巴西太守。」咸寧四年卒。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，垂百篇。

評曰：杜微脩身隱靜，不役當世，庶幾夷、皓之槩。周羣占天有徵，杜瓊沈默愼密，諸生之純也。許、孟、來、李，博涉多聞，尹默精于左氏，雖不以德業爲稱，信皆一時之學士。譙周詞理淵通，爲世碩儒，有董、揚之規，郤正文辭燦爛，有張、蔡之風，加其行止，君子有取焉。二子處晉事少，在蜀事多，故著于篇。〔一〕

〔一〕張璠以爲譙周所陳降魏之策，蓋素料劉禪懦弱，心無害戾，故得行也。如遇忿肆之人，雖無他算，然矜殉鄙恥，或發怒妄誅，以立一時之威，快其斯須之意者，此亦夷滅之禍云。

三國志卷四十三　蜀書十三

黃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

黃權字公衡，巴西閬中人也。少爲郡吏，州牧劉璋召爲主簿。時別駕張松建議，宜迎先主，使伐張魯。權諫曰：「左將軍有驍名，今請到，欲以部曲遇之，則不滿其心，欲以賓客禮待，則一國不容二君。若客有泰山之安，則主有累卵之危。可但閉境，以待河清。」璋不聽，竟遣使迎先主，出權爲廣漢長。及先主襲取益州，將帥分下郡縣，郡縣望風景附，權閉城堅守，須劉璋稽服，乃詣降先主。先主假權偏將軍。〔一〕及曹公破張魯，魯走入巴中，權進曰：「若失漢中，則三巴不振，此爲割蜀之股臂也。」於是先主以權爲護軍，率諸將迎魯。魯已還南鄭，北降曹公，然卒破杜濩、朴胡，殺夏侯淵，據漢中，皆權本謀也。

〔一〕徐衆評曰：權既忠諫於主，又閉城拒守，得事君之禮。武王下車，封比干之墓，表商容之閭，所以大顯忠賢之士，而明示所貴之旨。先主假權將軍，善矣，然猶薄少，未足彰忠義之高節，而大勸爲善者之心。

先主爲漢中王，猶領益州牧，以權爲治中從事。及稱尊號，將東伐吳，權諫曰：「吳人悍

戰，又水軍順流，進易退難，臣請爲先驅以嘗寇，陛下宜爲後鎭。」先主不從，以權爲鎭北將軍，督江北軍以防魏師；先主自在江南。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，南軍敗績，先主引退。而道隔絕，權不得還，故率將所領降于魏。有司執法，白收權妻子。先主曰：「孤負黃權，權不負孤也。」待之如初。〔一〕

〔一〕臣松之以爲漢武用虛罔之言，滅李陵之家，劉主拒憲司所執，宥黃權之室，二主得失縣邈遠矣。詩云「樂只君子，保艾爾後」，其劉主之謂也。

魏文帝謂權曰：「君捨逆效順，欲追蹤陳、韓邪？」權對曰：「臣過受劉主殊遇，降吳不可，還蜀無路，是以歸命。且敗軍之將，免死爲幸，何古人之可慕也！」文帝善之，拜爲鎭南將軍，封育陽侯，加侍中，使之陪乘。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，權知其虛言，未便發喪，〔二〕後得審問，果如所言。及先主薨問至，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。文帝察權有局量，欲試驚之，遣左右詔權，未至之間，累催相屬，馬使奔馳，交錯於道，官屬侍從莫不碎魄，而權舉止顏色自若。後領益州刺史，徙占河南。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之，問權曰：「蜀中有卿輩幾人？」權笑而答曰：「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！」宣王與諸葛亮書曰：「黃公衡，快士也，每坐起歎述足下，不去口實。」景初三年，蜀延熙二年，權遷車騎將軍、儀同三司。〔三〕明年卒，謚曰景侯。子邕嗣。邕無子，絕。

〔一〕漢魏春秋曰：文帝詔令發喪，權答曰：「臣與劉、葛推誠相信，明臣本志。疑惑未實，請須後問。」

〔二〕蜀記曰：魏明帝問權：「天下鼎立，當以何地爲正？」權對曰：「當以天文爲正。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，吳、蜀二主平安，此其徵也。」

權留蜀子崇，爲尚書郎，隨衞將軍諸葛瞻拒鄧艾。到涪縣，瞻盤桓未進，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，無令敵得入平地。瞻猶與未納，崇至于流涕。會艾長驅而前，瞻卻戰至綿竹，崇帥厲軍士，期於必死，臨陳見殺。

李恢字德昂，建寧俞元人也。仕郡督郵，姑夫爨習爲建伶令，有違犯之事，恢坐習免官。太守董和以習方土大姓，寢而不許。〔一〕後貢恢于州，涉道未至，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。恢知璋之必敗，先主必成，乃託名郡使，北詣先主，遇於綿竹。先主嘉之，從至雒城，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，超遂從命。成都既定，先主領益州牧，以恢爲功曹書佐主簿。後爲亡虜所誣，引恢謀反，有司執送，先主明其不然，更遷恢爲別駕從事。章武元年，庲降都督鄧方卒，先主問恢：「誰可代者？」恢對曰：「人之才能，各有長短，故孔子曰『其使人也器之』。且夫明主在上，則臣下盡情，是以先零之役，趙充國曰『莫若老臣』。臣竊不自揆，惟陛下察之。」先主笑曰：「孤之本意，亦已在卿矣。」遂以恢爲庲降都督，使持節領交州刺

史，仕平夷縣。〔二〕

〔一〕華陽國志曰：習後官至領軍。

〔二〕臣松之訊之蜀人，云庲降地名，去蜀二千餘里，時未有寧州，號爲南中，立此職以總攝之。晉泰始中，始分爲寧州。

先主薨，高定恣睢於越嶲，雍闓跋扈於建寧，朱褒反叛於牂牁。丞相亮南征，先由越嶲，而恢案道向建寧。諸縣大相糾合，圍恢軍於昆明。時恢衆少敵倍，又未得亮聲息，紿謂南人曰：「官軍糧盡，欲規退還，吾中間久斥鄉里，乃今得旋，不能復北，欲還與汝等同計謀，故以誠相告。」南人信之，故圍守怠緩。於是恢出擊，大破之，追奔逐北，南至槃江，東接牂牁，與亮聲勢相連。南土平定，恢軍功居多，封漢興亭侯，加安漢將軍。後軍還，南夷復叛，殺害守將。恢身往撲討，鉏盡惡類，徙其豪帥于成都，賦出叟、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，充繼軍資，于時費用不乏。

建興七年，以交州屬吳，解恢刺史。更領建寧太守，以還居本郡。徙居漢中，九年卒。子遺嗣。恢弟子球，羽林右部督，隨諸葛瞻拒鄧艾，臨陳授命，死于緜竹。

呂凱字季平，永昌不韋人也。〔一〕仕郡五官掾功曹。時雍闓等聞先主薨於永安，驕黠滋

甚。都護李嚴與闓書六紙，解喻利害，闓但答一紙曰：「蓋聞天無二日，土無二王，今天下鼎立，正朔有三，是以遠人惶惑，不知所歸也。」其桀慢如此。闓又降於吳，吳遙署闓爲永昌太守。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，道路壅塞，與蜀隔絕，而郡太守改易，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，閉境拒闓。闓數移檄永昌，稱說云云。凱答檄曰：「天降喪亂，姦雄乘釁，天下切齒，萬國悲悼，臣妾大小，莫不思竭筋力，肝腦塗地，以除國難。伏惟將軍世受漢恩，以爲當躬聚黨衆，率先啓行，上以報國家，下不負先人，書功竹帛，遺名千載。何期臣僕吳越，背本就末乎？昔舜勤民事，隕于蒼梧，書籍嘉之，流聲無窮。崩于江浦，何足可悲！文、武受命，成王乃平。先帝龍興，海內望風，宰臣聰睿，自天降康。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，成敗之符，譬如野火在原，蹈履河冰，火滅冰泮，將何所依附？曩者將軍先君雍侯，造怨而封，竇融知興，歸志世祖，皆流名後葉，世歌其美。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，深覩未萌，受遺託孤，翊贊季興，與衆無忌，錄功忘瑕。將軍若能翻然改圖，易跡更步，古人不難追，鄙土何足宰哉！蓋聞楚國不恭，齊桓是責，夫差僭號，晉人不長，況臣於非主，誰肯歸之邪？竊惟古義，臣無越境之交，是以前後有來無往。重承告示，發憤忘食，故略陳所懷，惟將軍察焉。」凱威恩內著，爲郡中所信，故能全其節。

〔一〕孫盛蜀世譜曰：初，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。漢武帝時，開西南夷，置郡縣，徙呂氏以充之，因曰不韋縣。

及丞相亮南征討闓，既發在道，而闓已爲高定部曲所殺。亮至南，上表曰：「永昌郡吏呂凱、府丞王伉等，執忠絕域，十有餘年，雍闓、高定偪其東北，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。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！」以凱爲雲南太守，封陽遷亭侯。會爲叛夷所害，子祥嗣。而王伉亦封亭侯，爲永昌太守。〔一〕

〔一〕蜀世譜曰：呂祥後爲晉南夷校尉，祥子及孫世爲永昌太守。李雄破寧州，諸呂不肯附，舉郡固守。王伉等亦守正節。

馬忠字德信，巴西閬中人也。少養外家，姓狐，名篤，後乃復姓，改名忠。爲郡吏，建安末舉孝廉，除漢昌長。先主東征，敗績猇亭，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，遣忠送往。先主已還永安，見忠與語，謂尚書令劉巴曰：「雖亡黃權，復得狐篤，此爲世不乏賢也。」建興元年，丞相亮開府，以忠爲門下督。三年，亮入南，拜忠牂牁太守。郡丞朱褒反。叛亂之後，忠撫育卹理，甚有威惠。八年，召爲丞相參軍，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。又領州治中從事。明年，亮出祁山，忠詣亮所，經營戎事。軍還，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。十一年，南夷豪帥劉胄反，擾亂諸郡。徵庲降都督張翼還，以忠代翼。忠遂斬胄，平南土。加忠監軍奮威將軍，封博陽亭侯。初，建寧郡殺太守正昂，縛太守張裔於吳，故都督常駐平夷

縣。至忠，乃移治味縣，處民夷之間。又越巂郡亦久失土地，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，由此就加安南將軍，進封彭鄉亭侯。延熙五年還朝，因至漢中，見大司馬蔣琬，宣傳詔旨，加拜鎮南大將軍。七年春，大將軍費禕北禦魏敵，留忠成都，平尚書事。禕還，忠乃歸南。十二年卒，子脩嗣。〔一〕

〔一〕脩弟恢。恢子義，晉建寧太守。

忠為人寬濟有度量，但詼啁大笑，忿怒不形於色。然處事能斷，威恩並立，是以蠻夷畏而愛之。及卒，莫不自致喪庭，流涕盡哀，為之立廟祀，迄今猶在。張表，時名士，清望踰忠。閻宇，宿有功幹，於事精勤。繼踵在忠後，其威風稱績，皆不及忠。〔一〕

〔一〕益部耆舊傳曰：張表，肅子也。華陽國志云：表，張松子，未詳。閻宇字文平，南郡人也。

王平字子均，巴西宕渠人也。本養外家何氏，後復姓王。隨杜濩、朴胡詣洛陽，假校尉，從曹公征漢中，因降先主，拜牙門將、裨將軍。建興六年，屬參軍馬謖先鋒。謖舍水上山，舉措煩擾，平連規諫謖，謖不能用，大敗於街亭。衆盡星散，惟平所領千人，鳴鼓自持，魏將張

郃疑其伏兵，不往偪也。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，率將士而還。丞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、李盛，奪將軍黃襲等兵，平特見崇顯，加拜參軍，統五部兼當營事，進位討寇將軍，封亭侯。九年，亮圍祁山，平別守南圍。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，張郃攻平，平堅守不動，郃不能克。十二年，亮卒於武功，軍退還，魏延作亂，一戰而敗，平之功也。遷後典軍、安漢將軍，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，又領漢中太守。十五年，進封安漢侯，代壹督漢中。延熙元年，大將軍蔣琬住沔陽，平更爲前護軍，署琬府事。六年，琬還住涪，拜平前監軍、鎮北大將軍，統漢中。

七年春，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，前鋒已在駱谷。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，諸將大驚。或曰：「今力不足以拒敵，聽當固守漢、樂二城，遇賊令入，比爾間，涪軍足得救關。」平曰：「不然。漢中去涪垂千里。賊若得關，便爲禍也。今宜先遣劉護軍、杜參軍據興勢，平爲後拒；若賊分向黃金，平率千人下自臨之，比爾間，涪軍行至，此計之上也。」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，卽便施行。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，魏軍退還，如平本策。是時，鄧芝在東，馬忠在南，平在北境，咸著名迹。

平生長戎旅，手不能書，其所識不過十字，而口授作書，皆有意理。使人讀史、漢諸紀傳，聽之，備知其大義，往往論說不失其指。遵履法度，言不戲謔，從朝至夕，端坐徹日，憺

無武將之體，然性狹侵疑，爲人自輕，以此爲損焉。十一年卒，子訓嗣。

初，平同郡漢昌句扶句古候反忠勇寬厚，數有戰功，功名爵位亞平，官至左將軍，封宕渠侯。〔一〕

〔一〕華陽國志曰：後張翼、廖化並爲大將軍，時人語曰：「前有王、句，後有張、廖。」

張嶷字伯岐，巴郡南充國人也。〔一〕弱冠爲縣功曹。先主定蜀之際，山寇攻縣，縣長捐家逃亡，嶷冒白刃，攜負夫人，夫人得免。由是顯名，州召爲從事。時郡內士人龔祿、姚伷位二千石，當世有聲名，皆與嶷友善。建興五年，丞相亮北住漢中，廣漢、綿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，劫掠吏民，嶷以都尉將兵討之。嶷度其鳥散，難以戰禽，乃詐與和親，尅期置酒。酒酣，嶷身率左右，因斬慕等五十餘級，渠帥悉殄。尋其餘類，旬日清泰。後得疾病困篤，家素貧匱，廣漢太守蜀郡何祗，名爲通厚，嶷宿與疎闊，乃自轝詣祗，託以治疾。祗傾財醫療，數年除愈。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。拜爲牙門將，屬馬忠，北討汶山叛羌，南平四郡蠻夷，輒有籌畫戰克之功。〔二〕十四年，武都氐王苻健請降，遣將軍張尉往迎，過期不到，大將軍蔣琬深以爲念。嶷平之曰：「苻健求附款至，必無他變，素聞健弟狡黠，又夷狄不能同功，將有乖離，是以稽留耳。」數日，問至，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，獨健來從。

〔一〕益部耆舊傳曰：嶷出自孤微，而少有通壯之節。

〔二〕益部耆舊傳曰：嶷受兵馬三百人，隨馬忠討叛羌。嶷別督數營在先，至他里。邑所在高峻，嶷隨山立上四五里。羌於要厄作石門，於門上施牀，積石於其上，過者下石槌擊之，無不糜爛。嶷度不可得攻，乃使譯告曉之曰：「汝汶山諸種反叛，傷害良善，天子命將討滅惡類。汝等若稽顙過軍，資給糧費，福祿永隆，其報百倍。若終不從，大兵致誅，雷擊電下，雖追悔之，亦無益也。」耆帥得命，即出詣嶷，給糧過軍。軍前討餘種，餘種聞他里已下，悉恐怖失所，或迎軍出降，或奔竄山谷，放兵攻擊，軍以克捷。後南夷劉冑又反，以馬忠爲督庲降討冑，嶷復屬焉，戰鬬常冠軍首，遂斬冑。平南事訖，牂牁興古獠種復反，忠令嶷領諸營往討，嶷內招降得二千人，悉傳詣漢中。

初，越巂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，叟夷數反，殺太守龔祿、焦璜，是後太守不敢之郡，只住（安定）〔安上〕縣，去郡八百餘里，其郡徒有名而已。時論欲復舊郡，除嶷爲越巂太守，嶷將所領往之郡，誘以恩信，蠻夷皆服，頗來降附。北徼捉馬最驍勁，不承節度，嶷乃往討，生縛其帥魏狼，又解縱告喻，使招懷餘類。表拜狼爲邑侯，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。諸種聞之，多漸降服，嶷以功賜爵關內侯。

蘇祁邑君冬逢、逢弟隗渠等，已降復反。嶷誅逢。逢妻，旄牛王女，嶷以計原之。而渠逃入西徼。渠剛猛捷悍，爲諸種深所畏憚，遣所親二人詐降嶷，實取消息。嶷覺之，許以重賞，使爲反間，二人遂合謀殺渠。渠死，諸種皆安。又斯都耆帥李求承，昔手殺龔祿，嶷求募捕得，數其宿惡而誅之。

始嶷以郡郛宇頹壞，更築小塢。在官三年，徙還故郡，繕治城郭，夷種男女莫不致力。定莋、臺登、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，舊出鹽鐵及漆，而夷徼久自固食。嶷率所領奪取，署長吏焉。嶷之到定莋，定莋率豪狼岑，槃木王舅，甚爲蠻夷所信任，忿嶷自侵，不自來詣。嶷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，撻而殺之，持尸還種，厚加賞賜，喻以狼岑之惡，且曰：「無得妄動，動卽殄矣！」種類咸面縛謝過。嶷殺牛饗宴，重申恩信，遂獲鹽鐵，器用周贍。

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，其率狼路，欲爲姑壻冬逢報怨，遣叔父離將逢衆相度形勢。嶷逆遣親近齎牛酒勞賜，又令離（姊）逆逢妻宣暢意旨。離既受賜，并見其姊，姊弟歡悅，悉率所領將詣嶷，嶷厚加賞待，遣還。旄牛由是輒不爲患。

郡有舊道，經旄牛中至成都，既平且近；自旄牛絕道，已百餘年，更由安上，既險且遠。嶷遣左右齎貨幣賜路，重令路姑喻意，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嶷，嶷與盟誓，開通舊道，千里肅清，復古亭驛。奏封路爲旄牛眗毗王，遣使將路朝貢。後主於是加嶷撫戎將軍，領郡如故。

嶷初見費禕爲大將軍，恣性汎愛，待信新附太過，嶷書戒之曰：「昔岑彭率師，來歙杖節，咸見害於刺客，今明將軍位尊權重，宜鑒前事，少以爲警。」後禕果爲魏降人郭脩所害。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，大興兵衆以圖攻取。侍中諸葛瞻，丞相亮之子，恪從弟也，

嶷與書曰：「東主初崩，帝實幼弱，太傅受寄託之重，亦何容易！親以周公之才，猶有管、蔡流言之變，霍光受任，亦有燕、蓋、上官逆亂之謀，賴成、昭之明，以免斯難耳。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，不任下人，又今以垂沒之命，卒召太傅，屬以後事，誠實可慮。加吳、楚剽急，乃昔所記，而太傅離少主，履敵庭，恐非良計長算之術也。雖云東家綱紀肅然，上下輯睦，百有一失，非明者之慮邪？取古則今，今則古也，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，誰復有盡言者也！旋軍廣農，務行德惠，數年之中，東西並舉，實爲不晚，願深採察。」恪竟以此夷族。嶷識見多如是類。

在郡十五年，邦域安穆。屢乞求還，乃徵詣成都。(夷民)〔民夷〕戀慕，扶轂泣涕，過旄牛邑，邑君襁負來迎，及追尋至蜀郡界，其督相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。嶷至，拜盪寇將軍，慷慨壯烈，士人咸多貴之，然放蕩少禮，人亦以此譏焉。〔一〕是歲延熙十七年也。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，衞將軍姜維率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。〔二〕既到狄道，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。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，嶷臨陳隕身，然其所殺傷亦過倍。既亡，封長子瑛西鄉侯，次子護雄襲爵。南土越嶲民夷聞嶷死，無不悲泣，爲嶷立廟，四時水旱輒祀之。〔三〕

〔一〕益部耆舊傳曰：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嶷曰：「雖與足下疎闊，然託心如舊，宜明此意。」嶷答曰：「僕未知子，子未知我，大道在彼，何云託心乎！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。」有識之士以爲美談。

〔二〕益部耆舊傳曰：嶷風溼固疾，至都寖篤，扶杖然後能起。李簡請降，衆議狐疑，而嶷曰必然。姜維之出，時論以嶷初還，股疾不能在行中，由是嶷自乞肆力中原，致身敵庭。臨發，辭後主曰：「臣當值聖明，受恩過量，加以疾病在身，常恐一朝隕沒，辜負榮遇。天不違願，得豫戎事。若涼州克定，臣爲藩表守將；若有未捷，殺身以報。」後主慨然爲之流涕。

〔三〕益部耆舊傳曰：余觀張嶷儀貌辭令，不能駭人，而其策略足以入算，果烈足以立威，爲臣有忠誠之節，處類有亮直之風，而動必顧典，後主深崇之。雖古之英士，何以遠踰哉！

蜀世譜曰：嶷孫奕，晉梁州刺史。

評曰：黃權弘雅思量，李恢公亮志業，呂凱守節不回，馬忠擾而能毅，〔一〕王平忠勇而嚴整，張嶷識斷明果，咸以所長，顯名發迹，遇其時也。

〔一〕尚書曰：擾而毅。鄭玄注曰：擾，馴也。致果曰毅。

三國志卷四十四　蜀書十四

蔣琬費禕姜維傳第十四

蔣琬字公琰，零陵湘鄉人也。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。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，除廣都長。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，見琬衆事不理，時又沈醉，先主大怒，將加罪戮。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：「蔣琬，社稷之器，非百里之才也。其爲政以安民爲本，不以脩飾爲先，願主公重加察之。」先主雅敬亮，乃不加罪，倉卒但免官而已。琬見推之後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，流血滂沱，意甚惡之，呼問占夢趙直。直曰：「夫見血者，事分明也。牛角及鼻，『公』字之象，君位必當至公，大吉之徵也。」頃之，爲什邡令。先主爲漢中王，琬入爲尚書郎。建興元年，丞相亮開府，辟琬爲東曹掾。舉茂才，琬固讓劉邕、陰化、龐延、廖淳，亮教答曰：「思惟背親捨德，以殄百姓，衆人既不隱於心，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，是以君宜顯其功舉，以明此選之清重也。」遷爲參軍。五年，亮住漢中，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。八年，代裔爲長史，加撫軍將軍。亮數外出，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。亮每言：「公琰託志忠雅，當與吾共

贊王業者也。」密表後主曰：「臣若不幸，後事宜以付琬。」

亮卒，以琬爲尚書令，俄而加行都護，假節，領益州刺史，遷大將軍，錄尚書事，封安陽亭侯。時新喪元帥，遠近危悚。琬出類拔萃，處羣僚之右，旣無戚容，又無喜色，神守舉止，有如平日，由是衆望漸服。延熙元年，詔琬曰：「寇難未弭，曹叡驕凶，遼東三郡苦其暴虐，遂相糾結，與之離隔。叡大興衆役，還相攻伐。曩秦之亡，勝、廣首難，今有此變，斯乃天時。君其治嚴，總帥諸軍屯住漢中，須吳舉動，東西掎角，以乘其釁。」又命琬開府，明年就加爲大司馬。

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，琬與言論，時不應答。或欲搆戲於琬曰：「公與戲語而不見應，戲之慢上，不亦甚乎！」琬曰：「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；面從後言，古人之所誡也。戲欲贊吾是耶，則非其本心，欲反吾言，則顯吾之非，是以默然，是戲之快也。」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：「作事憒憒，誠非及前人。」或以白琬，主者請推治敏，琬曰：「吾實不如前人，無可推也。」主者重據聽不推，則乞問其憒憒之狀。琬曰：「苟其不如，則事不當理，事不當理，則憒憒矣。復何問邪？」後敏坐事繫獄，衆人猶懼其必死，琬心無適莫，得免重罪。其好惡存道，皆此類也。

琬以爲昔諸葛亮數闚秦川，道險運艱，竟不能克，不若乘水東下。乃多作舟船，欲由

漢、沔襲魏興、上庸。會舊疾連動，未時得行。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，還路甚難，非長策也。於是遣尚書令費禕、中監軍姜維等喻指。琬承命上疏曰：「芟穢弭難，臣職是掌。自臣奉辭漢中，已經六年，臣既闇弱，加嬰疾疢，規方無成，夙夜憂慘。今魏跨帶九州，根蔕滋蔓，平除未易。若東西并力，首尾掎角，雖未能速得如志，且當分裂蠶食，先摧其支黨。然吳期二三，連不克果，俯仰惟艱，實忘寢食。輒與費禕等議，以涼州胡塞之要，進退有資，賊之所惜；且羌、胡乃心思漢如渴，又昔偏軍入羌，郭淮破走，算其長短，以爲事首，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。若維征行，銜持河右，臣當帥軍爲維鎮繼。今涪水陸四通，惟急是應，若東北有虞，赴之不難。」由是琬遂還住涪。疾轉增劇，至九年卒，謚曰恭。

子斌嗣，爲綏武將軍、漢城護軍。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，與斌書曰：「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，至於足下、諸葛思遠，譬諸草木，吾氣類也。桑梓之敬，古今所敦。西到，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，當洒掃墳塋，奉祠致敬。願告其所在！」斌答書曰：「知惟臭味意眷之隆，雅託通流，未拒來謂也。亡考昔遭疾疢，亡於涪縣，卜云其吉，遂安厝之。知君西邁，乃欲屈駕脩敬墳墓。視予猶父，顏子之仁也，聞命感愴，以增情思。」會得斌書報，嘉歎意義，及至涪，如其書云。

後主既降鄧艾，斌詣會於涪，待以交友之禮。隨會至成都，爲亂兵所殺。斌弟顯，爲太

子僕，會亦愛其才學，與斌同時死。

劉敏，左護軍、揚威將軍，與鎭北大將軍王平俱鎭漢中。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時，議者或謂但可守城，不出拒敵，必自引退。敏以爲男女布野，農穀栖畝，若聽敵入，則大事去矣。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，多張旗幟，彌亙百餘里。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，魏軍卽退，敏以功封雲亭侯。

費禕字文偉，江夏鄳人也。鄳音盲。少孤，依族父伯仁。伯仁姑，益州牧劉璋之母也。璋遣使迎仁，仁將禕游學入蜀。會先主定蜀，禕遂留益土，與汝南許叔龍、南郡董允齊名。時許靖喪子，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。允白父和請車，和遣開後鹿車給之。允有難載之色，禕便從前先上。及至喪所，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，車乘甚鮮，允猶神色未泰，而禕晏然自若。持車人還，和問之，知其如此，乃謂允曰：「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，而今而後，吾意了矣。」

先主立太子，禕與允俱爲舍人，遷庶子。後主踐位，爲黃門侍郎。丞相亮南征還，羣寮於數十里逢迎，年位多在禕右，而亮特命禕同載，由是衆人莫不易觀。亮以初從南歸，以禕爲昭信校尉使吳。孫權性旣滑稽，嘲啁無方，諸葛恪、羊衜等才博果辯，論難鋒至，禕辭順

義篤，據理以答，終不能屈。〔一〕權甚器之，謂禕曰：「君天下淑德，必當股肱蜀朝，恐不能數來也。」〔二〕還，遷爲侍中。亮北住漢中，請禕爲參軍。以奉使稱旨，頻煩至吳。建興八年，轉爲中護軍，後又爲司馬。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，每至並坐爭論，延或舉刃擬儀，儀泣涕橫集。禕常入其坐間，諫喻分別，終亮之世，各盡延、儀之用者，禕匡救之力也。亮卒，禕爲後軍師。頃之，代蔣琬爲尚書令。〔三〕琬自漢中還涪，禕遷大將軍，錄尚書事。

〔一〕禕別傳曰：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，視其已醉，然後問以國事，並論當世之務，辭難累至。禕輒辭以醉，退而撰次所問，事事條答，無所遺失。

〔二〕禕別傳曰：權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，禕答曰：「臣以不才，何以堪明命？然刀所以討不庭、禁暴亂者也，但願大王勉建功業，同獎漢室，臣雖闇弱，終不負東顧。」

〔三〕禕別傳曰：于時軍國多事，公務煩猥，禕識悟過人，每省讀書記，舉目暫視，已究其意旨，其速數倍於人，終亦不忘。常以朝晡聽事，其間接納賓客，飲食嬉戲，加之博弈，每盡人之歡，事亦不廢。董允代禕爲尚書令，欲斆禕之所行，旬日之中，事多愆滯。允乃歎曰：「人才力相縣若此甚遠，此非吾之所及也。聽事終日，猶有不暇爾。」

延熙七年，魏軍次于興勢，假禕節，率衆往禦之。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，求共圍棊。于時羽檄交馳，人馬擐甲，嚴駕已訖，禕與敏留意對戲，色無厭倦。敏曰：「向聊觀試君耳！君信可人，必能辦賊者也。」禕至，敵遂退，封成鄉侯。〔一〕琬固讓州職，禕復領益州刺史。

禕當國功名，略與琬比。〔二〕十一年，出住漢中。自琬及禕，雖自身在外，慶賞刑威，皆遙先諮斷，然後乃行，其推任如此。後十四年夏，還成都，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，故冬復北屯漢壽。延熙十五年，命禕開府。十六年歲首大會，魏降人郭循在坐。禕歡飲沈醉，為循手刃所害，謚曰敬侯。子承嗣，為黃門侍郎。承弟恭，尚公主。〔三〕禕長女配太子璿為妃。

〔一〕殷基通語曰：司馬懿誅曹爽，禕設甲乙論平其是非。甲以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，苟以宗子枝屬，得蒙顧命之任，而驕奢僭逸，交非其人，私樹朋黨，謀以亂國。懿奮誅討，一朝殄盡，此所以稱其任，副士民之望也。乙以為懿感曹仲付己不一，豈爽與相干？事勢不專，以此陰成疵瑕。初無忠告侃爾之訓，一朝屠戮，攙其不意，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！若爽信有謀主之心，大逆已搆，而發兵之日，更以芳委爽兄弟。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，蹙而向芳，必無悉寧，忠臣為君深慮之謂乎？以此推之，爽無大惡明矣。若懿以爽奢僭，廢之刑之可也，滅其尺口，被以不義，絕子丹血食，及何晏子魏之親甥，亦與同戮，為僭濫不當矣。

〔二〕禕別傳曰：禕雅性謙素，家不積財。兒子皆令布衣素食，出入不從車騎，無異凡人。

〔三〕禕別傳曰：恭為尚書郎，顯名當世，早卒。

姜維字伯約，天水冀人也。少孤，與母居。好鄭氏學。〔一〕仕郡上計掾，州辟為從事。以父冏昔為郡功曹，值羌、戎叛亂，身衞郡將，沒於戰場，賜維官中郎，參本郡軍事。建興六年，丞相諸葛亮軍向祁山，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，維及功曹梁緒、主簿尹賞、主記梁虔等從

行。太守聞蜀軍垂至，而諸縣響應，疑維等皆有異心，於是夜亡保上邽。維等覺太守去，追遲，至城門，城門已閉，不納。維等相率還冀，冀亦不入維。維等乃俱詣諸葛亮。會馬謖敗於街亭，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，故維遂與母相失。〔二〕亮辟維爲倉曹掾，加奉義將軍，封當陽亭侯，時年二十七。亮與留府長史張裔、參軍蔣琬書曰：「姜伯約忠勤時事，思慮精密，考其所有，永南、季常諸人不如也。其人，涼州上士也。」又曰：「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。姜伯約甚敏於軍事，既有膽義，深解兵意。此人心存漢室，而才兼於人，畢教軍事，當遣詣宮，覲見主上。」〔三〕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。

〔一〕傅子曰：維爲人好立功名，陰養死士，不脩布衣之業。

〔二〕魏略曰：天水太守馬遵將維及諸官屬隨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門案行，會聞亮已到祁山，淮顧遵曰：「是欲不善！」遂驅東還上邽。遵念所治冀縣界在西偏，又恐吏民樂亂，遂亦隨淮去。時維謂遵曰：「明府當還冀。」遵謂維等曰：「卿諸人〔回〕〔叵〕復信，皆賊也。」各自行。維亦無如遵何，而家在冀，遂與郡吏上官子脩等還冀。冀中吏民見維等大喜，便推令見亮。二人不獲已，乃共詣亮。亮見，大悅。未及遣迎冀中人，會亮前鋒爲張郃、費繇等所破，遂將維等卻縮。維不得還，遂入蜀。諸軍攻冀，皆得維母妻子，亦以維本無去意，故不沒其家，但繫保官以延之。此語與本傳不同。

〔三〕孫盛雜記曰：初，姜維詣亮，與母相失，復得母書，令求當歸。維曰：「良田百頃，不在一畝，但有遠志，不在當歸也。」

十二年，亮卒，維還成都，爲右監軍輔漢將軍，統諸軍，進封平襄侯。延熙元年，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。琬既遷大司馬，以維爲司馬，數率偏軍西入。六年，遷鎭西大將軍，領涼州刺史。十年，遷衞將軍，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尙書事。是歲，汶山平康夷反，維率衆討定之。又出隴西、南安、金城界，與魏大將軍郭淮、夏侯霸等戰於洮西。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，維將還安處之。十二年，假維節，復出西平，不克而還。維自以練西方風俗，兼負其才武，欲誘諸羌、胡以爲羽翼，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。每欲興軍大舉，費禕常裁制不從，與其兵不過萬人。〔一〕

〔一〕漢晉春秋曰：費禕謂維曰：「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；丞相猶不能定中夏，況吾等乎！且不如保國治民，敬守社稷，如其功業，以俟能者，無以爲希冀徼倖而決成敗於一舉。若不如志，悔之無及。」

十六年春，禕卒。夏，維率數萬人出石營，經董亭，圍南安，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，維糧盡退還。明年，加督中外軍事。復出隴西，守狄道長李簡舉城降。進圍襄武，與魏將徐質交鋒，斬首破敵，魏軍敗退。維乘勝多所降下，拔（河間）〔河關〕、狄道、臨洮三縣民還。後十八年，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，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，經衆死者數萬人。經退保狄道城，維圍之。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，維卻住鍾題。

十九年春，就遷維爲大將軍。更整勒戎馬，與鎭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，濟失誓不至，

故維爲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，星散流離，死者甚衆。衆庶由是怨讟，而隴已西亦騷動不寧，維謝過引負，求自貶削。爲後將軍，行大將軍事。

二十年，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，分關中兵東下。維欲乘虛向秦川，復率數萬人出駱谷，徑至沈嶺。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，聞維方到，衆皆惶懼。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，鄧艾亦自隴右，皆軍于長城。維前住芒水，皆倚山爲營。望、艾傍渭堅圍，維數下挑戰，望、艾不應。景耀元年，維聞誕破敗，乃還成都。復拜大將軍。

初，先主留魏延鎭漢中，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，敵若來攻，使不得入。及興勢之役，王平捍拒曹爽，皆承此制。維建議，以爲錯守諸圍，雖合周易「重門」之義，然適可禦敵，不獲大利。不若使聞敵至，諸圍皆斂兵聚穀，退就漢、樂二城，使敵不得入平，且重關鎭守以捍之。有事之日，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。敵攻關不克，野無散穀，千里縣糧，自然疲乏。引退之日，然後諸城並出，與游軍并力搏之，此殄敵之術也。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，監軍王含守樂城，護軍蔣斌守漢城，又於西安、建威、武衞、石門、武城、建昌、臨遠皆立圍守。

五年，維率衆出漢、侯和，爲鄧艾所破，還住沓中。維本羈旅託國，累年攻戰，功績不立，而宦官黃皓等弄權於內，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，而皓陰欲廢維樹宇。維亦疑之，故自危懼，不復還成都。〔一〕六年，維表後主：「聞鍾會治兵關中，欲規進取，宜並遣張翼、廖化督諸

軍分護陽安關口、陰平橋頭以防未然。」皓徵信鬼巫，謂敵終不自致，啓後主寢其事，而羣臣不知。及鍾會將向駱谷，鄧艾將入沓中，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援，左車騎張翼、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爲諸圍外助。比至陰平，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，故住待之。月餘，維爲鄧艾所摧，還住陰平。鍾會攻圍漢、樂二城，遣別將進攻關口，蔣舒開城出降，傅僉格鬬而死。〔二〕會攻樂城，不能克，聞關口已下，長驅而前。翼、厥甫至漢壽，維、化亦舍陰平而退，適與翼、厥合，皆退保劍閣以拒會。會與維書曰：「公侯以文武之德，懷邁世之略，功濟巴、漢，聲暢華夏，遠近莫不歸名。每惟疇昔，嘗同大化，吳札、鄭喬，能喻斯好。」維不答書，列營守險。會不能克，糧運縣遠，將議還歸。

〔一〕華陽國志曰：維惡黃皓恣擅，啓後主欲殺之。後主曰：「皓趨走小臣耳，往董允切齒，吾常恨之，君何足介意！」維見皓枝附葉連，懼於失言，遜辭而出。後主勑皓詣維陳謝。維說皓求沓中種麥，以避內逼耳。

〔二〕漢晉春秋曰：蔣舒將出降，乃詭謂傅僉曰：「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，非良圖也。」僉曰：「受命保城，惟全爲功，今違命出戰，若喪師負國，死無益矣。」舒曰：「子以保城獲全爲功，我以出戰克敵爲功，請各行其志。」遂率衆出。僉謂其戰也，至陰平，以降胡烈。烈乘虛襲城，僉格鬬而死，魏人義之。

蜀記曰：蔣舒爲武興督，在事無稱。蜀命人代之，因留舒助漢中守。舒恨，故開城出降。

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，遂破諸葛瞻於緜竹。後主請降於艾，艾前據成都。維等

初聞瞻破，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，或聞欲東入吳，或聞欲南入建寧，於是引軍由廣漢、郪道以審虛實。尋被後主敕令，乃投戈放甲，詣會於涪軍前，將士咸怒，拔刀砍石。〔一〕

〔一〕干寶晉紀云：會謂維曰：「來何遲也？」維正色流涕曰：「今日見此爲速矣！」會甚奇之。

會厚待維等，皆權還其印號節蓋。會與維出則同轝，坐則同席，謂長史杜預曰：「以伯約比中土名士，公休、太初不能勝也。」〔一〕會既構鄧艾，艾檻車徵，因將維等詣成都，自稱益州牧以叛。〔二〕欲授維兵五萬人，使爲前驅。魏將士憤怒，殺會及維，維妻子皆伏誅。〔三〕

〔一〕世語曰：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，無出維右。

〔二〕漢晉春秋曰：會陰懷異圖，維見而知其心，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，乃詭說會曰：「聞君自淮南已來，算無遺策，晉道克昌，皆君之力。今復定蜀，威德振世，民高其功，主畏其謀，欲以此安歸乎！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，以見疑於既平，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，卒伏劍而妄死，彼豈闇主愚臣哉？利害使之然也。今君大功既立，大德已著，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，全功保身，登峨嵋之嶺，而從赤松游乎？」會曰：「君言遠矣，我不能行，且爲今之道，或未盡於此也。」維曰：「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，無煩於老夫矣。」由是情好歡甚。

〔三〕華陽國志曰：維教會誅北來諸將，既死，徐欲殺會，盡坑魏兵，還復蜀祚，密書與後主曰：「願陛下忍數日之辱，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，日月幽而復明。」

孫盛晉陽秋曰：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，見諸故老，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，說欲僞服事鍾會，因殺之以復蜀土，會事不捷，遂至泯滅，蜀人於今傷之。盛以爲古人云，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，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，

既辱且危，死其將至，其姜維之謂乎！鄧艾之入江由，士衆鮮少，維進不能奮節緜竹之下，退不能總帥五將，擁衞蜀主，思後圖之計，而乃反覆於逆順之間，希違情於難冀之會，以衰弱之國，而屢觀兵於三秦，已滅之邦，冀理外之奇舉，不亦闇哉！

臣松之以爲盛之譏維，又爲不當。于時鍾會大衆既造劍閣，維與諸將列營守險，會不得進，已議還計，全蜀之功，幾乎立矣。但鄧艾詭道傍入，出於其後，諸葛瞻既敗，成都自潰。維若回軍救內，則會乘其背。當時之勢，焉得兩濟？而責維不能奮節緜竹，擁衞蜀主，非其理也。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事，授維重兵，使爲前驅。若令魏將皆死，兵事在維手，殺會復蜀，不爲難矣。夫功成理外，然後爲奇，不可以事有差牙，而抑謂不然。設使田單之計，邂逅不會，復可謂之愚闇哉！

〔三〕世語曰：維死時見剖，膽如(斗)〔升〕大。

郤正著論論維曰：「姜伯約據上將之重，處羣臣之右，宅舍弊薄，資財無餘，側室無妾媵之褻，後庭無聲樂之娛，衣服取供，輿馬取備，飲食節制，不奢不約，官給費用，隨手消盡；察其所以然者，非以激貪厲濁，抑情自割也，直謂如是爲足，不在多求。凡人之談，常譽成毀敗，扶高抑下，咸以姜維投厝無所，身死宗滅，以是貶削，不復料擿，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。如姜維之樂學不倦，清素節約，自一時之儀表也。」〔一〕

〔一〕孫盛曰：異哉郤氏之論也！夫士雖百行，操業萬殊，至於忠孝義節，百行之冠冕也。姜維策名魏室，而外奔蜀朝，違君徇利，不可謂忠；捐親苟免，不可謂孝；害加舊邦，不可謂義；敗不死難，不可謂節；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

湜，居禦侮之任而致敵喪守，於夫智勇，莫可云也：凡斯六者，維無一焉。實有魏之逋臣，亡國之亂相，而云人之儀表，斯亦惑矣。縱維好書而微自藻潔，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，而程、鄭降階之善也？臣松之以爲郤正此論，取其可稱，不謂維始終行事皆可準則也。所云「一時儀表」，止在好學與儉素耳。本傳及魏略皆云維本無叛心，以急逼歸蜀。盛相譏貶，惟可責其背母。餘既過苦，又非所以難郤正也。

維昔所俱至蜀，梁緒官至大鴻臚，尹賞執金吾，梁虔大長秋，皆先蜀亡沒。

評曰：蔣琬方整有威重，費禕寬濟而博愛，咸承諸葛之成規，因循而不革，是以邊境無虞，邦家和一，然猶未盡治小之宜，居靜之理也。〔一〕姜維粗有文武，志立功名，而翫衆黷旅，明斷不周，終致隕斃。老子有云：「治大國者猶烹小鮮。」況於區區蕞爾，而可屢擾乎哉？〔二〕

〔一〕臣松之以爲蔣、費爲相，克遵畫一，未嘗徇功妄動，有所虧喪，外却駱谷之師，內保寧緝之實，治小之宜，居靜之理，何以過於此哉！今譏其未盡而不著其事，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。

〔二〕干寶曰：姜維爲蜀相，國亡主辱弗之死，而死於鍾會之亂，惜哉！非死之難，處死之難也。是以古之烈士，見危授命，投節如歸，非不愛死也，固知命之不長而懼不得其所也。

三國志卷四十五　蜀書十五

鄧張宗楊傳第十五

鄧芝字伯苗，義陽新野人，漢司徒禹之後也。漢末入蜀，未見知待。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，芝往從之，裕謂芝曰：「君年過七十，位至大將軍，封侯。」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，往依焉。先主定益州，芝爲郫邸閣督。先主出至郫，與語，大奇之，擢爲郫令，遷廣漢太守。所在淸嚴有治績，入爲尙書。

先主薨於永安。先是，吳王孫權請和，先主累遣宋瑋、費禕等與相報答。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，恐有異計，未知所如。芝見亮曰：「今主上幼弱，初在位，宜遣大使重申吳好。」亮答之曰：「吾思之久矣，未得其人耳，今日始得之。」芝問其人爲誰？亮曰：「卽使君也。」乃遣芝脩好於權。權果狐疑，不時見芝，芝乃自表請見權曰：「臣今來亦欲爲吳，非但爲蜀也。」權乃見之，語芝曰：「孤誠願與蜀和親，然恐蜀主幼弱，國小勢偪，爲魏所乘，不自保全，以此猶豫耳。」芝對曰：「吳、蜀二國四州之地，大王命世之英，諸葛亮亦一時之傑

也。蜀有重險之固，吳有三江之阻，合此二長，共爲脣齒，進可并兼天下，退可鼎足而立，此理之自然也。大王今若委質於魏，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，下求太子之內侍，若不從命，則奉辭伐叛，蜀必順流見可而進，如此，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。」權默然良久曰：「君言是也。」遂自絕魏，與蜀連和，遣張温報聘於蜀。蜀復令芝重往，權謂芝曰：「若天下太平，二主分治，不亦樂乎！」芝對曰：「夫天無二日，土無二王，如并魏之後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，君各茂其德，臣各盡其忠，將提枹鼓，則戰爭方始耳。」權大笑曰：「君之誠款，乃當爾邪！」權與亮書曰：「丁厷掞張，〔一〕陰化不盡；和合二國，唯有鄧芝。」及亮北住漢中，以芝爲中監軍、揚武將軍。亮卒，遷前軍師前將軍，領兗州刺史，封陽武亭侯，頃之爲督江州。權數與芝相聞，饋遺優渥。延熙六年，就遷爲車騎將軍，後假節。十一年，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，芝率軍征討，卽梟其渠帥，百姓安堵。〔二〕十四年卒。

〔一〕掞音夷念反，或作豔。臣松之案漢書禮樂志曰「長離前掞光耀明」。左思蜀都賦「摛藻掞天庭」。孫權蓋謂丁厷之言多浮豔也。

〔二〕華陽國志曰：芝征涪陵，見玄猿緣山。芝性好弩，手自射猿，中之。猿拔其箭，卷木葉塞其創。芝曰：「嘻，吾違物之性，其將死矣！」一曰：芝見猿抱子在樹上，引弩射之，中猿母，其子爲拔箭，以木葉塞創。芝乃歎息，投弩水中，自知當死。

芝爲（大）將軍二十餘年，賞罰明斷，善卹卒伍。身之衣食資仰於官，不苟素儉，然終不治私產，妻子不免飢寒，死之日家無餘財。性剛簡，不飾意氣，不得士類之和。於時人少所敬貴，唯器異姜維云。子良，襲爵，景耀中爲尚書左選郎，晉朝廣漢太守。

張翼字伯恭，犍爲武陽人也。高祖父司空浩，曾祖父廣陵太守綱，皆有名迹。〔一〕先主定益州，領牧，翼爲書佐。建安末，舉孝廉，爲江陽長，徙涪陵令，遷梓潼太守，累遷至廣漢、蜀郡太守。建興九年，爲庲降都督、綏南中郎將。翼性持法嚴，不得殊俗之歡心。耆率劉冑背叛作亂，翼舉兵討冑。冑未破，會被徵當還，羣下咸以爲宜便馳騎即罪，翼曰：「不然。吾以蠻夷蠢動，不稱職故還耳，然代人未至，吾方臨戰場，當運糧積穀，爲滅賊之資，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？」於是統攝不懈，代到乃發。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冑，丞相亮聞而善之。亮出武功，以翼爲前軍都督，領扶風太守。亮卒，拜前領軍，追論討劉冑功，賜爵關內侯。延熙元年，入爲尚書，稍遷督建威，假節，進封都亭侯，征西大將軍。

〔一〕益部耆舊傳曰：浩字叔明，治律、春秋，游學京師，與廣漢鐔粲、漢中李郃、蜀郡張霸共結爲友善。大將軍鄧騭辟浩，稍遷尚書僕射，出爲彭城相，薦隱士閭丘遵等，徵拜廷尉。延光三年，安帝議廢太子，唯浩與太常桓焉、太僕來歷議以爲不可。順帝初立，拜浩司空，年八十三卒。

續漢書曰：「綱字文紀，少以三公子經明行脩舉孝廉，不就司徒辟，以高第爲侍御史。漢安元年，拜光祿大夫，與侍中杜喬等八人同日受詔，持節分出，案行天下貪廉，墨綬有罪便收，刺史二千石以驛表聞，威惠清忠，名振郡國，號曰八儁。是時，大將軍梁冀侵擾百姓，喬等七人皆奉命四出，唯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不去，曰：「豺狼當路，安問狐狸？」遂上書曰：「大將軍梁冀、河南尹不疑，蒙外戚之援，荷國厚恩，以芻蕘之姿，安居阿保，不能敷揚五教，翼贊日月，而專爲封豕長蛇，肆其貪饕，甘心好貨，縱恣無厭，多樹諂諛以害忠良，誠天威所不赦，大辟所宜加也。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於左，皆忠臣之所切齒也。」書奏御，京師震悚。時冀妹爲皇后，內寵方盛，冀兄弟權重於人主，順帝雖知綱言不誣，然無心治冀。冀深恨綱。會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，冀欲陷綱，乃諷尙書以綱爲廣陵太守；若不爲嬰所殺，則欲以法中之。前太守往，輒多請兵，及綱受拜，詔問當得兵馬幾何，綱對曰無用兵馬，遂單車之官，徑詣嬰壘門，示以禍福。嬰大驚懼，走欲閉門。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，留所親者十餘人，以書語其長老素爲嬰所信者，請與相見，問以本變，因示以詔恩，使還請嬰。嬰見綱意誠，卽出見綱。綱延置上坐，問其疾苦，禮畢，乃謂之曰：「前後二千石，多非其人，杜塞國恩，肆其私求。鄉郡遠，天子不能朝夕聞也，故民人相聚以避害。二千石信有罪矣；爲之者乃非義也。忠臣不欺君以自榮，孝子不損父以求福，天子聖(人)〔仁〕，欲文德以來之，故使太守來，思以爵祿相榮，不願以刑也。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；若聞義不服，天子赫然發怒，大兵雲合，豈不危乎！宜深計其利害。」嬰聞，泣曰：「荒裔愚人，數爲二千石所侵枉，不堪其困，故遂相聚偸生。明府仁及草木，乃嬰等更生之澤，但恐投兵之日，不免孥戮耳。」綱曰：「豈其然乎！要之以天地，誓之以日月，方當相顯以爵位，何禍之有乎？」嬰曰：「苟赦其罪，得全首領以就農畝，則抱戴沒齒，爵祿非所望也。」嬰雖爲大賊，起於狂暴，自以爲必死，及得綱言，曠然開明，乃辭還營。明日，遂將所部萬餘人，與妻子面縛

詣綱降。綱悉釋縛慰納，謂嬰曰：「卿諸人一旦解散，方垂盪然，當條名上之，必受封賞。」嬰曰：「乞歸故業，不願以穢名汙明時也。」綱以其至誠，乃各從其意，親爲安處居宅。子弟欲爲吏者，隨才任職，欲爲民者，勸以農桑，田業並豐，南州晏然。論功，綱當封，爲嬰所遏絕，故不得侯。天子美其功，徵欲用之。嬰等上書，乞留在郡二歲。建康元年，病卒官，時年三十六。嬰等三百餘人，皆衰杖送綱喪至洛陽，葬訖，爲起冢立祠，四時奉祭，思慕如喪考妣。天子追念不已，下詔褒揚，除一子爲郎。

十八年，與衞將軍姜維俱還成都。維議復出軍，唯翼廷爭，以爲國小民勞，不宜黷武。維不聽，將翼等行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。維至狄道，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，經衆死於洮水者以萬計。翼曰：「可止矣，不宜復進，進或毀此大功。」維大怒。曰：「爲蛇畫足。」維竟圍經於狄道，城不能克。自翼建異論，維心與翼不善，然常牽率同行，翼亦不得已而往。景耀二年，遷左車騎將軍，領冀州刺史。六年，與維咸在劍閣，共詣降鍾會于涪。明年正月，隨會至成都，爲亂兵所殺。〔一〕

〔一〕華陽國志曰：翼子微，篤志好學，官至廣漢太守。

宗預字德豔，南陽安衆人也。建安中，隨張飛入蜀。建興初，丞相亮以爲主簿，遷參軍右中郎將。及亮卒，吳慮魏或承衰取蜀，增巴丘守兵萬人，一欲以爲救援，二欲以事分割

也。蜀聞之，亦益永安之守，以防非常。預將命使吳，孫權問預曰：「東之與西，譬猶一家，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，何也？」預對曰：「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，西增白帝之守，皆事勢宜然，俱不足以相問也。」權大笑，嘉其抗直，甚愛待之，見敬亞於鄧芝、費禕。遷爲侍中，徙尚書。延熙十年，爲屯騎校尉。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，來朝，謂預曰：「禮，六十不服戎，而卿甫受兵，何也？」預答曰：「卿七十不還兵，我六十何爲不受邪？」〔一〕芝性驕傲，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，而預獨不爲屈。預復東聘吳，孫權捉預手，涕泣而別曰：「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。今君年長，孤亦衰老，恐不復相見！」遺預大珠一斛，〔二〕乃還。遷後將軍，督永安，就拜征西大將軍，賜爵關內侯。景耀元年，以疾徵還成都。後爲鎭軍大將軍，領兗州刺史。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，廖化過預，欲與預共詣瞻許。預曰：「吾等年踰七十，所竊已過，但少一死耳，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？」遂不往。

〔一〕臣松之以爲芝以年嘲預，是不自顧。然預之此答，觸人所忌。載之記牒，近爲煩文。

〔二〕吳歷曰：預臨別，謂孫權曰：「蜀土僻小，雖云鄰國，東西相賴，吳不可無蜀，蜀不可無吳，君臣憑恃，唯陛下重垂神慮。」又自說「年老多病，恐不復得奉聖顏」。

孫盛曰：夫帝王之保，唯道與義，道義既建，雖小可大，殷、周是也。苟任詐力，雖彊必敗，秦、項是也。況乎居偏鄙之城，恃山水之固，而欲連橫萬里，永相資賴哉？昔九國建合從之計，而秦人卒併六合；囂、述營輔車之謀，而光武終兼隴、蜀。夫以九國之彊，隴、漢之大，莫能相救，坐觀屠覆。何者？道德之基不固，而彊弱之心難一故

也。而云「吳不可無蜀，蜀不可無吳」，豈不謬哉！

廖化字元儉，本名淳，襄陽人也。爲前將軍關羽主簿，羽敗，屬吳。思歸先主，乃詐死，時人謂爲信然，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。會先主東征，遇於秭歸。先主大悅，以化爲宜都太守。先主薨，爲丞相參軍，後爲督廣武，稍遷至右車騎將軍，假節，領并州刺史，封中鄉侯，以果烈稱。官位與張翼齊，而在宗預之右。〔一〕

〔一〕漢晉春秋曰：景耀五年，姜維率衆出狄道，廖化曰：「『兵不戢，必自焚』，伯約之謂也。智不出敵，而力少於寇，用之無厭，何以能立？詩云『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後』，今日之事也。」

咸熙元年春，化、預俱內徙洛陽，道病卒。

楊戲字文然，犍爲武陽人也。少與巴西程祁公弘、巴郡楊汰季儒、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。戲每推祁以爲冠首，丞相亮深識之。戲年二十餘，從州書佐爲督軍從事，職典刑獄，論法決疑，號爲平當，府辟爲屬主簿。亮卒，爲尚書右選部郎，刺史蔣琬請爲治中從事史。琬以大將軍開府，又辟爲東曹掾，遷南中郎參軍，副貳庲降都督，領建寧太守。以疾徵還成都，拜護軍監軍，出領梓潼太守，入爲射聲校尉，所在清約不煩。延熙二十年，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芒水。戲素心不服維，酒後言笑，每有傲弄之辭。維外寬內忌，意不能堪，軍還，

有司承旨奏戲，免爲庶人。後景耀四年卒。

戲性雖簡惰省略，未嘗以甘言加人，過情接物。書符指事，希有盈紙。然篤於舊故，居誠存厚。與巴西韓儼、黎韜童幼相親厚，後儼痼疾廢頓，韜無行見捐，戲經紀振恤，恩好如初。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，少歸敬者，唯戲重之，嘗稱曰：「吾等後世，終自不如此長兒也。」有識以此貴戲。

張表有威儀風觀，始名位與戲齊，後至尚書，督庲降後將軍，先戲沒。祁、汝各早死。〔一〕

〔一〕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，字令伯。華陽國志曰：密祖父光，朱提太守。父早亡。母何氏，更適人。密見養於祖母。治春秋左氏傳，博覽多所通涉，機警辯捷。事祖母以孝聞，其侍疾則泣涕側息，日夜不解帶，膳飲湯藥，必自口嘗。本郡禮命不應，州辟從事尚書郎，大將軍主簿，太子洗馬，奉使聘吳。吳主問蜀馬多少，對曰：「官用有餘，人間自足。」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，謂寧爲人弟，密曰：「願爲人兄矣。」吳主曰：「何以爲兄？」密曰：「爲兄供養之日長。」吳主及羣臣皆稱善。蜀平後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，請爲主簿，及書招，欲與相見，皆不往。以祖母年老，心在色養。晉武帝立太子，徵爲太子洗馬，詔書累下，郡縣偪遣，於是密上書曰：「臣以險釁，夙遭閔凶，生孩六月，慈父見背，行年四歲，舅奪母志。祖母劉，愍臣孤弱，躬見撫養。臣少多疾病，九歲不行，零丁孤苦，至於成立。既無伯叔，終鮮兄弟，門衰祚薄，晚有兒息。外無朞功强近之親，內無應門五尺之童，煢煢孑立，形影相弔。而劉早嬰疾病，常在牀蓐，臣侍湯藥，未曾廢離。逮奉聖朝，沐浴淸化，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，後刺史臣榮舉臣秀

才，臣以供養無主，辭不赴命。詔書特下，拜臣郎中，尋蒙國恩，除臣洗馬，猥以微賤，當侍東宮，非臣隕首所能上報。臣具表聞，辭不就職。詔書切峻，責臣逋慢，郡縣偪迫，催臣上道，州司臨門，急於星火。臣欲奉詔奔馳，則劉病日篤，苟順私情，則告訴不許，臣之進退，實爲狼狽。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，凡在故老，猶蒙矜愍，況臣孤苦，特爲尤甚。且臣少仕僞朝，歷職郎署，本圖宦達，不矜名節。今臣亡國賤俘，至微至陋，猥蒙拔擢，寵命優渥，豈敢盤桓，有所希冀？但以劉日薄西山，氣息奄奄，人命危淺，朝不慮夕。臣無祖母，無以至今日，祖母無臣，亦無以終餘年，母孫二人，更相爲命，是以區區不敢廢遠。臣今年四十有四，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，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，報養劉之日短也。烏鳥私情，願乞終養。臣之辛苦，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，皇天后土，實所共鑒。願陛下矜愍愚誠，聽臣微志，庶劉僥倖，保卒餘年。臣生當隕首，死當結草，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！」武帝覽表曰：「密不空有名也。」嘉其誠款，賜奴婢二人，下郡縣供養其祖母奉膳。及祖母卒，服終，從尚書郎爲河內溫縣令，政化嚴明。中山諸王每過溫縣，必責求供給，溫吏民患之。及密至，中山王過縣，欲求芻茭薪蒸，密牋引高祖過沛，賓禮老幼，桑梓之供，一無煩擾，「伏惟明王孝思惟則，動識先戒，本國望風，式歌且舞，誅求之碎，所未聞命。」自後諸王過，不敢有煩。隴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友密，而貴勢之家憚其公直。密去官，爲州大中正，性方直，不曲意勢位。後失荀勖、張華指，左遷漢中太守，諸王多以爲寃。一年去官，年六十四卒。著述理論十篇，安東將軍胡熊與皇甫士安並善之。

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，其所頌述，今多載于蜀書，是以記之於左。自此之後卒者，則不追諡，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乎篇者也。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，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，可以觕知其髣髴云爾。

昔文王歌德，武王歌興，夫命世之主，樹身行道，非唯一時，亦由開基植緒，光于來世者也。自我中漢之末，王綱棄柄，雄豪並起，役殷難結，生人塗地。於是世主感而慮之，初自燕、代則仁聲洽著，行自齊、魯則英風播流，寄業荊、郢則臣主歸心，顧援吳、越則賢愚賴風，奮威巴、蜀則萬里肅震，厲師庸、漢則元寇斂迹，故能承高祖之始兆，復皇漢之宗祀也。然而姦凶懟險，天征未加，猶孟津之翔師，復須戰於鳴條也。天祿有終，奄忽不豫。雖攝歸一統，萬國合從者，當時儁乂扶攜翼戴，明德之所懷致也，蓋濟濟有可觀焉。遂乃並述休風，動于後聽。其辭曰：

贊昭烈皇帝

皇帝遺植，爰滋八方，別自中山，靈精是鍾，順期挺生，傑起龍驤。始于燕、代，伯豫君荊，吳、越憑賴，望風請盟，挾巴跨蜀，庸漢以幷。乾坤復秩，宗祀惟寧，躡基履迹，播德芳聲。華夏思美，西伯其音，開慶來世，歷載攸興。

贊諸葛丞相

忠武英高，獻策江濱，攀吳連蜀，權我世眞。受遺阿衡，整武齊文，敷陳德教，理物移風，賢愚競心，僉忘其身。誕靜邦內，四裔以綏，屢臨敵庭，實耀其威，研精大國，恨於未夷。

贊許司徒

司徒清風，是咨是臧，識愛人倫，孔音鏘鏘。

關、張赳赳，出身匡世，扶翼攜上，雄壯虎烈。藩屏左右，翻飛電發，濟于艱難，贊主洪

贊關雲長、張益德

關羽、張飛，威稱虎臣。交待無禮，並致姦慝，悼惟輕慮，隕身匡國。

……業，侔迹韓、耿，齊聲雙德。交待無禮，並致姦慝，悼惟輕慮，隕身匡國。

贊馬孟起

驃騎奮起，連横合從，首事三秦，保據河、潼。宗計於朝，或異或同，敵以乘釁，家破軍亡。乖道反德，託鳳攀龍。

贊法孝直

翼侯良謀，料世興衰，委質于主，是訓是諮，暫思經算，覩事知機。

贊龐士元

軍師美至，雅氣曄曄，致命明主，忠情發臆，惟此義宗，亡身報德。

贊黃漢升

將軍敦壯，摧鋒登難，立功立事，于時之幹。

贊董幼宰

掌軍清節，亢然恒常，讜言惟司，民思其綱。

贊鄧孔山

安遠彊志，允休允烈，輕財果壯，當難不惑，以少禦多，殊方保業。

孔山名方，南郡人也。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。蜀既定，爲犍爲屬國都尉，因易郡名，爲朱提太守，選爲安遠將軍、庲降都督，住南昌縣。章武二年卒。失其行事，故不爲傳。

贊費賓伯

揚威才幹，欷歔文武，當官理任，衎衎辯舉，圖殖財施，有義有敍。

賓伯名觀，江夏鄳人也。劉璋母，觀之族姑，璋又以女妻觀。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，拒先主於緜竹，與嚴俱降。先主既定益州，拜爲裨將軍，後爲巴郡太守、江州

都督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，加振威將軍。觀爲人善於交接。都護李嚴性自矜高，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，而嚴不與親褻；觀年少嚴二十餘歲，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。年三十七卒。失其行事，故不爲傳。

贊王文儀

屯騎主舊，固節不移，既就初命，盡心世規，軍資所恃，是辨是裨。

贊劉子初

尚書清尚，勑行整身，抗志存義，味覽典文，倚其高風，好侔古人。

贊糜子仲

安漢雍容，或婚或賓，見禮當時，是謂循臣。

贊王元泰、何彥英、杜輔國、周仲直

少府修慎，鴻臚明眞，諫議隱行，儒林天文，宣班大化，或首或林。

王元泰名謀，漢嘉人也。有容止操行。劉璋時，爲巴郡太守，還爲州治中從事。先主定益州，領牧，以爲別駕。先主爲漢中王，用荊楚宿士零陵賴恭爲太常，南陽黃柱爲光祿勳，謀爲少府；建興初，賜爵關內侯，後代賴恭爲太常。恭、柱、謀皆失其行事，故不爲傳。恭子厷，爲丞相西曹令史，隨諸葛亮於漢中，早夭，亮甚惜之，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、蔣琬書曰：「令史失賴厷，掾屬喪楊顒，爲朝中損益多矣。」顒亦荊州人也。後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：「漢嘉前輩有王元泰，今誰繼者？」休對曰：「至於元泰，州里無繼，況鄙郡乎！」其見重如此。〔一〕

〔一〕襄陽記曰：楊顒字子昭，楊儀宗人也。入蜀，爲巴郡太守，丞相諸葛亮主簿。亮嘗自校簿書，顒直入諫曰：「爲治有體，上下不可相侵，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。今有人使奴執耕稼，婢典炊爨，雞主司晨，犬主吠盜，牛負重載，馬涉遠路，私業無曠，所求皆足，雍容高枕，飲食而已，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，不復付任，勞其體力，爲此碎務，形疲神困，終無一成。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？失爲家主之法也。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，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。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，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，云自有主者，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。今明公爲治，乃躬自校簿書，流汗竟日，不亦勞乎！」亮謝之。後爲東曹屬典選舉。顒死，亮垂泣三日。

何彥英名宗，蜀郡郫人也。事廣漢任安學，精究安術，與杜瓊同師而名問過之。劉璋時，爲犍爲太守。先主定益州，領牧，辟爲從事祭酒。後援引圖、讖，勸先主卽尊號。踐阼之後，遷爲大鴻臚。建興中卒。失其行事，故不爲傳。子雙，字漢偶。滑稽談笑，有淳于髡、東方朔之風。爲雙柏長。早卒。

車騎高勁，惟其泛愛，以弱制彊，不陷危墜。　贊吳子遠

子遠名壹，陳留人也。隨劉焉入蜀。劉璋時，爲中郎將，將兵拒先主於涪，詣降。先主定益州，以壹爲護軍討逆將軍，納壹妹爲夫人。章武元年，爲關中都督。建興八年，與魏延入南安界，破魏將費瑤，徙亭侯，進封高陽鄉侯，遷左將軍。十二年，丞相亮卒，以壹督漢中，車騎將軍，假節，領雍州刺史，進封濟陽侯。十五年卒。失其行事，

故不爲傳。壹族弟班，字元雄，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。以豪俠稱，官位常與壹相亞。先主時，爲領軍。後主世，稍遷至驃騎將軍，假節，封緜竹侯。

贊李德昂

安漢宰南，奮擊舊鄉，翦除蕪穢，惟刑以張，廣遷蠻、濮，國用用彊。

贊張君嗣

輔漢惟聰，既機且惠，因言遠思，切問近對，贊時休美，和我業世。

鎮北敏思，籌畫有方，導師禳穢，遂事成章。偏任東隅，末命不祥，哀悲本志，放流殊疆。

贊黃公衡

越騎惟忠，厲志自祗，職于內外，念公忘私。

贊楊季休

征南厚重，征西忠克，統時選士，猛將之烈。

贊趙子龍、陳叔至

叔至名到，汝南人也。自豫州隨先主，名位常亞趙雲，俱以忠勇稱。建興初，官至永安都督、征西將軍，封亭侯。

鎮南粗强，監軍尙篤，並豫戎任，任自封裔。

贊輔元弼、劉南和

輔元弼名匡，襄陽人也。隨先主入蜀。益州既定，爲巴郡太守。建興中，徙鎮南，爲右將軍，封中鄉侯。

劉南和名邕，義陽人也。隨先主入蜀。益州既定，爲江陽太守。建興中，稍遷至監軍後將軍，賜爵關內侯，卒。子式嗣。少子武，有文，與樊建齊名，官亦至尙書。

司農性才，敷述允章，藻麗辭理，斐斐有光。　贊秦子勑

正方受遺，豫聞後綱，不陳不僉，造此異端，斥逐當時，任業以喪。　贊李正方

文長剛粗，臨難受命，折衝外禦，鎭保國境。不協不和，忘節言亂，疾終惜始，實惟厥性。　贊魏文長

威公狷狹，取異衆人；閑則及理，逼則傷侵，舍順入凶，大易之云。　贊楊威公

季常良實，文經勤類，士元言規，處仁聞計，孔休、文祥，或才或臧，播播述志，楚之蘭芳。　贊馬季常、衞文經、韓士元、張處仁、殷孔休、習文祥

文經、士元，皆失其名實、行事、郡縣。處仁本名存，南陽人也。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，南次至雒，以爲廣漢太守。存素不服龐統，統中矢卒，先主發言嘉歎，存曰：「統雖盡忠可惜，然違大雅之義。」先主怒曰：「統殺身成仁，更爲非也？」免存官。頃之，病卒。失其行事，故不爲傳。

孔休名觀，爲荆州主簿別駕從事，見先主傳。失其郡縣。文祥名禎，襄陽人也。隨先主入蜀，歷雒、郫令，(南)廣漢太守。失其行事。子忠，官至尚書郎。〔一〕

〔一〕襄陽記曰：習禎有風流，善談論，名亞龐統，而在馬良之右。子忠，亦有名。忠子隆，爲步兵校尉，掌校祕書。

國山休風，永南耽思；盛衡、承伯，言藏言時；孫德果銳，偉南篤常；德緒、義彊，志壯

氣剛。濟濟脩志，蜀之芬香。　贊王國山、李永南、馬盛衡、馬承伯、李孫德、李偉南、龔德緒、王義彊

國山名甫，廣漢郪人也。好人流言議。劉璋時，爲州書佐。先主定蜀後，爲緜竹令，還爲荊州議曹從事。隨先主征吳，軍敗於秭歸，遇害。子祐，有父風，官至尚書右選郎。

永南名邵，廣漢郪人也。先主定蜀後，爲州書佐部從事。建興元年，丞相亮辟爲西曹掾。亮南征，留邵爲治中從事，是歲卒。〔一〕

〔一〕華陽國志曰：邵兄邈，字漢南，劉璋時爲牛鞞長。先主領牧，爲從事，正旦命行酒，得進見，讓先主曰：「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，委以討賊，元功未效，先寇而滅；邈以將軍之取鄙州，甚爲不宜也。」先主曰：「知其不宜，何以不助之？」邈曰：「匪不敢也，力不足耳。」有司將殺之，諸葛亮爲請，得免。久之，爲犍爲太守、丞相參軍、安漢將軍。建興六年，亮西征，馬謖在前敗績，亮將殺之，邈諫以「秦赦孟明，用伯西戎，楚誅子玉，二世不競」，失亮意，還蜀。十二年，亮卒，後主素服發哀三日，邈上疏曰：「呂祿、霍、禹未必懷反叛之心，孝宣不好爲殺臣之君，直以臣懼其偪，主畏其威，故姦萌生。亮身杖彊兵，狼顧虎視，五大不在邊，臣常危之。今亮殞沒，蓋宗族得全，西戎靜息，大小爲慶。」後主怒，下獄誅之。

盛衡名勳，承伯名齊，皆巴西閬中人也。勳，劉璋時爲州書佐，先主定蜀，辟爲

左將軍屬，後轉州別駕從事，卒。齊爲太守張飛功曹。飛貢之先主，爲尚書郎。建興中，從事丞相掾，遷廣漢太守，復爲（飛）參軍。亮卒，爲尚書。勳、齊皆以才幹自顯見；歸信於州黨，不如姚伷。伷字子緒，亦閬中人。先主定益州後，爲功曹書佐。建興元年，爲廣漢太守。丞相亮北駐漢中，辟爲掾。並進文武之士，亮稱曰：「忠益者莫大於進人，進人者各務其所尚；今姚掾並存剛柔，以廣文武之用，可謂博雅矣，願諸掾各希此事，以屬其望。」遷爲參軍。亮卒，稍遷爲尚書僕射。時人服其眞誠篤粹。延熙五年卒，在作贊之後。

孫德名福，梓潼涪人也。先主定益州後，爲書佐、西充國長、成都令。建興元年，徙巴西太守，爲江州督、揚威將軍，入爲尚書僕射，封平陽亭侯。延熙初，大將軍蔣琬出征漢中，福以前監軍領司馬，卒。〔一〕

〔一〕益部耆舊雜記曰：諸葛亮於武功病篤，後主遣福省侍，遂因諮以國家大計。福往具宣聖旨，聽亮所言，至別去數日，忽馳思未盡其意，遂卻騎馳還見亮。亮語福曰：「孤知君還意。近日言語，雖彌日有所不盡，更來一決耳。君所問者，公琰其宜也。」福謝：「前實失不諮請公，如公百年後，誰可任大事者？故輒還耳。乞復請，蔣琬之後，誰可任者？」亮曰：「文偉可以繼之。」又復問其次，亮不答。福還，奉使稱旨。福爲人精識果銳，敏於從政。子驤，字叔龍，亦有名，官至尚書郎、廣漢太守。

偉南名朝，永南兄。郡功曹，舉孝廉，臨邛令，入爲別駕從事。隨先主東征吳，章武二年卒於永安。〔一〕

〔一〕益部耆舊雜記曰：朝又有一弟，早亡，各有才望，時人號之李氏三龍。華陽國志曰：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，其文，朝所造也。臣松之案耆舊所記，以朝、邵及早亡者爲三龍。邈之狂直，不得在此數。

德緒名祿，巴西安漢人也。先主定益州，爲郡從事牙門將。建興三年，爲越嶲太守，隨丞相亮南征，爲蠻夷所害，時年三十一。弟衡，景耀中爲領軍。義彊名士，廣漢郪人，國山從兄也。從先主入蜀後，舉孝廉，爲符節長，遷牙門將，出爲宕渠太守，徙在犍爲。會丞相亮南征，轉爲益州太守，將南行，爲蠻夷所害。

休元輕寇，損時致害，文進奮身，同此顚沛，患生一人，至於弘大。　贊馮休元、張文進

休元名習，南郡人。隨先主入蜀。先主東征吳，習爲領軍，統諸軍，大敗於猇亭。

文進名南，亦自荊州隨先主入蜀，領兵從先主征吳，與習俱死。時又有義陽傅彤，先主退軍，斷後拒戰，兵人死盡，吳將語彤令降，彤罵曰：「吳狗！何有漢將軍降

者！」遂戰死。拜子僉爲左中郎，後爲關中都督，景耀六年，又臨危授命。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。〔一〕

〔一〕蜀記載晉武帝詔曰：「蜀將軍傅僉，前在關城，身拒官軍，致死不顧。僉父肜，復爲劉備戰亡。天下之善一也，豈由彼此以爲異？」僉息著、募，後沒入奚官，免爲庶人。

贊程季然

江陽剛烈，立節明君，兵合遇寇，不屈其身，單夫隻役，隕命於軍。

季然名畿，巴西閬中人也。劉璋時爲漢昌長。縣有賨人，種類剛猛，昔高祖以定關中。巴西太守龐羲以天下擾亂，郡宜有武衞，頗招合部曲。有譖於璋，說羲欲叛者，璋陰疑之。羲聞，甚懼，將謀自守，遣畿子郁宣旨，索兵自助。畿報曰：「郡合部曲，本不爲叛，雖有交搆，要在盡誠；若必以懼，遂懷異志，非畿之所聞。」并敕郁曰：「我受州恩，當爲州牧盡節。汝爲郡吏，當爲太守效力，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。」羲使人告畿曰：「爾子在郡，不從太守，家將及禍！」畿曰：「昔樂羊爲將，飲子之羹，非父子無恩，大義然也。今雖復羹子，吾必飲之。」羲知畿必不爲己，厚陳謝於璋以致無咎。璋聞之，遷畿江陽太守。先主領益州牧，辟爲從事祭酒。後隨先主征吳，遇大軍敗績，泝江而還，或告之曰：「後追已至，解船輕去，乃可以免。」畿曰：「吾在軍，未曾爲敵走，況從天子而見危哉！」追人遂及畿船，畿身執戟戰，敵船有覆者。衆大至，共

擊之，乃死。

贊程公弘

公弘後生，卓爾奇精，天命二十，悼恨未呈。

公弘，名祁，季然之子也。

古之奔臣，禮有來偪，怨興司官，不顧大德。靡有匡救，倍成奔北，自絕于人，作笑二國。

贊麋芳、士仁、郝普、潘濬

麋芳字子方，東海人也，爲南郡太守。士仁字君義，廣陽人也，爲將軍，住公安，統屬關羽；與羽有隙，叛迎孫權。郝普字子太，義陽人。先主自荊州入蜀，以普爲零陵太守。爲吳將呂蒙所譎，開城詣蒙。潘濬字承明，武陵人也。先主入蜀，以爲荊州治中，典留州事，亦與關羽不穆。孫權襲羽，遂入吳。普至廷尉，濬至太常，封侯。〔一〕

〔一〕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、常播、衞繼三人，皆劉氏王蜀時人，故錄于篇。

王嗣字承宗，犍爲資中人也。其先，延熙世以功德顯著。舉孝廉，稍遷西安圍督、汶山太守，加安遠將軍。綏集羌、胡，咸悉歸服，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，嗣待以恩信，時北境得以寧靜。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，羌、胡出馬牛羊氈毦及義穀裨軍糧，國賴其資。遷鎭軍，故領郡。後從維北征，爲流矢所傷，數月卒。戎夷會葬，贈送數千人，號呼涕泣。嗣爲人美厚篤至，衆所愛信。嗣子及孫，羌、胡見之如骨肉，或結兄弟，恩至於此。

常播字文平，蜀郡江原人也。播仕縣主簿功曹。縣長廣都朱游，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，以逋沒官穀，當論重罪。播詣獄訟爭，身受數千枚，肌膚刻爛，毒痛慘至，更歷三獄，幽閉二年有餘。每將考掠，吏先驗問，播不答，

言「但急行罰，無所多問」！辭終不撓，事遂分明。長免刑戮。時唯主簿楊玩亦證明其事，與播辭同。衆咸嘉播忘身爲君，節義抗烈。舉孝廉，除鄭長，年五十餘卒。書於舊德傳，後縣令潁川趙敦圖其像，贊頌之。

衞繼字子業，漢嘉嚴道人也。兄弟五人。繼父爲縣功曹。繼爲兒時，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，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，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，甚憐愛之。張因言宴之間，語功曹欲乞繼，功曹卽許之，遂養爲子。繼敏達夙成，學識通博，進仕州郡，歷職清顯。而其餘兄弟四人，各無堪當世者，父恆言己之將衰，張明府將盛也。時法禁以異姓爲後，故復爲衞氏。屢遷拜奉車都尉、大尙書，忠篤信厚，爲衆所敬。鍾會之亂，遇害成都。

評曰：鄧芝堅貞簡亮，臨官忘家，張翼亢姜維之銳，宗預禦孫權之嚴，咸有可稱。楊戲商略，意在不羣，然智度有短，殆罹世難云。